

卷二第

# 福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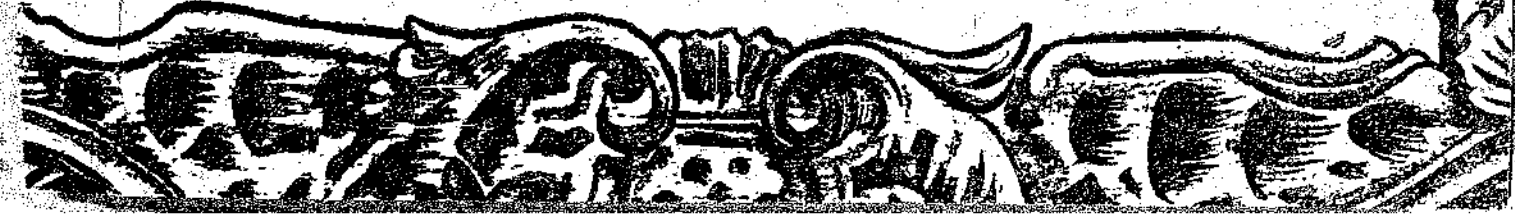
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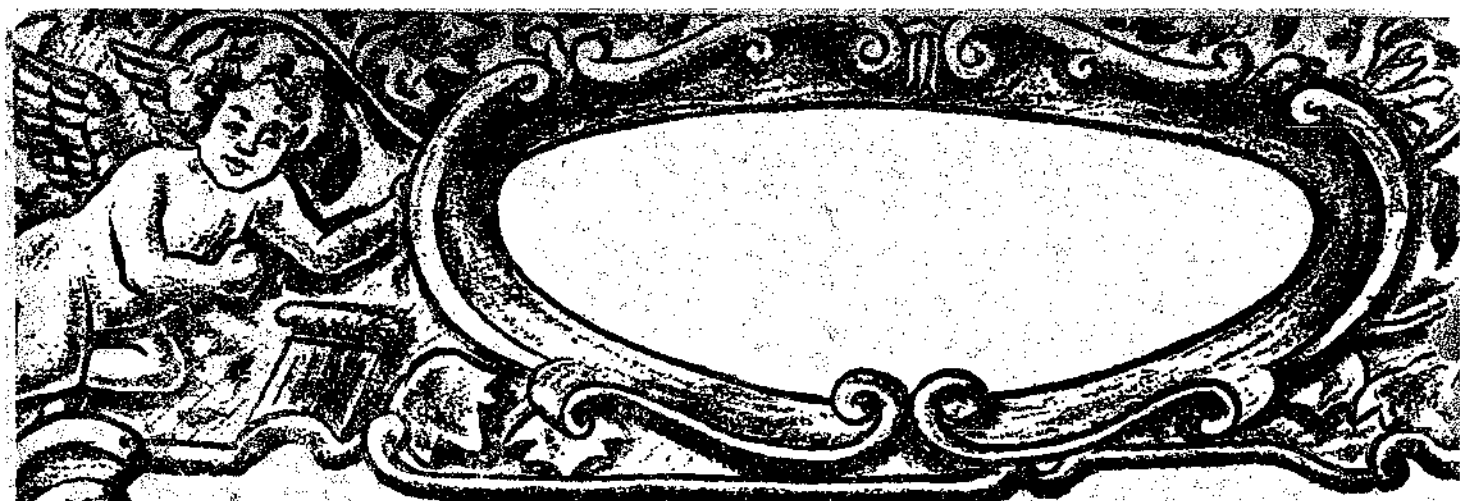
14





五彩的城 (小說) .....	令狐慧 (四)
在諾蒂哀家的一晚 (名人戀夢) .....	獨山 (一四)
孫了紅日記 .....	孫了紅 (一八)
第一次幸福文會紀錄 .....	魏風 (二三)
小雨點 .....	施濟美 (二六)
藝人百態圖 .....	陳蝶衣句 · 樂漢英圖 (二八)
女人畢竟是女人 (小說) .....	易金 (三〇)
菜飯湯包 .....	吐吐 (三二)
專員夫人 (小說) .....	俞昭明 (三四)
我愛讀的故事 .....	唐聖 (四〇)
說給烏莉雅聽 .....	鍾子芒 (四二)
攝影廠裏的夜店 .....	裘雷 (四五)
鑄情 (小說) .....	歌牧 (四八)
失與得 (小小說) .....	奈爾遜 (五六)
文房四寶 .....	潘壽康 (五六)
幸福狂想曲 (長篇漫畫) .....	卬央 (五八)
此壇內幕 .....	鳳茜 (六〇)
絹花 (小說) .....	謝紫 (六四)
桂林尋夢 (附圖) .....	季永 (七〇)





文會花絮錄……………白大  
小夜曲（小說）……………紹先（八〇）

散• 古城的秋天……………蕭羣（九二）

文• 忘返園……………歌牧（九三）

輯• 泥河……………柯鳳（九五）

幻想病患者（小說）……………天行（九六）

我在家政大學畢業……………沈荃（九八）

娘回來了（小說）……………華湜（一〇六）

聖誕述異（木偶劇）……………汪波（一一一）

藝壇人物誌……………紅花（一二六）

希特勒的叛徒……………胡佛（一二八）

作家動態……………白峯（一二〇）

補• 聞所未聞……………信誠• 菊有黃華……………伯森

編後記……………汪波（九一）

雜誌界聯合宣言……………

幸福文會申請書……………



# 城的彩五

海和麗芙伊



這是一段可愛的回憶。這個回憶本身正如那個城一般。我說的城是檀香山，或者，火奴魯魯。

星期日晚上，我和一個名叫台而的從一個宗教團體的娛樂晚會裏出來。他是塔納西州人，從過軍。他問我道：

「當你們船進舊金山港時是白天還是晚上？看見金門大橋的巍峨嗎？」

「在晚上，」我說；「不過晚上也一樣。我看無盡長的燈光綴成的大橋。我愛這景象。」

「我是乘着轟炸機在白天過港時看見的。那橋美極了，」台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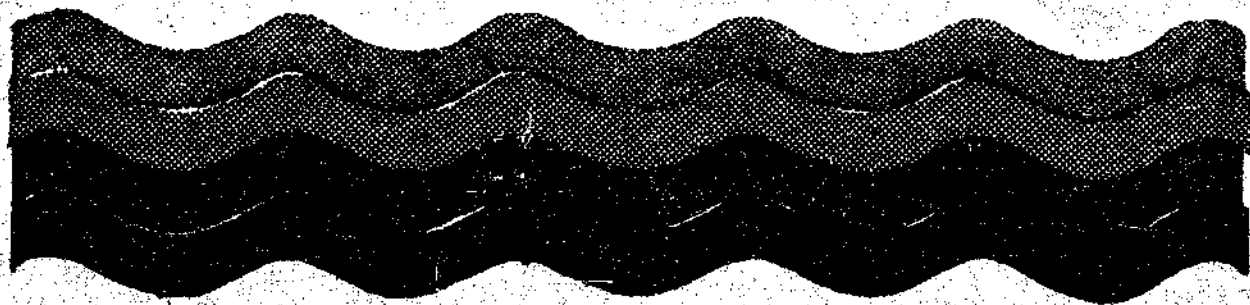
「然後我們飛過火奴魯魯。」

「火奴魯魯？我在那城就過十小時。」

「你喜歡它嗎？」

「我愛它，那是一個五彩而帶甜味的地方，世界最美麗的城。」

又一個星期六晚上，我在一次夜會裏遇見一個中國女孩子。



「對不起，我不會講國語，」海麗艾在我跟她講了一句上海話後回答。

「那末你一定來自夏威夷了。」

「不錯。你來自中國那一部分？」

「上海。」

「好像國內的學生都是來自上海的。」

「因為他們須在上海搭船。我們船經過神戶橫濱，嗨，我還到過火奴魯魯呢。」

「真的嗎？你可喜歡它？」

「愛它，那是一個五彩而帶甜味的地方，世界最美麗的城。」我回答。

今天下午，我伴着我的同房住的法蘭克買雨衣，我們在大街遇見二個斯蒂芬斯女校的學生，法蘭克邀她們去吃咖啡。他大談他的從軍史，說他在東京與夏威夷時的生活。

「夏威夷！夏威夷怎樣？」那位較年輕穿綠色雨衣的卡洛兒問。

「丁姆也到過，你問他，」法蘭克說。

卡洛兒把眼光轉向我。

「我愛火奴魯魯，那是一個五彩而帶甜味的地方，世界最美麗的城，簡直是真正的天上樂園。」我說。

我幾次三番的這樣讚美火奴魯魯。沒有到過的人不能想像的。它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這麼美，下次如有人問我

到過火奴魯魯的印象，我還是要這樣的回答。

我在火奴魯魯有名的海濱照過相，可是我不能把那色彩照下來。有人見過五彩的海嗎？這裏就是的：藍的，紫的，綠的，黃的，像巨大的虹，躺在海面上，在陽光下閃爍。我到過巴哩山頂吹巨風，那山上一路的紅花綠葉，把我的幻想帶入一個神奇的境界。我到過夏威夷大學的 Campus，我簡直覺得在這樣豔麗的草地上上課是一種享樂而不是受難，（不是有人把讀書上課認為受難嗎？）。我也愛這和平的城，汽車無聲的駛來駛去，永不撒喇叭，永不擁塞在街上，在十字路口，讓行人先走。我尤愛那街道的名字，皇帝街，皇后街；好如這街道真是為帝后而建設的。

我的故事發生在皇帝街上。那天早上十點鐘，我從船上下來，和朋友們失散，像一



6  
個鄉下人，進城，奇奇怪怪的躑躅在皇帝街上。路人一見我就知道是剛從上海來的，一條大郵船進港，並將駛往舊金山大埠，在這小城是一件大事。

可是我把我的遊伴失散了。他們不是自己叫汽車，就是趁着大客車去玩了，而我却蕩在這陌生的街頭。我照着東南西北的方向在熱鬧的街上兜圈子。我看見廣東菜館的廣告牌上的中國字感到親切。我在百貨店的櫥窗裏看各種各樣五彩的夏威夷衫。我到一個 *Traps store* 去吃冰波羅蜜汁。我獨自的吃了一頓中國飯。然後，在我這樣渡過了二小時後，我覺得有點彷徨了。我該到那裏去呢？我的朋友，我的同船乘客現在正在到處遊玩，而我却迷了途了。回船嗎？我爲什麼要把這個遊玩的好機會失了昵？

兜來兜去，我還是兜回到皇帝街上來了。我迷茫地四周看着。我的眼睛在中午的熱帶陽光下迷眩。我看見都市性的巍峨建築物，也看見掩映在棕櫚樹影下的精緻平屋。在一個地方，在這熱鬧街道的最清靜的一段，我停留下來觀看那種世界上最和諧的熱鬧與清靜，濃與淡的配合。這也許是我的生命中最神奇的一刻，因爲有一種聲音在我的耳邊響了，那種聲音簡直是最親切，可愛，而甜蜜的。

「你喜歡這城嗎？」

我低下頭來四周相看。我的左肩膀有一朵開放的花似的面孔。那並不太高的鼻子，那雪白的牙齒，那淡褐色的面孔，那黑色披下的頭髮，那迷洽的笑容，證明這不是一個白種人。如果不是華僑，就一定是一個夏威夷的土生女兒。她穿一件淡綠的衣服，她的左胸襟上插了一朵大紅花。她本身是一個色彩的匯合。

「呵，我愛它，」我迷惑地回答，「這是一個五彩的城。」

「可是你爲什麼不享受呢？你爲什麼就只迷茫地站在這裏呢？」

「我相信我被它的色彩迷亂了，」我說，「我簡直不知道我該怎樣走一步。」於是告訴我我的迷亂的經過；我失散了我的朋友，而我不知道如何來遊玩這一個「仙境」。

「仙境？呵！我們看慣了，還不是和平常的一樣！」她輕描淡寫的說。

「這是因爲你本身是一個仙女，一個安琪兒，如果這是仙境。」

她顯然被我講得高興了，孩子氣似的笑出來。「爲什麼不讓我帶你游玩呢？」她說。我再度的仔細注意她。這是一個二十一歲左右的姑娘，有一個熱帶的發育得充份豐滿的身體，她的外表舉動是西洋女子的，除了她的黑髮，只有她的眼睛露出一種東方的味道。我們介紹了我們自己，我說：

「你當然是一個中國人了，伊芙麗？」因爲我知道她有一個單音的姓。

「我恨我不會講國語。我的祖父來自中國，我的祖母是本地人。我的父親就出生在這裏了，而我當然也是。」  
「我歡喜你這樣說。有許多這裏的中國或是日本人偏要聲明她們是美國公民，（我在船上已經遇見不少了）我不以為他們那種聲明會替她們增高鼻子的。」

她笑了，「增高了鼻子是不是好看些？」

「一點也不，」我的眼光掠過她的面孔和鼻子。「可是，對不起，我們該往那裏走呢？」

依美麗的右手已經插在我的臂灣裏，她又笑了笑。我低下頭，恰又看見那一朵開放着的花似的面孔。

我應該說我是有點受寵若驚了。在一個仙境裏，一個凡人不能感陌生。安琪兒伊美麗引導我到街旁一輛綠色的汽車前停下。她遲疑一會。

「讓我想，現在該到那兒去呢？是的，我們先回家，我換了衣服，然後我帶你到最美的城的最美的地方去。我相信你用過飯了。你上岸第一件事，當然是吃中國飯。我自己也愛，我在家裏吃的也是。我只在上午辦公。每一個下午是我的假期，我當然可陪你玩。」

說這些話時，我們的車已往較僻靜的街道駛去。我所看見的色彩也就更多。更複雜。我們上坡下坡，汽車在光滑的街上駛得舒服極了。最後我們在一個山坡的樹蔭極濃的小路轉灣，在一座綠白相間的屋前停下。

「這裏就是。」伊美麗說。她把車門一關，一路「媽，媽」的喊進去。這喊聲中有一種驕傲和快樂。它的意思是：「我帶來一位來自國內的兄弟了。」

沒有回音，屋內寂靜得如教堂。

「我相信爸與媽都出了，」伊美麗帶些失望的說，「不過沒關係，請你在這裏坐一下。」

她對我一笑，一朵開放的花似的笑容。我在精緻客室裏的綠白相間的竹躺椅上坐下。屋內是一種舒服的色彩，使你在熱帶氣候中感到清新與涼爽。我的右手邊便是一疊紙杯，一個水龍頭裏不斷流出冰凍的淡乳色波羅蜜汁來。在我貪婪地飲下三杯波羅蜜汁後，伊美麗便出來了。不過且慢，別驚奇，如果你知道這是在夏威夷，你便不會吃驚了。

當前是一陣光，一束花，或者是一朵雲彩，一個你只能在五彩電影裏看到的「美人」（恕我用這二個俗字）。伊美麗頭上包了一塊夏威夷特有的花布，身上披了一件乳黃的綢披風。在這短披風掩映之間，她的棕色的皮膚大部分露出來了。她的豐滿而纖緻的身體，在綠花的極單薄的游泳衣下，發出誘惑的氣息。我決沒有想到伊美麗所要換的是



這一身服裝。我完全在她的魅色前迷惑了。

「你發現了什麼，丁姆？」伊芙麗看我呆呆的看，問我。

「呀，伊芙麗，我簡直不能在這樣美色前站得住！」我說。「謝謝你。這是因為我們要去游泳。」

「我們？游泳？」我驚奇的問。

「不錯。你如果到了海濱，你看見那五彩的水，你禁不住要下去。到此地來，不游泳是一件損失。」

「可是我不帶游泳衣。」

「這里就是，隨便你挑，」伊芙麗提了一隻帆布包，裏面是各種色彩花布綴成的游泳褲，我挑了一件紫紅的。

「眼光不錯，」伊芙麗說。她把這個帆布包放下，到裏面另外去提一隻皮包來，說：

「我們可以走了嗎？」

我一聲也不響，跟了她出去。我的腦中思緒亂極。我好像到了一個故事裏的世界，一個神話裏的遭遇：我到海外旅行，路過一島，上岸遊玩，遇見一位「美人」，……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船泊在港口，而我是要在當晚離開這「仙島」的。我什麼也不遲疑，我只在亂糟糟的思緒中，跟了伊芙麗走。

你不能想像你是坐在車蓬敞開的流線型汽車中，迎着風，一位香氣，甜味，色彩，魅力，與美麗混合成的女子，穿着游泳衣，讓風吹散她的頭髮與綢披風替你駕車。而這位女郎，我認識她不過一小時。這時我只記起以前在國內南京的一段遭遇有些相像，不過是更羅曼諦克的，我是說更傳奇性的。甚至我在寫作的時候，幾乎疑心自己是在寫一段虛構的故事。（我簡直不相信我究竟是在紀錄一件實事還是在充份發展我虛幻的想像。）只有當前的一張照片驅走我自己的疑心。這是我攝的五彩的海與五彩的人。當黑白膠片替海的美麗減色時，却不會減了人的美麗。立在五彩的海邊的正是五彩的伊芙麗——她的身體，和她身上極稀薄的花布。

我驚奇而又感激的看，身旁的伊芙麗。這時她已把短綢披風脫去。她的豐美的體格，她的黑髮，白齒，棕皮膚，綠花布，在日光下，正是這神幻的海水邊一個極美的對比。我不能禁止舉起我的照相機來照了一了。待伊芙麗舉起手來阻止，已經來不及了。

「只此一張，下次不許照了，」伊芙麗說。

「爲什麼？因爲我沒有得過你的應許？」我小心的問。

「不是爲了這。只是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不覺得我是應該進入你的照相機中去的。此外，你不能把海水的色彩照進去，除非你用的是有色膠片。」



「是不是我應該將這張膠片毀了？」我半開玩笑的問。

「我不願你如此做，」伊芙麗說完這句，好像不願再說，跳入海中去了。

這就是我有這張照片的原因。不過自此以後，我逐漸覺得伊芙麗有些怪僻了。我不再以為她是一個極開朗的美國脾氣的女孩子，這可是因為她是中國血統的關係？

在當時，不容我有這麼多的思考。我已在海濱木屋裏換上我的紫色游泳衣，隨着伊芙麗跳下海去。我覺得這時是我半個多月海行以來身心最愉快的時刻了。這多天來，一直在單調的海面上航行，結果在這五彩的城裏登了岸，還是在海水裏找着我愉快的時刻。究竟是爲了五彩的海水，還是爲了——爲了伊芙麗呢？我覺得我的心情也在懷懷地變化了，在把「伊芙麗和海」攝進我的照相機以後。

我在海面上浮沉着。我的游泳技術是不能與生長在這海濱的伊芙麗相比的。她已經往外游去，爬上躺在離海濱稍遠水面上的浮筏。二分鐘後，我追近了那浮筏，正在我要爬上去的時候，伊芙麗玩皮的笑了一笑，掙脫了我的手，又跳下水去。

我俯躺在浮筏上，高聲叫道：「我倦了，伊芙麗，我追不上你了。」

「討了饒嗎？」

「是的，」我說。

「O.K！」伊芙麗一面笑着，一面游回來。在拉住我躺着的浮筏時，她笑得太厲害，一時爬不上來。

我去抓她，一分鐘後，她上了浮筏。也許她用多了力，還沒有脫離了我的臂灣，她就一面笑，一面躺下身子來。我突然覺得我混身的肌肉震顫起來。我並沒有把我的手臂拿開她的肩背的意思，相反，我的手臂的肌肉莫明其妙的用力起來。我覺得出她的頭髮磨擦我的胸膛。一時我們二人的笑聲都停了。海面寂靜得如無雲的天，五彩的珠寶照舊在陽光下閃爍着。我們的浮筏在水面上無聲地起伏。所有聞得見的聲音，只有隨着浮筏起伏的我們二人的呼吸。這時我們的眼睛正視了。伊芙麗的平靜無笑容的淡褐色的臉上，有兩朵鮮美的紅暈。她的眼眸如水，這中間射出一種光，祈求的，慾望的，激動的，興奮的，感觸的，蕩漾的光。我簡直不能忍受這樣的迷惑。我在數着我沉重的呼吸。這樣的情形只經過一分鐘。伊芙麗恢復了她的笑，

（雖然不自然了些）脫離我的臂灣，我們二人都平躺了下來。

「日光刺眼，」我說，用手臂放在我的額上。

「是的，日光刺眼，」伊芙麗說，把手臂放在她的額上。



潔淨無雲的天，突然升起一朵稀薄的雲彩，飛蕩在日光下，它的陰影正投在我們的浮筏上。

「現在這朵雲彩是可愛的，伊芙麗，」我把手臂從額上放下來。「可是多半的時候，我不喜歡有一朵單薄的雲，來淆亂這乾淨的天空。」

「爲什麼？」

「因爲它的變幻太多。它能在幾分鐘內化成大堆的烏雲，把光都遮蔽了，然後化成一陣大雷雨，尤其是在這夏天裏。」

「在這裏，四季都是初夏，」伊芙麗說。

「可是我不愛夏季的烏雲和陣雨。」

「夏季的雨是暫時的。火奴魯魯的天空多半是明藍的。」

「所以海水像閃爍的鑽寶了。」

「是的，我們浮在鑽寶的海上。」

「可惜像夏季雨一樣的暫時。」

伊芙麗不響，她把二手枕在她的頭下，眼睛凝視那朵雲彩。她的平躺着的臉和身子，光滑像彫刻，柔軟有彈性如橡皮。她站起身來，低頭望她全身。我不能忍耐，投入海去。

「丁姆，那裏去？」伊芙麗突然坐起來，祈求似的喊。

「我只是要游泳一會，」我裝作冷淡的說。在涼爽的海水裏，我覺得很舒服，慢慢地仰游浮沉着。我的眼睛望着天，心裏多了思索：幾小時後，這同樣的海水，要把我載走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突然水中有一種動物跳動一下，咬住我的頭髮。我吃驚的喊起來，本能的用雙手去掙扎。我的手摸着一隻柔軟的手，然後我聽見伊芙麗明朗的笑聲。她掙開去，我又追上去。我們游着游着。

我們大概在海水和浮筏上消磨了一小時。最後我們各自爬上海灘坐着休息了一會。我突然覺出我們二人都很靜默，都不大講話，都好似在避免眼光。最後是伊芙麗說：

「我這個主人做得太不像樣了，我簡直忘記把你帶到別處去玩了。」

她站起身來，從皮包裏拿出一塊毛巾，裹在她的身上。她的單薄的游泳衣，在日光下已經幾乎乾了。倒是我，還要走入那木屋中去換衣服。待我換好衣服出來，伊芙麗已經披着綢披風，理好頭髮，坐在汽車中了。我跳進去坐在她的身旁，我說：「現在我們該往那裏去呢？」

「我們玩過了海，現在我帶你到山頂去。」

我們的車極快的往光滑寬廣的路上駛去。一路上伊芙麗並不多說話，只在路經本地最大的電影院，夏威夷大學，水族館等處時，才指給我看。她顯然是在兜圈子，有心讓我看到更多的夏威夷。不過她不說話，害得我也納悶的坐在旁邊。我明白一個人在心情最神奇變幻的時候。我自己的情緒也在神幻地移動。我在皇帝街上遇見的陌生女子的笑容，浮筏上在我臂灣裏仰視着的眼眸，現在我身旁駛着車的緊閉着嘴的沒有表情的面孔，這可是屬於同一個伊芙麗的？我們的車在盡量的往山坡上爬。兩旁是濃密的樹林和各色的花。有時樹葉叢中，露出一角白色的屋角。我向兩旁看着，不說話。

「你喜歡這景色嗎？」

這聲音的出現，使我驚喜萬分。我道：「伊芙麗，我以為你永不說話了。」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

「我沒有什麼好說，除了欣賞這景色。」

「我們到了巴哩山頂了，」伊芙麗轉了話題。說完這句話，她把車子一個轉灣，我們便停在一個懸崖上了。從這裏望下去，我們可看見火奴魯魯的全城，那埋伏在花草與樹葉叢中的城市。

伊芙麗跳下車去，說：「你來試試此地的風。」

她往公路邊的削壁跑去。巨風吹起了她的綢披風。她突然立停了。我跑近去，我發現她並沒有立停。我們都在盡量往前，是風把我們阻止了。這便是此地著名巨風的力量。我舉起照相機，照了幾張像，可是我並沒有把鏡頭轉向伊芙麗。她看見的，可是她也沒有特別向我聲明。我故意使我自己注意山崖的風景。她被冷落了，她不響，站在削壁前吹巨風，她的揚起的綢披風下的半裸身子，靜靜的立着，恰如野山叢裏的古女神像。（我到現在懊惱沒有把這張像照下來）。

有幾輛汽車載了別的遊客來了。我在這時倒突覺得不願遇見船上的熟人了。我跑近伊芙麗，一手推了她的背說：「我們回去吧。」

我突然覺得我的手臂上的重量不少，除了風的阻力外，伊芙麗幾乎把身子半靠在我的臂上。我們走近車上坐下。伊芙麗說：「我受冷了。」

這是不是有雙重的意思？我猜不透。我不發一言的把我的外套脫下來，披蓋在她的肩上。我一時覺着我左手臂上的重量。是她的頭頸黏附了我的手臂，還是我的手臂黏附



了她的頭頸？總之我不能也不願把我的手臂抽開。我低下頭去，我又看見了如在海面浮筏上所看見一樣的浮着紅暈的臉和水漾的眼光。這時我已把整個伊芙麗的上身緊抱在我的胸懷裏了。我低下頭去。我的嘴唇先觸着她的柔軟的睫毛，她的滑動着的眼皮，她的燙熱的臉頰，正在我幾乎碰着她的鮮豔欲滴的豐滿的嘴唇時，她突的掙脫了我的懷抱把車極快的開動了。

「伊芙麗！」我祈求似的喊。

「一句話也不要說，」伊芙麗道。從此以後，她任我叫她，一聲也不答。半小時餘後，駛近市區，天色已慢慢的暗下來了。我納悶了半小時，這時在想，現在該往那裏去呢？

汽車駛進市區，在我會逗留的街上駛過，最後竟停止在皇帝街上，而且我立時發現，正是我初遇見伊芙麗的地方。我回過頭去看伊芙麗；我的臉上充滿問號。這時伊芙麗的面色冷淡如同陌生人。

「很對不起，丁姆，這裏是你應該下去的地方了，你記得你是這裏上我汽車的。我本預備請你吃了晚飯，然後送你上船。可是我突然感到不適，我覺得我應該回家了。我很快活能遇見你。」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伊芙麗？」我惶恐地說。「一些也不。相反的我很高興和你在一起玩。可是……」

「是的，」她斷然回答。

「可是……」我遲疑了一會，不說下去，糊裏糊塗的拿起我的上裝，往街上走。整個這時間內，伊芙麗不看我一眼。我在黃昏的迷霧下昏然地去立在耀亮的商店櫥窗前，然後我聽見一陣發動機聲，待我回頭，那綠色的車子，已沒有影蹤了。

我如做了一個夢。你能說這不是夢嗎？這幾小時神奇遭遇！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往回思索着，真的我做錯了什麼嗎？我的吻冒犯了她嗎？我思索不出一個結果來。我留戀在這條皇帝街上。只要我再見伊芙麗一眼，只要我明白為什麼她要這樣突然的離開我，或者，只要有機會讓我向她道謝一下。

什麼也沒有，最後我迷魂似的回到船上了。

船上每個乘客在敘述他們在岸上的遊程和遭遇，只有我不說，可是我相信沒有別人的遭遇再比得上我的神奇了。我很早就上床，可是我沒有入睡，整個晚上，我在醒着迷糊地落在五彩繽紛的夢幻裏。直到第二天上午我被擴音機裏的聲音叫醒。

「×××先生，有信在寫字樓！×××先生，有信在寫字樓！」

我一骨碌地坐起來，立時清醒了。這時船已駛在大洋上，那裏來的信？誰會寄信給船上的我？我跑上艙面寫字樓去。我得到的是一封淡綠的信，娟秀的字跡，明明寫着的是我的英文名字。我的心跳動着，立時拆開信封，我把收到的信公開如下：

「親愛的丁姆，我不是一個小姐。我是一個結了婚的。我的丈夫是一個美國人，他在紐約經商，離家已半年了。我雖然和我爸媽住着，而我却是寂寞的。我很久就和一位真正來自國內的兄弟認識，這就是我在街上招呼你的原因。你不要以為夏威夷的女郎都是不拘形跡的。」

我本來的意思是你帶給我的爸媽，然後帶你游玩，然後請你在家中吃飯，然後送你上船。我要使國內的兄弟到了這裏，如到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國土。

可是爸媽不在家，我臨時改變了我的主意。我也許是自私的，自從我的丈夫離開家後，半年去來，我沒有在海濱遊玩，尤其是隨着男孩子。我想你或許是喜歡游泳的，因此我帶你去了。請相信我，直到那時，我沒有半點額外的意思。在浮筏上——恕我坦白的說——我才覺得我做錯了。我不應該帶你來，尤其我不應該單獨地帶你來。你幾乎吻了我。我幾乎讓你吻了我。我不否認我喜歡你，否則我不會有這樣神奇的感覺。

於是我儘量來控制我自己，在到巴厘山頂的路程上，我儘量用冷淡來減却我們間的熱情。

可是我又不能容忍你的冷淡了。你報復似的自己在攝山景的照，把我冷落在削壁前。我突然覺得我需要熱情與吻！這一切都已知道。我在最危急的一刻前，讓我的理智佔了先，靠着這點理智，我把你儘快送回皇帝街，我們初遇的地方。我知道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有過度的錯誤。我愛你，丁姆，可是我不相信「數小時羅曼斯」。無論如何，你是要離開的，為什麼不讓你在還未達到最高度熱情前離開呢？

這樣會減却我們的疼苦。可是我覺得你已在咒罵我的殘忍了。

但你自己呢？你連再會也不向我說一聲。你可知道我那時不敢望你，我的眼眸裏是淚水。

不過這樣也好，如果你在我汽車開離之前再叫我一聲，我會立時向你屈服的。

我愛你，丁姆。無論如何，下次你再來這裏，會記起我來。

我回家就寫信，我把這信投在船公司裏，明天早晨你在大洋上便讀到了。

一千個吻！Au Revoir！伊芙麗！

我站在船舷上。我迷茫地望着海洋面上的一角，在那面，陽光摩撫下有一個五彩的城，一個可愛的女子，一段最可記念的回憶！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寫在美國。



長篇  
名人  
總歌

# 在諾蒂昂家的一晚

獨山

一九二七年，

法國浪漫主義作家們的浪漫史。

法國爲了慶祝浪漫文學百年紀念，在巴黎舉行了一次空前未有的集會，不但有有關浪漫文學的種種展覽，並爲了一百年前爲浪漫派所組成的「沙龍」的誕生紀念，特假座里昂音樂院，將當時著名的「諾蒂昂沙龍」搬上舞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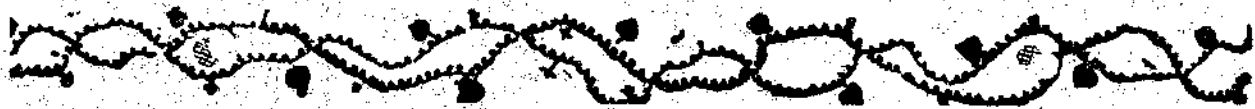
曲

大家都靜悄悄地坐着，輝煌的燈光絡繹地消去了。諾大的一個里昂音樂院，祇有一圈銀光射在紫色的幔幕上，成萬個觀衆全呆呆地注視着這圈燦爛的光暈，銀裏透紫，紫裏發亮，他們的眼睛有些昏眩，幕幔上的銀光似乎在漸漸地擴大，接着聽得一陣低微的拉幕聲，嘶嘶的聲音劃斷了空間，劃斷了時間，所有觀衆的情緒全隨着幔幕的展開，沉浸在一百年前一個光榮的境界中。

台上很安謐，黃色的牆，壁上掛着幾幅名畫，有風景，有花草，也有作家畫像。數十張座椅漫散地放在四周，有二三個小桌子，牆角還放着風琴，人物大都坐着，有的在打牌，有的在互相討論，有的默默地坐在角隅。

一個穿着得華麗雍容的女人立了起來，面向着觀衆，她是法蘭西戲院的藝員狄沙尼夫人，(Mme Dusdœ)也是這個集會的主講者，她用一種抑揚動聽的聲調說着：

「親愛的人們，親愛的浪漫文學的愛好者，幕展開了，展在你們面前的是一个沙龍的場面，它和一百年前諾蒂昂沙龍裝置得一模一樣，而當初諾蒂昂沙龍的主要人物，那些受你們崇拜，受你們美愛的詩人，小說家，音樂家，歌唱家全都會合了，我替你們介紹，」她一個個指引着：「這位是查爾諾蒂尼，這



台，諾蒂哀在兵庫圖書館的沙龍是一百年前最受人注意最令人敬仰的文會，也可以說浪漫文學完全從這個沙龍產生出來的。

位是繆塞，這位是拉瑪爾丁，這位是喬治桑，這位是雨果，這位是：「她一個個依次介紹着，被介紹的飾演者全敬然地坐着，觀眾們因這想入非非的飾演而笑了，狄沙尼夫人把手一揚！『諸位別笑，我們誕生也晚，趕不上一百年前那光榮的時代，但是我們有追憶的權利哪，讓我們現在忘掉自己，忘掉周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兒，彷彿你自己就處身在一百年前諾蒂哀沙龍中，彷彿你看到了真的繆塞，雨果……諸位，你們聽，為你們所熱愛的繆塞，他現在站起來讀他的最著名的短詩：Chouson de Fortunis et Judioito, Mon Coeur。瘦長，清秀的繆塞立了起來，用很蕭洒的姿態，捧着詩稿，郎郎地唸着。他唸完了最後一句，一陣熱烈的鼓掌先他的行禮而爆發了。接着是諾蒂哀夫人唱威尼斯的船夫曲，亞維斯讀他的短章。至此，主講人加以註解，同時她讀威尼的詩 La Faisondu Berger，繼由



• 狄沙尼夫人 •





• 詩：短的名著最他讀來起了立塞琴 •

麥西林德波德奏李滋特 (Liszt) 作的「Rossignol」與「Nocture」兩曲；繆塞讀高蒂葉 (Gheophili) (Tourtier) 的詩「Le Spectre de la Rose」和雨果的詩「Djinns」繼為馬麗伯郎的歌唱，她唱的是休勃脫 (Schubert) 的「Le Secret」與「La Jenne Mere」。

以上是第一部，休息十五分鐘，開始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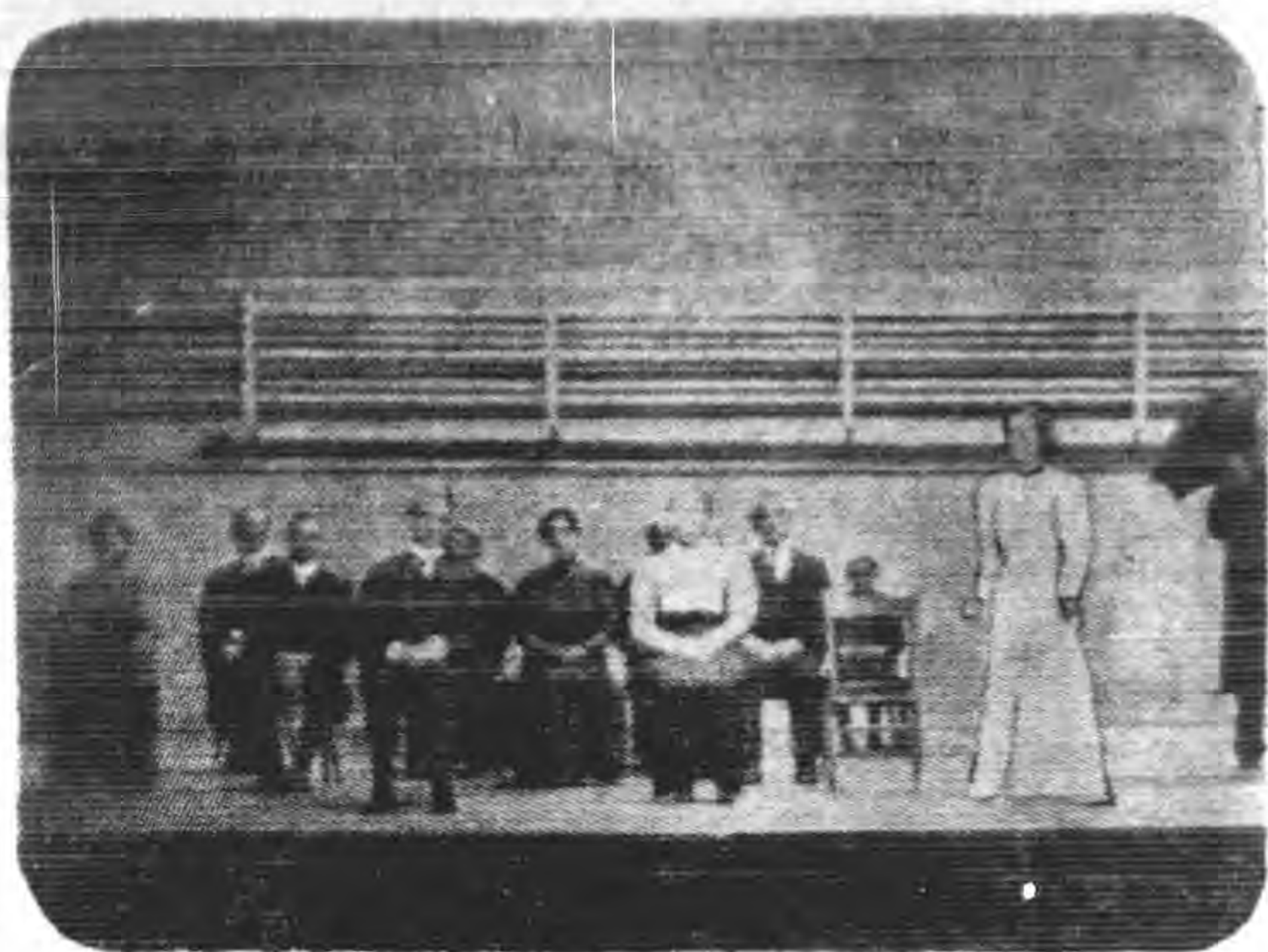
先由高蒂葉唱比郎其 (Beranger) 的「Le Grenier」與「Ernes」兩首歌。而然喬治桑起來讀高蒂葉的詩「春天的初次微笑」。

「蕭邦奏自作的「Deuxieme Nocturne Valse en la Mineur」與「Trois Fossaises」三曲，主講人又插進來郎誦拉瑪爾丁的「湖上哈」，和雨果的「Laissez tous Ces enfants Sont bei n'ja」。

最後的節目是沙龍中的幾住名人起來跳「Guedrille」舞。一番熱鬧後，又回復到開幕時一樣平靜，那些假扮的名家重又默默地坐在原來的座位上，狄沙尼夫人緩緩地走至台前，用一種熱烈的聲調向觀衆說着：

「親愛的人們，親愛的浪漫文學的愛好者，今天我們都做了一個夢，我帶你們回到一百年前我們羨仰的時代，我帶你們到我們平時敬崇的人物前面，但是夢是短暫的，和人生一樣短促，喬治桑，雨果，那些人應該活一千年一萬年，但是現在，我們還在想念他們，讀他們的作品而同悲歡，雖他們的曲子而激動，而那些偉大藝術的創造者已化為土壤了。但總是短促的一生，隨着後世永遠的崇拜而永生了，今天這紀念也是短暫的，但我希望它能成為你們永遠的紀念，我們必須遵守一百年前諾蒂哀沙龍的規則，這沙龍每會的開始常在晚上八點鐘，談論到十點鐘，十點以後，開始跳舞，打牌





• 主 講 者 說 「 多 看 一 眼 」 •

，主人諾蒂哀往往先退出，而其餘的人直至現在這時候就互相告別，那末現在也是我們閉幕的時候了。在這閉幕以前這短短的時間內希望你們多看一眼，多看一眼這一百年前的集會，一百年前的人物，這位是喬治桑，這位是雨果，這位是李滋特，這位是繆塞……或許他們在另一世界也在舉行着沙龍！再會了，親愛的人們親愛的浪漫文學的愛好者，現在應該閉幕了，一層薄薄的幕幔剛才爲你們揭開一個夢，現在它要遮掩一百年前的時代了！」

紫色的幕從兩旁又對合在一起，觀衆的鼓掌像海嘯一般，但終於漸漸地回復了平靜，觀衆們散完了，院子裏輝煌的燈光全都消去，台上的工人將幕幔拉開，收拾了一回，也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台上祇留下幾個空椅子，一切的擺設仍和剛才一樣，而人們都走完了，剛才的熱鬧那裏去了？這一百年前的沙龍難道真是一個夢，喬治桑在那裏？繆塞在那裏？拉瑪爾丁在那裏？雨果又在那裏？四周多麼靜，經過好久好久，忽然暝暝中，彷彿昇起了繆塞的 *Secunde* 渺渺茫茫，透透朧朧，彷彿那些空了的座位上忽然也坐滿了人，那是雨果，那是李滋特，那是威尼，他們復活了？難道這時代倒退一百年，喬治桑，繆塞，高蒂葉，這不是依舊在諾蒂哀家的一百年，喬治桑，繆塞，高蒂葉，這不是依舊在諾蒂哀家的一百年嗎？

編者按：獨山先生於法國文學研究有素。而對當時各名家的生活更爲熟悉。幸

福特請獨山先生撰述長篇戀歌。鄭重向讀者推薦。

# 孫了紅日記

• 孫了紅 •

十一月四日。星期二

我開始用一本殘缺的冊子，記下這顆殘缺的內心所要說的話。

如何使生活嚴肅起來？如何使心理配合年齡？如何使老母消瘦的兩頰可以添上點笑？如何使那些小「撒旦」們不再擾亂我的心？我向上帝問計，上帝微笑無言，他似說：「你呀！喝點酒吧。」

如果心靈有窗，就應該打開窗，放進點清氣，驅走點濁氣，如果窗子以內沒有太多的垃圾，則任憑他人至窗前經過，何須多所顧忌？

半生藏着太多的幻影在我心頭，有摩登伽，有羅刹女，有「撒旦」有安琪兒，而最值得記憶的却是一個「人」，這個人已經上了天，我想入夢去找，可惜，夢中沒有路，於是我在世界上不再看到第二個同樣的「人」。

在「世俗成見」之下，人類的視網膜永遠不會真確，方的會看成圓的，圓的會看成方的，真誠會變成虛偽，善意會成惡念，鼓勵會變成多事。

C·B·要去玩三小時。

約在六點三刻，我在L·L·家裏遇見L·L·碰到的橡皮釘子，大概不下於十八個之多！最後蒙恩當「不迎人情」四字，我在苦笑中，放下了半塊石頭後如何？再說。

在L·L·家又遇見江大畫師，他勸我萬事達觀，好吧！我遵命就是。

今晚睡在C·B·家裏，C·B·代我搨鋪蓋，小「撒旦」們畢竟是可愛的！T告訴我丟了一個職務，我難受！我準備在六時半後去找L·L·。

可能今晚，又整夜抽紙煙。

屋子像是空白的，燈是藍色的，心是灰色的，鐵塊一樣的寂寞壓着我，而C·B·跟Y·N·踏進了屋子，屋子似乎不再空白，於是我立刻原諒了Y·N·。於是乎我立刻自問，昨夜的事情，一定是沒有世俗成見的嗎？假如你自己一定是坦白無私的嗎？假如你一定沒有世俗成見，爲什麼不將那隻信封，較坦白的辦法交給他，假如你真坦白無私，則東西之被退回於你無礙？假如你並不坦白無私，則東西之退回於人何尤？假如你說，你自信坦白無私，則請問你自信，將憑誰爲你保證？

阿哥，你有什麼話說？

請趁早收拾起四十八歲的孩子氣吧！

C·B·要出去我要求他早些回來，這是哀求！

希望夢之神勿絕人太甚。

以上在C·B·家中，記於燈下。

### 十一月五日·星期三

昨夜與C·C·大談C·B·的事，發洩相當多的苦悶，於是心理狀態，較前幾日已大爲平靜。

枕上一氣讀完石兆棠的大時代之夢，書裏罵人罵得相當幽默，以後我有再讀一遍的胃口。

睡得很好，感謝上帝，穆罕默德，與阿彌陀佛。

晨十時許，T·W·帶白錫包四包，與熱水瓶來看我，我們東南西北大談直談到銀行牌與白錫包全部破產，方始各各回家去「餵腦袋」。

我已深入於T·W·的生命，T·W·也已深入我的生命，我希望在我殘餘的生命中，能看到他有所成就。

成就。

吃完午飯，馬上趕回C·C·家中，C·C·睡在他的灰厚三尺的行軍牀上，臉上大有歇斯的神

色「好孩子，又爲什麼呢？」開庭審問並無結果，納悶而已。

Y·N·來，奔得氣喘如牛，我完全不再恨牠。

C·C·午後有賴學之意，經急催方始快快滾蛋。

K·Z·來，面色不豫，告訴我要去南京，面色不豫是爲生活，我想禱告上帝，讓我們這個小圈子裏的人，在爲生活中生活得有意義些，亞門！T·M·再來拿了胡琴，給我說戲並調噪。

Y·N·在床上睡，我開始伏案執筆，寫了不滿千言，此所謂「惜墨如金。」

有一事有補記的必要，胡琴聲裏，韓公駕臨，在西其裝革其履。

六點半時，走出C·C·的家，在街口遇見S·S·在我晚餐後伴我上C·C·小樓，我們談起我們的歇斯的里，我們想組織一個歇社，我們想舉行歇社聚餐，我們願意在這個骯髒不堪的世界上，盡情的歇斯的里一下，我們願意隨便哭，隨便笑，我們願意在純情感下，赤裸裸地生活。

歇斯的里萬歲！歇社萬歲！

小樓幾乎成了一切歇斯的里的溫床，而歇斯的里，在C·C·小樓上，也幾乎有了週期性與傳染性，第一個發病的是S·S·（即此一點，已有資格被舉爲歇社社長）第二個被染的是我，三個被染的是C·C·C·C·C·也可以說是舊病復發，中秋之夜，他會有過哭的表演，此次的病態，可能會有兩三天的延續，若問「此病從何而起？」則「仙人亦不識丸散膏丹也。」

十時半與C·C·及S·S·從小樓談到「黎明」又談到小樓，並把T·Y·一起帶回來，我們讀英文，查辭源，很忙亂了一陣，我一百萬分希望我們能將我們的雅氣，用些在有意義的地方，上帝全能！歇社萬歲！T·M·用北平語試寫文章，讀之頗有幽默感，明日當爲之斟酌，看T·M·的向上心，對我有莫大的鼓勵，每次我一看到他，就有「年紀活在狗身上」之感。

夜二時半，我寫日記，S·S·騰日記，C·C·在床上呼叫，想必是在夢中讀到了我的日記。以上均記於C·C·小樓，夜涼似水，人倦如泥，擲筆而起，無可再寫。

十一月六日·星期四

與S·S·談到清晨五時，熄燈睡下，曙色已經敲窗，我厭惡天明，我欣賞黑暗，過去，我曾有過一個時期，伸頸企望天亮，而天亮之後，糞車隨即四向出動，弄得臭氣洋溢！我恨惡天亮，我憎厭鷄鳴！

五時多睡到十時多T·M·帶了水瓶來，於是在煙茶中大「聊」，直「聊」到吃飯爲止。飯後，肋部又隱隱作痛，動無功，戲有益！

飯罷，立即到C·C·小樓，C·C·與Y·N·正在大談想來不外乎都是廢話。  
T·M·爲Y·N·與我說戲，連着我教T·M·英文，T·M·的戲，自是人間一絕；而我的英文，則是老牛吃蟹而已。

我半點沒有心緒，再寫我的討飯小說，已寫成的，從第廿一，二張起，必須重寫，褲帶束緊，聽天由命！

心境陰鬱得很，靜下來，就想C·C·的事。在大戈壁中C·C·的事。  
突如其來，出乎意外，於是我這奇蹟是災難，也是機會，最好的譬喻，則是一個誘人的賭博，却須使用全身的血肉，骨髓，腦漿等，作爲孤注一擲。我無法接受這種賭博，又計拒絕這個誘惑。上帝全能，何以救我？

C·C·向我說的話，每句都在我的耳邊浮漾，奇怪之極，她會向我提起過老蕭跟哥德的軼事，也會提起過伊壁鳩魯的某幾句話，她會說玩世不恭，不一定就是逃避也不定由於冷酷，她也會坦白地說，一個女性能在L·B·與L·H·的生活史中，佔據一個地位該是一件光榮的事，我的天哪！這些修辭學上的七巧板，拼湊起來，則將成爲什麼？嗚呼嚶嚶青春不再！

於是乎我決拒絕這個賭博，於是乎我領受到「不近人情」的評語可歎！  
C·C·未歸T·M·未來，一燈慘對，人影綽綽，我祈求着我能睡眠中，躲過今宵的暴風雨。

一月五日·星期三

八點三刻K·Z·來叩門，C·C·跟我分據兩張臥榻，還在各自追尋好夢C·C·因爲早晨無課，因此也隆中高臥，大睡晏覺。K·Z·跟我們，最近比較接近，他的性子，似乎很苦悶，我希望他及早找到一個職業，我更希望在這一點上能够給予他以或種的幫助，希望是希望，能否實現，我無把握。

九點半由C·C·小樓回家，看到了德馨送來的請柬，約在明日午餐，另有幾個空白請柬，囑我代爲邀人，於我，這是一件消費頭痛粉的事。因爲另有事情煩德馨，祇能忍住頭痛而勉爲其難。  
在家中午餐，小菜頗好，這是靠靠三弟婦的福。自從三弟婦由吳淞回上海，老母親可以不必提籃上菜場，使我心安不少，我當謝謝三弟婦，並爲她祝福。

飯後T·M·到我家裏來，他已上C·C·小樓二次，找不到我，因此找到了我家裏，我們一同回C·C·小樓，路上他告訴我，昨夜又跟阿B近來常常欺凌T·M·不知道是否爲了衣袋裏多了幾張美金票的緣故。

在C·C·小樓逼T·M·爲我操琴調噪，看樣子這對T·M·是種虐政，但T·M·爲我操琴調噪，看樣子這對T·M·是種虐政，但T·M·爲我說戲，老是忽東從西，吊兒郎當，這爲什麼？難道吝惜他的藝術？抑或以爲我是不可教？我有點不懂。必有一天，我要跟他吵架一次才好。

Y·N·今天來去飄忽，不知何故，我會把Y·N·寫入小說，寫成了一個神祕女郎，神祕女郎引出一種神祕起來。

C·C·回小樓，帶來了三冊好書，一冊是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餘二冊是豐子愷的「綠綠堂隨筆」與「再筆」這三冊書，我會屢買而屢被拖走，今日重見，如與故人握手快慰之至況，不可言喻。更可喜者，C·C·近來買書慾日盛一日，這於他的將來，當有不少益處。一個聰明青年，能够步步向正路上跑，無論從那方面說，總是值得欣慰的事。

另有一事，也很使我高興，我問C·C·，我的稿子是應該對大餅看？還是應對稿子看。C·C·直截回答「餓死」該是命定，何必爲大餅賣命！此言深得吾心，勝服「深得我心」百瓶。晚飯後回C·C·小樓，正想寫稿，王惠政在街堂裏喊我，問他有什麼事？說是謝爺叔請吃「大開蟹」堅辭不讓只得放下筆桿，隨他去吃蟹，到謝家戲樓又發，再吊嗓數段，結果因急於回C·C·小樓，未吃蟹而在街堂口拉碎了衣服，於是C·C·說：「你的衣服，讓蟹鉗破了！」

十點許，夏德馨由福因陪來小樓，跟我接洽請客的事，於是又同德馨驅車往誠報館，會見也白，蘭兒，將請客單商妥，方始回小樓。

晚上T·M·亦曾來小樓，他對英文似有賴學之意，不知何故？廿七歲的孩子頭裏還有白蟲要我刻刻操心，這從那裏說起了？十二點一刻與C·C·同到長脚灘頭上去，各吃陽春麵一碗，一時許歸寢，至枕上讀「寫在人生邊上」數頁，吃飽兩種食糧，睡眠酣適無比。

• 次 一 第 •

# 幸 福 文 會

錄

記

魏 風

英國作家阿

狄生曾經寫過這末一句話：「我知道，一位讀者在沒有明白那作者是個黑人還是白人，脾氣溫和還是脾氣暴躁，已婚還是未婚，以及其他種種足供了解作者的事之前，是不會極感興趣地讀他底書的。」

這句話寫在一七二〇年，而現在是二十世紀了，讀者們已一反這種邏輯，那句話該寫成：「一位讀者在極感興趣地讀了某作者的文字後就想知道那作者是個什麼樣什麼樣的人。」這就是幸

福編輯所以召開幸福文會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讓讀者得識作家的真面目，一方面讓作者聚聚。確是一個一舉數得的盛會。

會場中的佈置相當簡單，讀者們已早有幹事們聯絡，見過一面，談論起來不再拘謹，熱情的女孩子們居然連合起來担任招待，到處揚溢着年輕人的朝氣，毋怪胡山源先生看了贊譽不止了。

胡先生來得很早，幾位小姐一看見他簽畢姓名就譁然奔回去走告同伴，天真地鬧做一堆：「胡山源先生！胡山源先生！」同時又抱着別的作家爲什麼不佩上姓名，叫人猜不準誰是施濟美，誰是孫了紅。

三點鐘左右，除了陳蝶衣先生外所請的作家差不多全到齊了，發行人馮寶善先生宣佈開會：「今天是幸福世界召開的第一次幸福文會，由汪波先生主持，現在請汪先生致詞。」語短氣爽。

汪先生站起來，其實讀者們早知道這位中心人物，他開始沉着地說道：

「幸福創刊到現在已有一年多了，深得作者的幫助，每期以最好的作品供給幸福，使幸福的內容充實，同時也使讀者看到最好的作品，幸福自創刊至今銷路相當好，這成就一方面作者的功勞，一方面也靠讀者的熱心。讀者們每期都寫信來稱贊，但我們沒有時間答覆，有幾位讀者要求就由幸福發起學術性的文會，申請者十分踴躍，謝謝諸位幹事的熱心，文會就此組織了。共分文藝，音樂戲劇，藝術四組，本來每位祇可加入一組，但諸位讀者天才橫溢，可以多加入幾組，由作家担承擔指導，希望能永久維持下去。今日很幸運請到幸福全體作



者及胡山源先生，胡先生過去在萬象春秋寫稿擁有相當多的讀者，同時在幾所大學裏執教，現在先請胡先生講話。

胡先生很爽快地站起來講出他的感想與希望，他說：「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汪先生叫我說幾句話，我沒有準備。前幾天我一看到汪先生的名片，就決定來參加，因為我知道汪先生組織的文會，必定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同，並且我歡喜同青年人住在一起，與青年們見面。但是我坐在这裏很有不安之感，因為我的年齡老了，同諸位在一起有點不合格調，希望諸位能原諒我這點意思。我的內心仍同諸位一樣的。」

「幾位大人先生召開的文會，我常常不去，因為我同他們的年齡雖相近而格調不入，即使參加也預先存了不痛快的心頭。因為他們的用意不如幸福文會那樣表裏如一的純粹，有的主持人另有作用；或者有背景，或者是敷衍一下，而到會的人也不像幸福文會的每人都祇有一個主意。他們也有旁的作用：有的不得不去，有的想同大人先生們發生關係，我不拿津貼，何必去抬轎子，我情願到此地來，高興同熟悉的談談，同不熟悉的見見，看看諸位的朝氣。」

「我的希望是這樣：汪先生的報告也是我的素來主張，我覺得年青人不可以浪費寶貴的時代，你們都有着相近的年齡，就可以好好地學習一下。大人先生們的開會都是爲了交際應酬，毫無關係的；在這裏却要推心置腹，一次一次開下去，這事情對人生意義有重大的貢獻，我希望多開這種文會，常常鼓勵旁的人也做，方才我同華美晚報的副刊編輯汪靈先生談起，他也想辦這種文會。」

胡先生講畢，汪先生開始要介紹一位大偵探同讀者見見，這位作家本人並非偵探，而他的筆才是偵探，他的筆尖不單探訪案件還要諷刺人生。當然，汪先生不必提起他的大名，已誰都知道是孫了紅先生，孫先生謙虛着沒有什麼可講，姑且講講他如何會寫這種「無聊」文字的原因。

「在諸位這種年紀的時候，」他說：「我也歡喜看這類偵探小說，並且也學着寫。家裏還要弄機關，使親眷朋友跌進去，所以常常給爺娘吃生活，後來我很苦，便寫小說浪費人家的時間，給自己換換大餅吃。有時候我覺得這種無聊小說居然有很多讀者，一定要把它改良一下，於是我儼然一面孔的前進，可是學問不夠，提起筆來，這個不知，那個不知。而到現在，我寫作的最大目的便是換麵包，寫作是爲了麵包，還有什麼好說呢？所以別的實在沒有什麼可以講，請諸位原諒。」

接下去被請講話的是一般讀者們（尤其是女讀者）仰慕已久的小姐作家，汪先生說每種刊物要想增加銷路就必須請她寫稿，因為她作品本身的說話就是千萬讀者所想像的話，她，就是「鳳儀圖」的作者施濟美小姐。

施小姐講的是國語，她一站起來就提起叫人頭痛的汪精衛，她的邏輯是這樣：「汪精衛叫人頭痛，所以三點水叫人頭痛，而汪波先生有二個三點水，所以更叫人頭痛。」因爲：「躲在家裏寫寫稿子是沒有關係的，現在走出來拋頭露面，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就感到難爲情。我沒有什麼可講，祇有會慶嘉小姐能講，她是往來南北，見識得多了，我是她的跟包，現在跟包已講了話，豈有她所跟的包不講話嗎？」

會慶嘉小姐也講國語她說：「沒有來的時候我和汪先





生約法三章不講話，但是現在又得站起來講了，我怕許多人的眼睛看住我，心裏覺得非常緊張，今天汪先生正大拍賣說謊。

「我的弟妹們最歡喜看的是沈寂的小說，新的雜誌一到他們手中就搶着看有沒有沈寂，我以為最好的『篇』是『中央派來的』，現在我剛從南京回來，有一點中央面孔，要是一說話，便成了『我是中央派來的』，所以不說了。」

胡山源先生有事先走了。再點下去講話的是「河傳」作者關山月先生，他是華美晚報談副刊的編輯，關山月先生很有講話的天才，今天却講得不多，他說：

「作者看了從前的作品，往往覺慚愧，以為這種作品真不值得給讀者看，所以我一直不給幸福寫稿子；一方面也覺得自己在過去寫得太多了，但現在看見有這許多讀者，又覺得寫得太少了，以後我想多寫些，讓整腳的文章登刊之後許多更好的作者也將受到激勵而願意寫了。」

湯雪華小姐在從前寫得很多，也出過小說集，近來則不大看見她發表文字，她說：「我是鄉下人，到上海沒有多少時候，看見這許多人嚇也嚇死了。汪先生說我不會講話，我真的不會講話。」

話講得最短的是東方蠟蝶先生，他祇輕聲說一句：「我怕難為情」便算交代過去了。李靈卿小姐，麥耶先生則連一句都不講，以童話稱絕的鍾子芝先生一共說了二句話：「我不會講，我真的不會講，」其實鍾子芝先生何尚不會講，每天不知道有幾許讀者都在報上聽他的紙上談話呢！潘蘿芬小姐似乎很怕難為情，羞澀地站起來說：「我一點不會講，寫得也不好，請諸位多多指教。」

曾以史蒂這筆名寫詩的柯鳳先生因為患牙痛，面孔都

腫歪了，他講的是筆名的事情，聲明現在偶見的「史蒂」並不是他。

話講得最有趣而不短的是一位是葉明先生，他是一位演員，過去曾用梁燦這筆名寫過不少優美動人的故事。汪波先生說得好以前看他在舞台上表演清宮怨中的壞人時心裏覺得很害怕，一直不敢去認識他，可是一認識之後發覺他是位好極的先生。葉明先生站起來，出人意料地不用國語講話，他說：

「汪大編輯的後記寫得好，他每次要介紹幾個作者，而現在，他一開始就說：『現在有位作者要講話了』，我一直擔心他要點到我身上來，心驚了不知多少次，將來生心臟病時汪先生要負責的。」

「據說意大利有個詩迷，他有一次寫信給一個詩人，信封上祇寫：給最著名的詩人，郵差把他遞給鄧南遮，但是鄧南遮不敢拆看，去交給另一位詩人，結果兩人一起拆開來看，那知道信是寫給一位無名詩人的，現在的情形好像差不多。」

「孫了紅先生是包打聽，我是個唱戲的，二人都有特別身分。就講講身分之內的事情。以前我們演戲的時候最不願外人參觀後台，因為小時候我們去看海京伯馬戲，買了戲票還可附看動物園，現在，我再講下去也要變成動物了。」

畫家倪常明先生是位吃客，他不願多說話，到末了還講一則奇吃客的笑話，另一位畫家曹秉及先生則就「汪」言「汪」，板起面孔大致汪精衛的演說。

令孤莚先生還在美國，上官收先生也在杭州，由葉明先生和汪波先生分別朗誦二位的信件。





小  
雨  
點

施濟美

1 驢子推磨，磨說它帶着驢子跑。

2 每一齣戲都拍手，就等於每一齣戲都不拍手。

3 有時候，一串珍珠買不到半個微笑；也有人，一聲嘆息，就換來多少滴眼淚。

4 你說，在友誼的市場裏，有沒有公平交易？

5 失去的日子能再來，——在夢中。但是，在夢中，失去的自己卻永遠也不能够再回來。

6 晚霞，是夕陽臨去時留下的詩篇，所以有這許多無情的依依，和纏綿。

7 新月，是廣寒宮虛掩的門。風過時，嫦娥的翠袖上飄下多少明珠和瓊

珞，是天上的點點星，是人間的盞盞燈。

8 胡琴啾啾叫呀的響了，還是那討人厭的老調；爲什麼？這琴弦，這撥弄弦的手指，永遠彈不出一曲新的歌……

9 爲什麼切斷了的藕，還這樣絲絲相連？刀說：「因爲它有許多的心。」

10 當炎炎的七月，有名家書畫的絹製雅扇，在華筵盛會間招搖，粗笨的芭蕉，只不過用拍拍蚊子和蒼蠅。

11 天冷了，人們拿芭蕉扇子搨火爐，絹製雅扇被扔在芭蕉扇子搨起的火裏，燒掉了。

12 松的長青，竹的虛懷，梅的皎潔，它們成了歲寒三友。菊花並非抵禦不了風雪的欺凌，只是它太孤芳自賞了。

13 簷前的蜘蛛在嘲笑春蠶作繭自縛。





蠶說：「我不否認我的愚蠢，但是絲吐盡了，我的生命也終結了。可是你，聰明的朋友，你辛苦的結成了網，為什麼又自尋煩惱的坐在網中央……」

12 記憶，像黑夜孤舟上的燈火，愈遠愈顯得光明。

13 人生是一本大書，翻開這大書的第一章，是「友誼」，這兩個字應當是用帶笑的淚珠綴成的。

14 二加二等於四。——只有在算學書裏。

15 酒，越陳越香。水，越淡越清。如果友情不能像酒，還不如像水一樣。

16 烏鴉對喜鵲說：「為什麼一個樣的叫喚，人們對你是歡迎，對我卻如此的憎惡？」喜鵲道：「因為你是烏鴉，我是喜鵲。」

17 假使石塊也有知覺的話，頑石會不會點頭呢？

18

人類將自己的語言教會了鸚鵡，又不敢在他面前說話，怕被偷聽了去。

19 拾荒的孩子，小心翼翼的在垃圾裏找尋有用的東西。

20 有閒享福的人們，將有用的東西製成垃圾。在古老的波斯地毯上走路，是那樣悄悄的。摔下來也很安靜。但是，人生的道上卻不這麼太平，因為沒有波斯地毯，你，小心一點。

21 我喜歡灰燼，因為它是燃燒過的生命；雖然現在它已經沒有生命了。

22 我恨黑暗，因為它吞噬了我的影子，雖然我很知道我的影子從不曾離開過我。

23 生命像一幅畫，有了色彩，還要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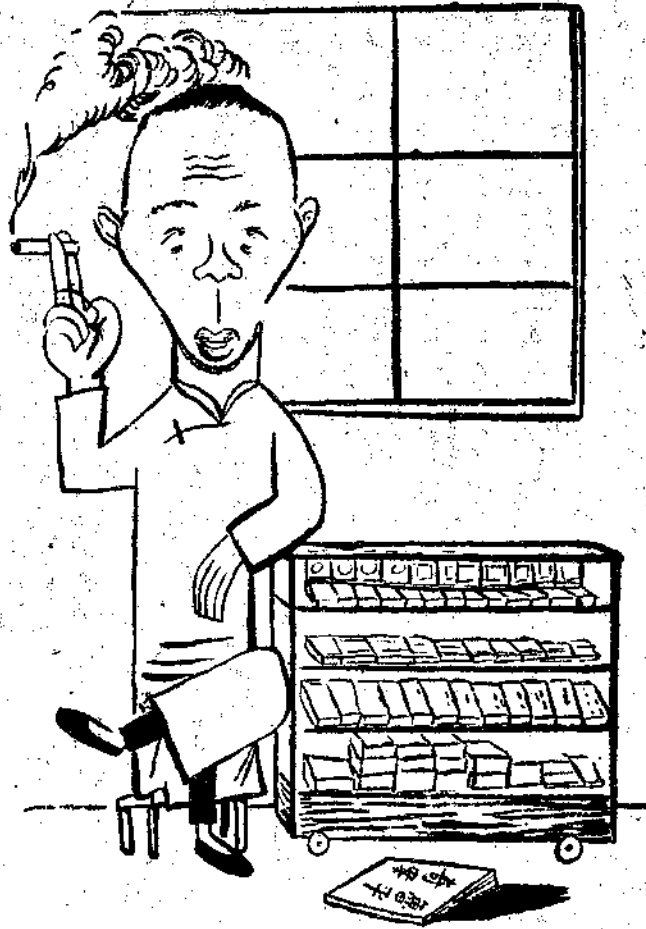
24 只有一把桃花扇，是照着李香君的血畫成的；別的扇子上的桃花，全都經過畫家精心的構圖和思索，然後再落筆。



# 藝人百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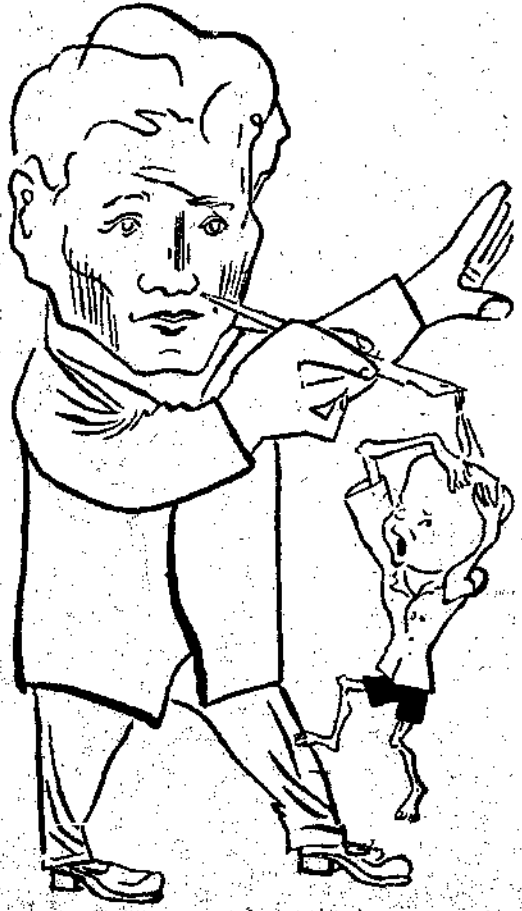
## 紅了孫

頻年糞字誤展昏，  
 俠盜何嘗能療貧。  
 擺個香煙攤子賣，  
 不如權作小商人。



## 張樂平

舞場曾記共春宵，  
 十二年前舊至交。  
 勝利歸來猶契闊，  
 閒從報上讀三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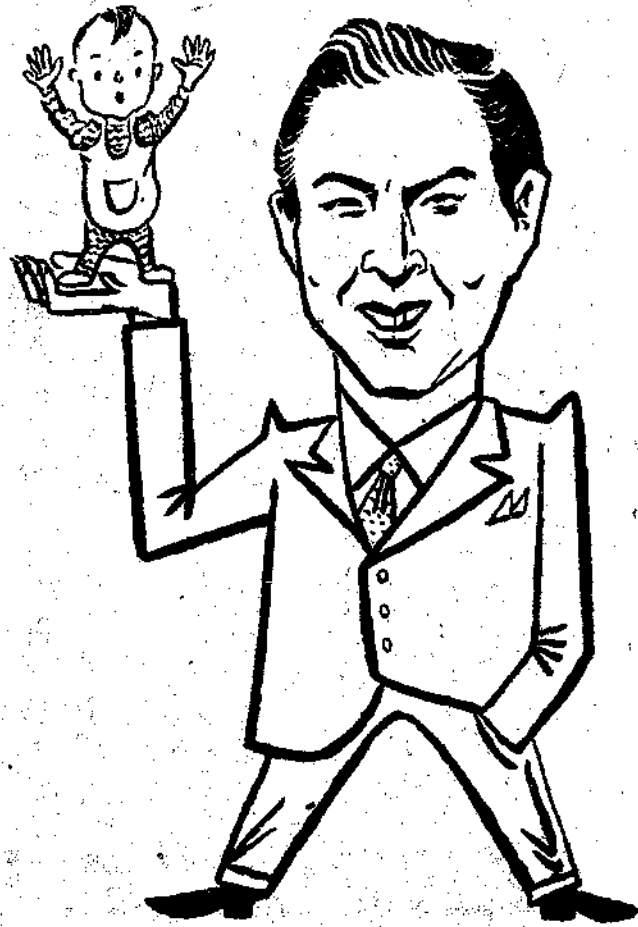
### 清菁韓

海隅江甸姓名揚，  
 妙舞清歌兩擅長。  
 閒遣時光臨古帖，  
 案頭泛長墨花香。

陳蝶衣句·樂漢英畵

### 瓊劉

銀壇道是大明星，  
 架子小生仰典型。  
 從此毋須愁不孝，  
 承歡膝下有寧馨。





# 女人畢竟是女人

易金

一

一個女人有一個怪響亮而屬於男性的名字，不是「天霸」，不是「鐵漢」，但與這四個字的意義差不了多遠。

她是反對用扭扭捏捏的筆劃寫自己名字的，她說：「我決不像一個女人，女人就沒有這樣大膽起用這個名字！」

二

這個男用名字的女人，冬天穿西裝褲，一件黑呢大衣，頭髮剪得短短。拉一雙男人的眼睛放在她端正鼻子的旁邊，可以看出不施脂粉的臉上自有天然的嫵媚，這嫵媚，養成了女人而有男性的驕傲，彷彿這是她向上帝註冊獨有的，永遠不會逃跑。有了這一重自信，她撒野，不安份做一個女人。

三

於是，冬天穿起西裝，夏天還得變本加厲，連一件汗衫也像從男子身上剝下來的。她說：「我決不像一個女人，女人就沒有這樣大膽穿這些衣服！」

奇怪的是，她也談戀愛。戀愛是有攻有守的，攻她的，是因為她有這份女性的嫵媚，她攻的，是憑仗這份撒野的個性。

穿了男子衣服的女人，是遺失了耐性的，這與猴子在做戲時候，披上一件紅袍，戴一頂王冠的情緒正巧相反。

戀愛是適宜於有肺病的，而且已經知道不能妄動肝火的人談的，她相信留得住作客一樣的嫵媚，她警告自己不能作一分女人常有的讓步，所以，她的一篇戀愛賬，等於一家商店的拙劣宣傳，天天說「關店大拍賣」，然而天天並不關店，上門的主顧，也總是拿一張「失望」的收據便溜走了的。



對這些不如意事，她偶爾也作一二次的檢計；但，從不把「嚴重」一類字眼放進結論裏去。她還是說：「我決不像一個女人，女人就沒有這樣大膽去考驗這種遊戲性的戀愛！」

#### 四

慢慢的。她和脂粉接近了，這轉變似乎是心理壓迫久了的反抗，也許是被年齡引誘了的。是不是她真的要施脂粉？你問她一遍，她也會給你一個引誘的笑！這笑，我們可以鄭重其事地記錄下來，證明她是新近拾來的，或是販賣來的，再不然那就是女人年齡上的負擔了！一個沒有歸宿的女人，到了年齡，就應該有這樣的笑！

第一次她穿女用睡衣在鏡櫥前來回跑過十次，她還是倔強的說，這是試試自己，够不够穿女人衣服的條件。出乎意外地，動搖了她生了繭的意志，那鏡子告訴她說：女人越走近自己的墳墓，越應該打扮得像一個女人！

從此，她改造了自己，唇膏先在兩片貧血的地方作永久佔領，眉毛是被她那個名字害了的，時常一隻腳像打慣足球的翼位，高高地吊向腦門，現在請它心平氣和一些，把那個腳彎了下來，我們可以看得出，這是借重濃鉛的力量。

#### 五

快老了的女人，像暴發戶對待窮親眷，不容易打發，而且使當事人有切膚之痛的。這個今天瞭解自己終究是女人的人，已經後悔被昨天的年齡騙了。她覺得什麼都已沒有，什麼都已遲了一步，眼淚掉在那些穿過的男裝上面，有股霉味。

一件貼身旗袍，幫助她洩露不少的線條美，一雙高跟鞋，說明她的走路時婀娜多姿的，她找尋遺棄了的靈魂，好好她做像一個女人，原因很簡單，她快老了。

#### 六

不幸，男人的眼睛有如狗一樣地勢利，當你已經「媚」不起來時，縱是滿臉用工筆勾劃出美麗，也祇多當作天上的彩虹看，一瞬即逝的。

女人不知道自己已是女人時是驕傲的，女人想做像一個女人時是可憐的，女人祇要有一個男子追求，也够光榮的；而女人只在女人自己圈子裏討一點安慰，那就悲哀了！



# 菜飯，湯飽！

吐吐

——吐吐國國王的演說

『XMAS，此地是吐吐國駐華大使館主辦吐吐廣播電台，週率一千九百四十七，波長三十六公尺，電話是九九八四八，諧音救救百姓吧，』

『上一檔節目是轉播吐吐國，由吐吐國幾位國大代表廣播的競選妙法，真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有蠻多聽眾打電話來捧場，謝謝，謝……謝……』

『接下去一樁檔目，是吐吐國皇帝向吐吐國百姓廣播，題目『同胞主義』現在請諸位收聽。』

（停了一回，我們聽到一個人先咳嗽了一聲，開講起來，聲音很啞澀，打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語，一種不倫不類的國語。）

『菜飯，湯飽！』

（鼓掌聲，停了一陣，就接下去）





「今天鄙國王向你們講「同胞主義」，什麼叫同胞，同胞就是湯包，湯包是可以吃的，是中華民國百姓當做早點的，這次我發起「同胞主義」，意思是「湯包主義」，就是說我要把你們像湯包一樣吃掉，你們既然是吐吐國的同胞，就成了湯包，成了湯包就應該吃掉，如果認為我這「湯包主義」，是不合理的，那末我可以列舉出很多很多證據來，譬如，我們吐吐國幾位國大代表在競選時演說，第一句話就是，「糝飯，湯包，」糝飯就是諸位，諸位既然是糝飯，當然也可以吃，那末糝飯加湯包更可以大吃而特吃了，而且今天我所發起的「湯包主義」完全是你們所熱烈擁護的，剛才我第一句說糝飯湯包，你們不是都拍手的嗎，拍手表示歡迎，你們既然自認自己是糝飯，是湯包，就應該被我吃掉，好，完了，」（沒有人鼓掌）。

吐吐接：後來吐吐國的「湯包」，真的全被吐吐國國王當早點吃了，國家而無人民，自然滅亡，因為我那時溜得快，所以至今整個吐吐國祇留下我一個吐吐。





## 專員夫人

· 俞昭明 ·

這是一幢五開間的平頂小洋房，房間裏都是一色紫檀木的傢俱，當中打通的兩間算是客廳，四壁掛了幾幅當代的名人字畫。要是沒有那蘋果綠的窗簾，杏黃的柃毬，朱紅的椅披，……花花綠綠，五顏六色的裝飾，一切的陳設，尙稱得上典雅，大方。然而這些加添上的熱鬧顏色的點染，却把整個房子的氣氛換了樣，就像一個沈默寡言的大家閨秀穿上了一身鮮艷的紅襖綠褲，那麼的異樣，不調合。

秦巧芬——這座宅子裏的女主人，坐在裏間靠窗的寫字台前，正在聚精會神地算賬。算盤珠兒撥了又撥，算了又算，先將算出來的一筆一筆的數目，記在桌旁一張紙上，覺得絲毫沒有了錯誤，然後從懷裏掏出一本極小的日記簿，將準確的數目字記了上去，算好了賬，謹慎的收起了那本小日記簿，站起身來，輕飄飄地腳跟不着地般走向套房裏去了！

這間小小的套房，可以稱它是箱子間，也可以算它是女主人的寶庫，那數十隻箱子裏，儲藏着有男主人半生的精華，有女主人兩年的心血。所以除了女主了每天進去察視的時間外，這間房經常是鎖着的。

每次當這位太太走進她的寶庫間後，都是照例的先打開那隻黑皮的小箱，那隻百寶箱——寶庫中的寶庫，

裏面都是成塊的黃金和珍貴的飾物。她天天都要來檢視一下，一塊塊點數着黃金，一樣樣把玩着那些飾物。當她眼看着那些黃澄澄的金塊快要鋪平了那半隻箱子，那琳瑯滿目的珠寶鑽飾一天天的增加起來，她得到了極大的快慰和滿足。

今天她又代她的寶箱加添了一隻大鑽戒，那是當地的縣長太太送她的，所以當地蓋上了寶箱，走出寶庫的時候，對面的長鏡裏，可以看見那張俊俏的瓜子臉兒，堆滿了得意的笑。

三年前一個理髮館裏的修指甲女郎一躍而為視察專員的夫人，也算登龍有術了！怎能怪她的得意呢！她是應該睡夢裏都要裂開嘴兒笑了！不過這點成功並不是輕易得來的，那是用一種小家碧玉特有的才幹慢慢搭造起來的。

秦巧芬的幼年，就是一個極聰慧的孩子，父親非常寶貝這個女兒，當家裏在寧波城內開設着油坊的時候，也會送她到學校裏讀過幾年書，因此能寫會算。又加天資聰明，很有幾分姿色。長到十七八歲，在一般小戶人家稱得上是個相當出色的姑娘。所以當窮困把她逼得做了理髮館裏修指甲女郎的時候，沒到兩個月，就被那家理髮館裏的老顧客黃韶雄發現了這塊蓬門碧玉，竟認為是稀世奇珍。仗着自己的家遠在北方，仗着自己的錢勢，不多幾時就和她同居了！也難怪秦巧芬要自傲，同居了沒有幾個月，黃韶雄就由什麼主任升調為視察行政專員，不過這位非常壯健的寧波姑娘，由于超人的精于治

家和理財。做了專員夫人，倒反瘦成了風乾人兒。然而這不是沒有代價的，妻隨夫貴，雖然黃韶雄北方的老家裏還有前妻，可是一切經濟大權都操在自己手裏，「萬事錢為主」，也就沒什麼可懼怕的了！何況當初瞧中了這個黑胖子的時候，並不是爲了崇高的愛情，所以秦巧芬有今日的遭遇，非常知足的，並且每每以丈夫的官職——是專員自豪在她那油坊老板的女兒心裏，認爲一個專員要管幾個縣，縣長都在他的腳底下，這個官可就不算小了！何況黃韶雄做了專員以後，爲了抬高嬌妻的身份，爲了表示做了專員妻子的貴氣，竟模仿某大員的辦法，通令所屬和公館內的傭人一律改稱太太爲夫人。經這麼一捧抬，秦巧芬更從骨子裏輕鬆到毛孔，走起路來愈發飄飄然了！

每天早上不可例外的那幾件事情做好了後，夫人照例是要到廚房裏察視一番的。

廚房裏廚子王貴正在切肉，從窗戶洞裏望見太太往這邊走來了，知照了一下旁邊揀菜的李媽，肉切得更加起勁起來。

「王貴，我記得昨天還剩下一斤白菜，你擺到那兒去啦？」專員夫人一進廚房就到處張望着，搜尋着。

「擺在外面怕給老鼠咬掉，放在碗櫥裏啦！」王貴滿臉不屑的偷偷對李媽扮了個鬼臉。

這位太太還是不大放心，打開了碗櫥，看見白菜擺在裏面，一點沒缺沒少，才沒有話說。可是仔細一檢查，櫥裏面却少了一只細瓷碗，王貴看看夫人對碗數了

又數，知道察出毛病來了。這次不等夫人發話就開了口：「夫人，今天早上我洗碗時，一不小心，打碎了一只飯碗，合多少錢請您在我的工錢裏照扣好啦！」

夫人糊塗了臉兒：

「那是專員從江西帶回來的真正景德鎮窯裏燒的碗，你出多少錢也配不着那樣好碗呀！我早就囑咐你們，當心點，仔細點，還是這麼粗手笨脚的闖禍。」說到這兒，覺得對這般沒智識的佣人，單靠罵是沒有用的，也要敷衍敷衍，說幾句好話，才能騙出他們的真心來對待主人。於是口氣轉得和婉了些：「這只碗也不用賠了。不過以後別再這麼粗心，只要好好勤力的做事，侍候得專員高了興，公署裏代你掛了名。那就吃喝不盡了。」

「是，全仗專員和夫人的恩典。」王貴乖巧地說。『那你們做事就要處處當心仔細。』又轉向李媽：「快點把廚房裏事情幫着做好，房間裏還有好多事等着妳去做呢！」想了想，覺得沒有什麼可再叮囑的了，才走了出去。

李媽從窗子裏目送着這位夫人走出了後院圓門，回過頭來罵着：

「別現世啦！這種夫人一千個裏頭尋不出一個來，開口專員閉口專員的，我看她真鑽了圓了！鑽到他媽的錢洞洞眼裏去了！」

王貴也氣憤地說：「什麼夫人呀！混身骨頭沒有四兩重。只有專員手下的那般小爪子，滿口夫人長夫人短

的，恭維得她受不了啦！自己也不照照鏡子，「豬八戒帶花，」真美得那一條，不是誇口，我王貴見的世面比她大得多。」

在院子裏洗衣裳的趙媽，用圍裙擦抹着兩只濕手，也走了進來插嘴着：

「可不！還配稱夫人吶！你們注意她走路，輕飄飄真像風擺楊柳，一點貴重氣兒都沒有。別看我上工沒有三天半，可把她瞧了個透明透亮。我敢說她絕不是什麼好出身，那份兒小氣，連塊肥骨頭兒都當作寶貝，我幫人家這麼多年，這樣的太太，還是第一次碰見……」

你一言我一語，廚房裏開了小組評論會。

專員公署就在住宅前面的那所大房子裏，所以只要在離下班還有幾分鐘，夫人就知道這是上班或是下班了！現在集中起全幅的精神。乘空先流覽一下房間，覺得這一堂堂地士紳們公送的傢俱，被自己一裝璜，的確够得上堂皇富麗，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自得。不由得又親自揮拂了一遍桌椅上的浮灰，順手開開八寶櫃廂，取出專員私用的香烟和茶葉，又到內室裏擺好拖鞋和睡衣，預備飯後專員午睡時穿用，然後撤撤叫傭人預備開水，整頓飯菜，等一切都準備舒齊，這位夫人就站在窗前，靜候專員的大駕了。

怎怪黃詔雄不疼愛這位夫人呢？所以每當別的老爺們在批評自己的太太或對太太有所不滿的時候，黃專員對自己的夫人是沒有壞批評的，常常似諛語似正經地對

別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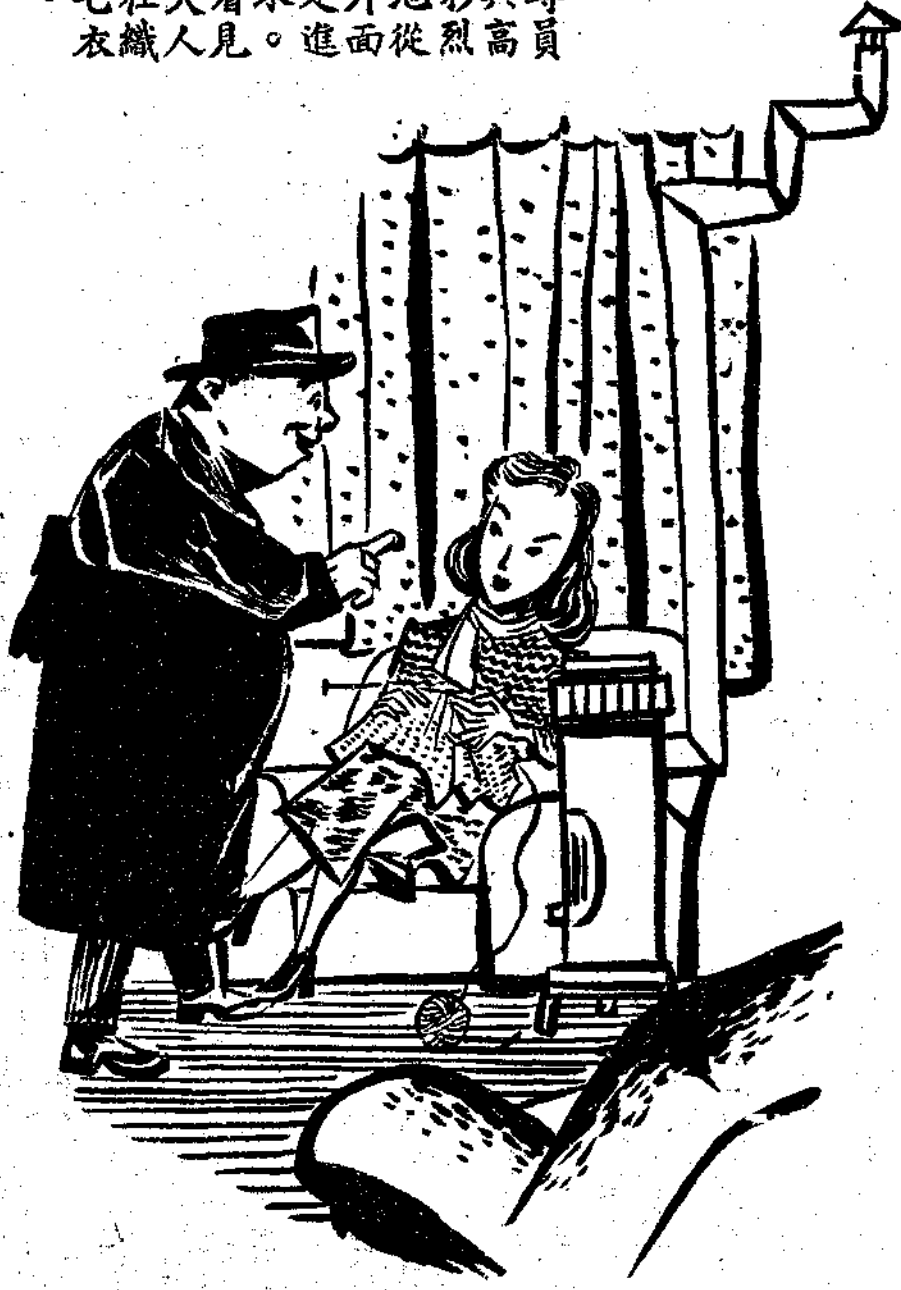
「女人是只有寧波的好，又勤儉，又能幹，不但操持家務是一把好手，對丈夫更是溫和柔順，體貼入微。所以不瞞諸位說，我黃韶雄是幸福的。」

從這幾句話裏，可以知道這位專員夫人是如何的被丈夫寵愛和信任了。所以每當夫人向專員有何需求的時候，專員總是滿口應承，絕不推諉，因為那絕不是無理的需索，自然有一篇夫人的大道理在。

黃公館裏，這一對男女主人，夫人對專員是無微不至，專員對夫人是言聽計從。而且家事方面專員絕不過問，完全任憑夫人作主。這座宅子裏的事，最使夫人煩心的，是男女傭人的做不長。不過舊的走了，新的又來了！是無關緊要的，整個的生活還是都在這位賢能夫人的支配下過着，一年如一日。

做了將及一年視察行政專員的黃韶雄，雖然脂膏不薄，每月的進項不算少，不過專員是經常的鬧窮，夫人這一方面也總覺得是入不敷出。因為夫人治家的井井有條，甚致連專員剃頭洗澡都要開條子向夫人領款，以便

專員與高彩烈從外地走來。看見夫人織毛衣。



記賬。而專員爲了對夫人的表示絕對信任，是從來不翻那本家用流水賬的。爲了減少夫人的辛勞，博得夫人的歡心，何況百物昂貴，開支浩繁。專員也非常體諒到夫人的苦衷，於是不得不把辦法費來增加收入了！

已經是年根歲底臘鼓頻催的時候，一個相當寒冷的晚上，時間已經過了子夜，專員與高彩烈地從外面走進

來。看見夫人還傍在火爐旁邊代自己趕織毛衣，心裏老大的不忍。趕忙報告着好消息，使夫人高興一下。

「巧芬，咱們做鹽生意成功了！快別織衣服啦！來陪我籌劃籌劃吧！」

夫人笑着走了過來。

「你的財運好呀！這回可不要發愁過不過去年啦！」

「上前勾住了專員的頸項：『鹽是我勸你做的，你該怎樣謝謝我。』」

專員趁勢摟住了她：

「一定，一定，還是我的皇后有幫夫運，幫了我的大忙。這批鹽運出，鹽就大漲，照現在的鹽價，差不多要賺到三倍。」

「那麼三分之二給我開支年底下的用費，其餘的隨便你去分派，總之，我若用不完，我會代你儲蓄起來的。」夫人籌劃着說。

「可以，可以，隨便你去支派，不過這筆販鹽的款子，是以當地再運貨回來呢？還是立刻電匯回來好呢？」

「專員關於理財方面，是不得不求教夫人的。」

夫人略加沈思：

「我看還是將款子匯回來的好，雖然那批代你做鹽的人都是你的親信，可是款子的數目太大，故在他們身邊欠了，保不住要出漏子。」

「對極，對極，明天一早就打電報去叫他們立刻把款子匯回來。」深以為是的。

「那麼我的貓兒，你預備怎樣來謝謝我呢？」嬌癡

地躺在貓兒的懷裏了。

「你需要什麼呢？我的小小皇后。」專員遇見夫人一發驕，混身都酥軟起來。

「我昨天看見李祕書的太太身上穿了一件玄狐大衣，華貴極了！我不能不如一個屬員的太太呀！」雖然秦巧芬持家極節儉，可是對於自己一向是自奉不薄。

「好的，好的，不成問題。」這位糊塗的專員忘記衣櫃裏已經掛有三件夫人的細毛皮大衣了。

「那麼我明天就開了尺寸託人到上海去買，好嗎？你能不能先想法子借一筆款子來呢？」夫人已經得了密報，知道專員今天有一筆意外的收入放在他的公事皮包內，這時還沒有向自己說明的，不得不想方法把它拿了過來，故意這樣的說。

專員這筆私款，本來預備瞞着夫人匯劃到北方老家去的。現在爲了討好夫人，也就顧不得這筆款子是老家裏數口人的生活費了！索興慷慨到底的說：

「我忘記了告訴你，今天我收到了一筆款子放在皮包裹還沒有動用過，妳拿了去做大衣吧！」說着，連連打了幾個哈欠。

「你真累了！去睡吧！時間可真不早啦！」秦巧芬見目的已達也就不再多話，忙着侍候專員上了床。又坐到爐邊織起衣服來。

「妳也來睡吧！」語音模糊地。

「就來，這隻袖子就快織好了。」她靜悄悄地待了一會兒。聽見床上已經呼呼地睡熟，然後躡手躡腳地坐

到書桌前，寫了這樣一封信。

母親：

來信收悉，女在此一切都好，請勿念。母上次來信說，新買之房屋，殊寬大舒適，女心甚慰，並請接信後，再代女購田一百畝，款于三五日後匯上，計一年來連前帶後共買下五百畝田，此後衣食可不必擔憂，又前託大弟將我家從前所開油坊設法盤回，不知可能做到，一切盼告，敬

請  
冬安

女巧芬叩上

就在這個年底，沒有過年，專員就離職他往了！走的原因不明。不過據外面傳說是與這次的販鹽有關。

是這樣的行色匆匆，他沒帶衣服，也沒帶行李，連心愛的夫人都沒有隨去。就穿着隨身衣服半夜裏走掉了。

在行前一小時，夫人無限心酸拿了一個小手絹包兒遞給丈夫。

「這裏面是兩小塊金子，是我好不容易每天從菜裏飯裏節省下來的，你都帶了去留着慢慢換錢用吧！路上當心點，別掛念我，我會……」說着，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

專員接過了手絹包兒，已經悲傷得說不出話來。望了望鐘，覺得時間已經不早，在不得不走的情況下，咬緊牙關離開了夫人。

專員走後的第二天清晨，夫人也就叫了一部車子，

滿載着箱櫃物件回她的寧波老家享福去了！

當汽車開出公署的大門，門警還不知道署內的突然事變，依然舉起槍來向着夫人敬禮，雖然夫人還是功架十足，傲然地向着他們點了點頭，然而在她的心底深處却非常重視這最後一次受到的敬禮，留戀着那巍峨的公署大門。當汽車已經開出很遠了！還頻頻地回頭來向着門警站處，向着那長長的一段公署圍牆注視。

風 行 全 滬

• 式樣新穎 •  
• 質料堅固 •

奇 異 皮 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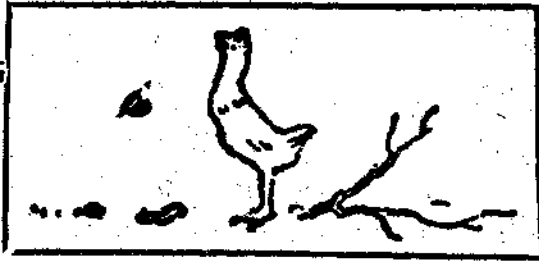
• 永不走樣 •  
• 一致贊美 •

義 昌 恆 皮 鞋 革 製 品 商 店

南 京 東 路 二 八 五 號 電 話 三 九 八 一

# 我愛讀的故事故事

聖唐



## 救命妙術

在閃霍霍和雷鳴隆隆之下，克萊太太焦急地仰望暗空。上面，她的丈夫正駕了架新的雙座飛機從德薩斯飛來。

忽然，克萊太太發覺暴風雨向西捲去了，恰巧準對着她丈夫鮑勃的路線。她奔到草地上時暗空中正發出一陣轟轟的馬達聲。她鵠立在黑暗中，那飛機在盤來璇去，重復發出信號，那是她的丈夫，他正在危難中。他一路上掙扎着穿過暴風雨直飛到愛爾琴機場。可是那機場是新造的，連電燈都不會裝置，那飛機也既無登陸先又沒無線電，克萊太太狂野地奔回住宅，迅速打電話給警察局，請他們快到飛機場來——有人危殆了。

警察局立刻派出二十輛機汽腳踏車直馳到機場附近，那飛機正在上空亂轉，二十輛機汽腳踏車環繞着機場兒圈子。四分鐘後，小飛機滾過機場降落了。原來車前的燈光使暗空雪亮，環繞着指示出機場的所在，剷楣的鮑勃因之而死裏逃生。

## 騙子大王

有一次，一個名叫曼塔新的意大利人宣稱他啓發了生命的奧秘，要證明這點他可以使新死的死人復活。這消息猶如熱浪裏的冰淇淋，不脛而走。他表演的日子近了。他對助手說：「我們晚上早點起來，黎明的時候將有許多訪問者來了。把他們分別領到各房間裏，別讓他們相互遇見。」

果然，一大羣掩蔽着的人們走來要求與他私談，在衣服底下遞給他錢。第一個人說：「我的父親死在一年之前，他是個富有的守財奴，如果明天他看見了我的浪費情形事情便麻煩了。這裏是一千塊錢，請你別讓他復活。」第二位是一個極痛苦的年輕的美婦人，她泣着說：「我情願給你任何東西，只要你使我的暴虐丈夫復活，上星期我剛同心愛的約克結婚，我們不能立刻分離，」等等。



天亮了，他已收到許多錢財。

最有趣的事情來了。市長和市參議員駕臨到他室內，他們都戴着王家的徽章。市長對他說：「博學的先士，我們不得不請求你底憐憫，我們的前任者警察局長郵政局長等等如果復活的話必會使目前的執政者們貧困城市也必將紛亂；請接受我們微細的貢獻，離開此地，讓我們生活得平安。」

然而曼塔新還是不滿足，「這是不錯的，」他說：「但人們將懷疑我不會使死人復活了。」

「那很容易，」市長答道：「我可以給你唯一的文書，證明我們會親眼目睹過你底超自然的能力。」曼塔新真是個騙子皇帝。

### 提琴名手

他憩息在一個奢華的臥室裏，看看四周輝煌的煤氣燈，簡直以為羽化燈仙了。他從來不知道煤氣燈這個奢侈品，這臥床又大得同他在俄羅斯的整個田園一樣！明天午刻，他將要獨自站在柏林的音樂台上了！

恍惚地，他去旋低燈焰，將火吹了。一股怪異的氣味使他昏睡在床上，直到第二天人家來喚醒他才給發覺。費了三個鐘頭，那位音樂家方始恢復知覺。

十一點鐘！他支撐着站起來，醫生反對，可是在一小時後他仍去站在舞台上下頭抵住梵啞鈴，他顫動的手指開始播弄恰依可夫斯基的樂章。

忽然，他心胸內突發一陣天賜的力量。一曲一曲奏

過去，直至他雙腳站不穩，他重又清醒的時候隱約聽到台下的喝采。

現在密士加意耳曼已是個名聞全球的小提琴家了，可是他說現在的表演從未超過十三歲那年疲乏時的成績

### 人的年齡

最初，上帝創造許多動物，給人，馬，狗，猴各定了四十年的壽限。

過了一些時候，那匹馬低倒頭露出肋骨來哀訴他的經歷，道：「主呀，我不願在地上活十年，我整天拉重負，吃食又不正常。你能否改去十年？」人在一旁見了，道：「如果你不以為如意的話，能否把他的十年加在我底四十年上？」結果照做了。

又後來，那頭狗可憐而頑固地道：「主呀！我過着狗的生活，我到處奔來跑去，吃了前頓沒後頓，我不願活四十年；能否給我縮短些壽命？」

人又請求把狗的十年給他。

最後，母猴，述說同樣悲慘的故事：「我不願在淚水內打滾四十年，我天天胆心着敵人從樹頂竄下來搶去我懷內的嬰兒，在地上，我又怕老虎獅子來襲擊，我痛苦極了，能否請你減縮我十年壽命？」

人又第三次請求添加。結果，你看什麼事情發生着：我們起先四十年時生活得像一個人，從四十到五十年像匹馬一樣工作，從五十到六十我們被狗一樣的對待，六十以後我們都成老貓獠了。



烏莉雅：

你不認識我，但我卻想和你做個朋友。而且我想和你談一會。

我只見過你一面，那時你在舞台上，我在台下，我坐在第十二排第四個位子裏。

我「欣賞」你的出色的舞蹈，——「欣賞」西字你或許不會懂得，因為你只有十歲，那麼我怎樣說才好呢？——是的，我應該說：我看你在跳舞，你跳得真好看。

你的打扮也多好頑哪！——紅絲絨的背心，金黃的頭髮上梳了不少小辮子，那些辮子一飄飄地，像楊柳，楊柳你或許不知道是甚麼，我告訴你，這是一種春天生出來的樹，那長長的，像頭髮絲的葉子，和你

# 說給烏莉雅聽

芒子鍾

的頭髮差不多。

是的，你是從沙漠裏來的女孩子，而且年紀又這樣小，你心地單純，你只知道黃黃厚厚，像地毯一樣溫暖的沙漠，是你的朋友，除外，的此你知道恐怕很少你這回到南方來，你覺得奇怪嗎？——那碧綠的海，那污濁的河，那嗚嗚的叫着的船，恐怕你從來沒有見過是嗎？

我想你一定做過一個奇怪的夢，那個夢做過嗎？我說給你聽，請問你對不對？

你夢見你自己坐在船上，那隻船很小，像一個吃牛奶用的杯子，有一天，你坐在這牛奶杯子裏，杯子跌在沙漠上，那曉得一直落下去，落下去，你害怕得叫了起來的時候，你的眼睛一亮，杯子變成了一隻船

，還是那樣小，可是已經飄在海上了，海是，大多麼大多麼寬，海裏躲了太陽，躲了月亮，躲了星，你看海裏面，好像你的那頂五彩的小帽落掉了，你從這杯形的小船跳下去，呀，海水的味道是鹹冷冷的，像一顆鹽水菓子，真好吃呢，肚子裏覺得好清涼，你張開烏黑的眼珠，海裏又多美：一對對的比目魚，瞅着眼睛望你，一個個圓圓的和和氣氣的海藻，紅紅綠綠透明的珊瑚像你頭上的裝飾，不少魚腳了你的舞裙，你搖着小手唱歌了，唱的是「我的同伴」：親愛的同伴，親愛的同伴，親福你們健康」，你用的是新疆話，他們都不懂，睜着眼睛望你呢！

你的小手擺動着，無數的小魚在和着舞步旋轉，你心裏多麼高興哪，連魚也會懂得看你的舞蹈。

可是，忽然，一陣旋風，把你的眼睛矇住了，你的眼睛是一陣黑，那是一些可惡的烏賊魚，放出了毒氣，他是海龍王的兵隊啊！

呀，運道真不好，你碰見了海龍王，他的兩隻眼睛是綠油油的，嘴唇上有兩條八字長鬚，他穿了盤纏着水蛇的袍子，他的旁邊是一些蟹將——蟹是一個多可怕的東西，那麼多的腳，好像要把你抓去了。

真糟糕一些和你一塊跳舞的魚都嚇得逃跑了，只剩了海龍王，烏賊魚，蟹將。

海龍王打了一個呵欠，只聽得他的喉嚨荷荷的響，他吃進了不少的水，水裏的魚也都滾進了他的喉嚨

裏，他們哭着：「再會，烏莉雅」，不過因為他們在哭，你的名字，變成了「嗚……希……呀！」

可是海龍王的聲音奴大，像一聲聲的雷，啊！你聽說過嗎？——這是海裏的大王啦！

大王是這樣說：「烏莉雅，你從那裏來的？」

你帶着哭聲回答：「從很近很近的新疆來。」

「你說謊，新疆離這裏很遠！」

「不，我穿過沙漠，一跌便跌到這裏！」

「嘿！沙漠，沙漠裏的人是沒有水吃的，小把戲，是不是來偷水吃！」

「不，我只是歡喜水！」你有點戰慄了。

「哼，歡喜水，就是要偷水吃的意思，這是不可能的，蟹將們，把她關起來！」

你哭着喊着，一個狡猾的烏賊魚說了：「她會跳舞的，讓她跳給我們看，後賣些門票，我們又可以造新房子了，大王以為如何！」

海龍王呆了一呆，點了點頭，於是你被牽入了戲院。

戲院裏的位子坐了一條條胖胖的魚，有的在睡覺，有的在對你怪聲叫好！

你跳着，可是你的眼睛裏都是眼淚啊，擦一擦他，不過海龍王的兵隊，烏賊魚說：「不准，你的眼淚吞進肚水裏，多好吃喲！」

你跳呀跳的，身子覺得麻木了，呀，糟糕，變成

了一個擺在櫃窗裏的洋囡囡。

一百天過去了，二百天過去了，有一天，那天的運氣來了，不是海龍王的壞運氣來了，因為他的肚子裏那些小魚還活着啦！——他們把他肚皮撞了撞的，海龍王肚皮破了，海龍王倒下來了。

小魚們快樂的唱歌：「烏莉雅，我們又碰到了！」

他們啣了你的裙子，裙子轉動了，身子轉動了，你的手臂又靈活了，你又唱着「我的同伴」那隻歡喜的歌。

魚們說：「我們要到你的故鄉去頑！」你想，這有甚麼辦法呢，自己也不認識路呢！

魚們卻說：「不要緊！」他們法子真好，從海龍王的嘴巴上拔下一根長鬚，魚們說：「這是海龍王將一條河凍結了做的，我們只要點燃了火燒一燒，頭上這根長鬚便放大了，放長了，還是一條河，他是聰明的，認得世界隨便甚麼地方！」

他們叫你先坐在那根長鬚上面，那根長鬚是硬硬的，像樹樣子，小魚們便都啣着你的裙邊。

火燃起來了，那根長鬚是熔化了，成了一根河流，他發出聲音：「到那裏？」

「新疆？」

「好！」他愉快的叫一聲，河便像一陣電光一樣從寬大的海裏射出，不一會，便到了。那一塊沙漠，

烏莉雅，是你的家啦！

河在沙漠裏停了下來，你便走了出來，啣在你舞裙上的魚說：「再會，你會你的父母去了好在，我們永遠就在這裏了！」你聽了真很快活，從此你的故鄉多了一條河，那條河是永遠綠色的，好像在對你笑，你每天走過的時候魚們歡喜的喊：「烏莉雅，晨安！」

哇，這是一個奇怪的夢吧，烏莉雅，你將說：「我沒有做過這夢，不過是隻好聽的故事，我真想做這個夢呢！」

那麼，烏莉雅，祝福你今夜做這樣的夢吧，不過，看見了海龍王不要怕啊！

十二、十四

（圖：烏莉雅，新疆歌舞團裏最出色的兒童舞者）

施濟 美女

鳳

儀

園

每冊定價

四萬八仟

士短

篇小

說集

鬼

月

來函預約

八折優待

# 攝影廠里的夜店

裘雷

中國電影很少有「文藝片」，如果有，「夜店」一定是其中很優秀的一張。「夜店」原是高爾基的舞臺劇本，師陀柯靈改編為中國化的台本。現在再由原改編人柯靈改寫為電影劇本，還由舞臺劇導演佐臨搬上銀幕。

佐臨本來想在「假鳳虛凰」後拍「大馬戲團」的，爲了片中主要的獅子老虎找不到，台灣找，香港找，河南找，都沒有。於是在臨時改變目標爲「夜店」。演員正合適：還是周璇童芷苓石揮張伐四位。於是柯靈趕着寫劇本，等劇本寫好，攝影廠中開始第一次工作會議。演員全體坐在辦公室中，佐臨來了一次電影界破天荒的事：對台詞。話劇界在排戲時總是大家先唸一次整個的對白，這種「對台詞」的事在電影界是罕見的，「文華」的廠長在說：「電影界這也許是第一次。」

不但唸詞是第一次，許多事也是國產片的第一次。

「夜店」——導演先生在說：全片都是拍夜晚的鏡頭。夜景的戲大都是陰暗，模糊，深影。全片以夜景出之，在「不怕沉悶」的前提下該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導演又在說：在舞臺上演可以用色彩來補救，可是這是黑白片，我們惟一的武器是「光」和「影」。這個要看黃紹芬先生。他手指一指，那邊中國權威攝影家黃紹芬在謙遜地搖頭。

導演在描畫他心中計劃好的場面：一開始，一個都市里的高樓。也許二十四層吧，忽然高樓上倒下一桶垃圾，鏡頭跟着垃圾向下跟，再一搖，拍到「都會的垃圾」的夜店門口。這真是一堆垃圾——我是說辦公室地上堆的片中的服裝，沒有一件看得上眼的衣裳。明星們穿了這些打扮起來，「都會里的垃圾」的戲劇就開始了。

讓我們到化粧間去看吧，這又是一件艱困的工作。

化粧，尤其是性格的化粧常常是電影表演中很重要的一環，在「夜店」里真不容易，三教九流命運渣滓的人，都是一臉飽經的風塵，怎樣用油彩，眉筆構成這些動人活生生的面譜

呢！

這工作落在宋小江先生身上，你還記得「夜半歌聲」里金山的醜臉嗎？那就是他精湛的成績。在他又一次成功里，「夜店」主人石揮右眼用橡皮膠黏上，再用油灰裝了小小的肉瘤，嘴上再是幾根稀稀的鼠鬚，於是「獨眼龍」產生了。

另外一個金老頭，走江湖賣藥的慈祥老人，一臉的縐紋，尺餘的白鬍子。開始時化這個粧的時間是二個半小時。在這方圓僅僅不到一尺的臉籠上，化粧家工筆的完成一張實現的浮世繪。

一開始，就是「夜店」的正戲，「店」裏的故事。佈景和舞台上相差無幾，祇是小些，小到開麥拉幾乎周轉不靈。並且有二層閣樓，燈光裝置都困難萬分。一個鏡頭要拍三四個鏡頭。不慢不是，要知道一本片子要四百到六百個鏡頭呢！

在外國片子常常看到許多神乎其技的推鏡頭，那是因為攝影機放在起重機上。在中國，祇是「手工業」時代，除了平地直線軌道上是無能為力的。這一次文華公司動用了一架有三層樓高的升降機，有一個鏡頭可以看到從樓下推鏡頭推到樓上的演出。這就是中國攝影術裏最「機械化部隊」的產品，但是和好萊塢比起來又該是「笑煞外國人」了。

鏡頭在升降機上吊上去了。二層閣樓上是張伐和童芷苓演的一段「開打」戲。童芷苓一言不合上去就給張

伐二記耳光。你也許問這是真打還是假打？真打！並且認真的練，後來童芷苓說：「剛和張先生認識，不好意思使勁的打。」張伐聽見了，嘆一口氣說：「幸虧在一開始就拍這一段」。他撫了撫自己的臉。

在這小佈景裏拍完了「夜店」裏有關「店」的場面，十月已經跟着完了，戲在「旅館」「開太師臥室」「夜店門口」這些佈景裏進行。同時來了「夜店」的厄運。

文華攝影場在徐家匯，從前聯華公司的舊地。從前那裏祇有這一家用馬達電的電影公司，現在却添了許多小的工廠。到了下午各家開足電力，於是方棚支持不住，保險絲慢慢的燒，白煙在冒。幾乎都是每天的五點鐘，保險絲斷了，電也斷了，水銀燈黯然無色。

水銀燈滅了，拍戲工作也祇能停了。怎麼辦？祇有等電重來。有一天上午九時開始拍戲，下午一時電斷了。從一時等起，一直到晚上九點才重見光明。那天下午雨，寒勁的北風，周璇石揮張伐都坐在又黑又冷的屋子裏，無聊的等待着，電影演員首先要對這虛無的「無聊」作戰的耐心。在又黑又冷之後，他們還會說句笑話：「我們是最合理的制度：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其實這八小時和「電」刑也差不多了。

戲在停電的隙縫裏進行，一小段，一小段。可是絕不能為這個就偷工減料的馬虎起來，這是一段常有的故

事！

佈景：「夜店」前，通告：上午十時，開拍下午二時，劇：童芷苓演的賽觀音走回家來，她的姘夫給她一包毒藥，她猶疑着，還是接收了。——很簡單不是？但願如此。

鏡頭由遠而推近，攝影機放在一架車上，車放在兩條木軌上。木軌上有鋼片使車循着軌走，但是鋼片不太直，車走的不穩，於是鋼片上黏上長長的橡皮膠，試一試，開拍。

導演叫「預備」，「開麥拉」，車走了，忽然在橡皮膠兩條接縫處，車輕微的一動。拍戲停止，重來。這術語叫「NG」。

車上橡皮膠重新貼了，又是「預備」，「開麥拉」！全場靜了，車推了，不知怎麼一回事，馬達自己停了。完，又是NG。

第三次，「預備」「開麥拉」車又推了。馬達走的也很勻，沒有事，幾乎拍好了。一個參觀者咳了一聲嗽，這是有聲電影，先生！完結，第三次NG！

第四次，一切順利，馬達自動不開，老戲重唱，NG！

沒有一個人嘆氣，沒有一個人氣得瞪腳，在中國薄弱的電影技術中，要優秀的成績非面對這貧乏的技術作戰。於是第五次，「開麥拉」，馬達響了，一切順利，OK！一個鏡頭三小時。

NG，OK；停電，拍戲。就這樣工作在進行着！

一個鏡頭，一個鏡頭。佈景搭了再拍，拍了再拆。「夜店門口」「醉八仙酒店」「監獄」「鐵店」「土坪」一個一個拍下去，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直到十二月底才完成全部的工作。

這一部衣衫襤褸全部夜景的中國文藝電影在剪接，配樂之後，印成拷貝就可以上映了。你坐在每天映着不同喜怒哀樂故事的銀幕下會知道它們是怎麼樣經過喜怒哀樂而拍成嗎？攝影廠裏故事也說不完，正像人生裏的故事一樣說不完。

# 萬利藥房

(各國) (良藥) (日夜) (配方)

華龍路七十七號

電話八八一四四

# 情鑄

· 牧 歌 ·



我在閩浙山地流浪過有一段時期，說起閩浙三千里起伏連綿的山地，在我們江南慣於水居的人，關於那些山與山相接，幽徑與幽徑相連的地方，自然好作久遠的遐想。雖說我並不是一個旅行者，或者是民族或言語學家爲着成就自己的學業，而不辭辛勞去探問真實的鄉情，但是我究竟也走遍那羣山起伏的閩浙的山地了，自然，關於那些山地，些許的風俗人情的異情；我也知道。

有一個秋天，山上的楓葉爲一夜的秋風所吹紅，我從一個山城繼續我的流浪去另一個山城，這中間就有三百里光景的路。關於山的感情，我要說的話並不多，就如一個航海的人，他能說海的感情的話並不多一樣。其實山與海的感情一樣，多變得不可捉摸。

我每每揀一個和晴的日子作爲我的旅日，至少對於旅人是一種方便，但是山的感情是不可捉摸，

驟然一團熱，四山輕雷互鳴，接着就大雨滿山，溪澗里的水也就霍霍地流了。

於是我的旅程就被阻在一個小小的山村上，這山村在高山之上，好容易我才找到了一個山店，所謂山店；自然並不是都市里的客棧或旅館，只是一間小小破陋的屋子，原先應該是住宅，因爲這一路的旅客或如我這般的流浪人多了，鄉下人有點眼光的，也說托人寫一塊木牌：「××小棧」，做起生意也，也可以賺一筆錢的。

我就在這樣的一個「××小棧」被雨所阻隔下來，在這種山店，又在這山雨不停的高山上，於一個流浪人，自然感觸是無限的。在都市的旅館住得寂寞的時候，有人也許會想到我個朋友談談天解解悶吧！自然在山店是找不到什麼朋友的，而且這店主是個上年紀的老嫗，於招待旅客除了必要的招呼外，並不多說一句廢話，這也合我的脾氣，我在這





種情形之下，憑窗聽雨，也是一種享受。

說起來這山店也是一個好地方，窗開得大大的，向着山谷，霧和雲湧遊着，把背後的山就遮住了，在山上望這雨景，就鬚鬢在船艙里望霧海。

然而寂寞依然是不免的，怎樣遣走寂寞呢？自得找人來談談了。

於是我把隔壁一位旅客請過來坐憩，在山村這種小棧里要找個人談說談說，並不能說是一件冒昧事。

「鄉里，抽根烟，」我把烟送到我客人的面前，我的客人不習客套豪爽地把烟接了去，自然點火這一節他也是異常豪爽的。

「上那兒去發財？」我把自己的烟點上。

「回家去看看家人，」他抽口烟：

「府上在——？」

「××。」

「那邊的情形？」

「你是說……？」

「風俗人情。」我的客人猛的抽了口烟，就說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 ★

我自己的故事，但是也是鄉間的事情，有趣得很。

是那一年的事我一時也記不得了，數上數落也不過是十來年的事，那一年我剛從中學畢業回到

家里去。剛恰家鄉發生一件事，整個村子就動盪了起來。

也許你會聽說過福建人好鬥這倒一點也不假，那一回，也是做這麼一齣戲，原因很簡單，簡單得簡直是笑話，韓村的羊踏進我們姜山的草地，兩村的孩子就一聲吵罵，隔天就動火。自然比起現在這一場世界大戰是不值一提的，但是說來也駭人，小小的兩個村莊，相距也不過是一條小橋動起火來也就很認真，槍也來，刀也來，老老少少一起在山岬里併命，這樣的一戰，全村人什麼農事都停下，一心一意打仗，打到對方豎白旗投降為至。

然而福建佬究竟大家都是福建佬，三天的戰鬥過去了，我們姜山死了一個創了兩個。韓村方面的死傷情形就不大明瞭，想來死傷自然是免不了的。在第四天的傍晚，天暗下去，槍聲也繼之而停了，兩村的婦女提高了尖的聲音隔河對罵，互相以最惡毒的話來對罵，也罵了有個把鐘頭，嗓子不如先前那麼清楚了，但是罵的話却愈來愈毒。守在我們姜村碉堡里的是一位老人，整日的戰鬥使他有點倦了，而且年紀大了，戰鬥的心却還不會老。夜幕從四山垂下來，鄉村的田莊在他的眼前模糊下去，「老了，真是老了，不中用了，」他啣了幾句，就坐下來，花了眼睛，這之後隔了並不久，碉堡邊一陣子彈擲起，把這老年人驚醒，老年人摸着自己的槍，還不會提起槍，就被一聲聲音所喊住。



「舉起手來！」  
老年人並沒有服從命令，却提起槍就朝着他的敵人放，這一個不幸的動作產生了可怕的結果，在他槍剛舉起的時候，一顆子彈就從他的敵人的槍筒里飛出，穿進了右肺葉的下葉，老年人立時就倒下他自己原來的地方，當他漸次清醒時，他喘着急氣，睜開來看，有一個人正在為他摩挲，他有點不相信他的眼睛，站在他面前的是他自己的女塔。

「你是誰？」

「是我，親家公。」

「是你，呵……」老年人徒然傷心起來，滲出了眼淚。

「是我，親家公，你怎樣？你好了一點沒有？」這年青的敵人跪倒在老年人的膝下，在求他的長輩原諒他做了這可怕的事。

老年人就更加傷心起來，但也就更加清醒起來：「你留在這里幹什麼？還不走你的？」

年青的敵人跪在老年人的旁邊，懺悔地哭了。

「走，快走！」

「我走了，你一個人，……」

「別管我！」

「我是你的女塔……」

於是兩人就號淘大哭起來，老年人喘一會急氣，又暈眩過去，年青的敵人抱起他的親家公，吻吻他微下去的鼻息，他就流下淚，提起槍，回過頭來

走。「口令！」

這年青的敵人呆了呆，舉起手，他投降了。

這一段事就引起了我的那段故事，但在說我的故事以前，關於我們的鄉間的風俗人情，我還得說一說。也可以說這就是我們這古老中國的特徵，新的並不會接受過來，遊獵民族時代的野性還保存着，但是最奇怪是儒家的讀書尊儒的精神也深入民間。在我們鄉下，每逢戰鬥開始後，兩村的讀書人，可以坐着轎子到他本村所屬的敵村去，敵村的豪富得接待他，供他衣食，給他付轎子錢，向他懺悔他們引起這不愉快的戰爭。我就以一個儒人的資格我也坐了轎子到韓村去。我為豪華的一家主人所接待下來，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他欠身來給我引上上座，自然，我也歎虛讓座，終於我坐在主人的一下座。

「聽說蕭先生剛從外埠讀書回來？」

「回來也來一些時候了。」

「外埠是什麼地方？」

「上海。」

「呵！」我的主人忽然大悟，「是上海，一定是大地方。」

「地方很大，什麼都有。」

「當然，當然，大地方當然什麼都有，」我的主人叫僕人敬水烟，「聽說上海外國人很不少。」

「唔，」我點點頭。



關於上海這番談話過去了，主人就把我引見他的家園，並引我一看他給我預備好的房間。

一切都非常如意。

晚飯的時候，我也歉讓地坐到主人的左下座，主人一一地爲我介紹他的一家人，我也都一一的認得了。飯間又談了一回關於上海的事。飯後，我們敘在花園里，我們談說這回不幸的戰爭，和老年人與他的女婿的事。

他們一家人全爲這個故事所感動，而這家人被感動之中，大孫女芝瑾感動得最甚。

「聽，又有槍聲！」芝瑾突然從感動中痛苦地說出來。我們細細地諦聽了一回，槍聲疏疏密密地擱了一回，又停下，夜變得異常慘涼。

「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呢？」她痛苦地問自己。

「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呢？」老主人喟然地嘆了

一口氣，向我問。

「我也是那麼去想，我去想，頂好有人出來和

解。」我說。大家又深深地沉默了一下。

「蕭先生去題題嗎？」老主人換了個題目說。

「早着，老伯伯你感到不舒服？」

「老了，一點兒風都受不得，我先走一步，芝瑾你陪蕭先生坐坐，你們都是讀書人，也談得來。

老主人就欠身欲走了，我站起來：

「好走，好走。」

「不要緊，請便。」

於是老主人一步遲一步地走了，他衰老的影子消落在黑暗里。

我們仍舊坐下來，靜默了好久，並沒有話說，似乎大家又待一聲槍聲來打破我們的寂寞。而一聲槍聲都沒有，她感受的困壓也許比我更重，終是她啓口說：「蕭先生，你覺得我祖父怎樣？」

我突然接到這麼一個冷不防的問題，竟使我啞口無語，我怎麼樣回答才是呢？只好含糊糊地說：「很好。」

「你也看得出來，」她欣然地說：「他是一個開通的人。」

「我看得出來。」我暗然歡喜地說。

「他讀過許多嚴復他們翻譯過來的書，他知道許多新的事情和新的理想，」她折下一根草放在手裏揉，「只是，他老了。」她把揉捏碎了的草擲在空中。

「但是有這把年紀的人，能接受西洋文明，也是不可多得。」

「我同意你的話，但是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他知道那些新的，接受那些新的，却不能實踐那些新的，比方這次這回事……」她提到這回事的時候就黯然神傷起來。

「你是說他可以出來和解？」我低低地問。

她點點頭：「他怕村里的人非難，所以他不敢出面，這正是他知而不行的地方。」



「這你也不能招怪他，中國是一個古老奇怪的國家。」

我不知道我這句話的效力這樣，這句話引導我們沉默在思想中，我們竟為這句話而沉痛，無語。

夜很寧靜，園子里微漏

進一線月亮的光，芭蕉樹中望去，前面是一欄矮竹籬笆，一種大概是喇叭花蔓攀在它上面。花園里飄散着花香，我在想：這麼一個好地方，能和平古居，那可多好。我回頭去看她，她坐在那里很優雅，她似乎心思重重，她在想我們古老奇怪的中國嗎？我想不出來。她久久才抬過頭來，觸着我的眼光，但她並不害羞，却反而覺得親熱。

「蕭先生讀過很多新書？」她問。

「讀過一點。」

「這次回來是因爲——」

「一則看看家里的人；一則是放了假。」

「下學——」

「還得回上海考大學。」



「那邊學校容不容易進！」

「你是進大學？」

「中學；我去年在廈門讀了高一，停了一年，家里住着沒意思，想出去讀書，上海中學堂總不少，不過隔了一年，把什麼都忘了。」

「溫一溫就得了，去上海讀書也不難，祇要家里放你出去。」

她聽了黯然微笑：「以後還得請教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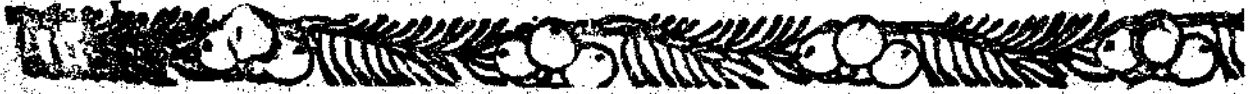
「別客氣，不懂的地方大家討論討論。」

我回頭去看她。

月亮爬上樹上了，好一片月光，夜是異常美。

我們賞了一回月亮，就盡興而歸，我

回到主人給我打掃好小小幽緻的房間，這房間在桐油燈盡的微光中顯得更加古香。月光從古式的窗棧撒進來，我的心就溶化在這優美的夜里了。這個夜帶給我太多的幸福，但是這個夜是苦難的。我知道



在韓村和姜山的碉堡上。這時分還守着放哨的「兵」。他們此刻的心是怎樣？他們望着月亮，他們在想着自己的愛情，自家的家，或是可怕的戰爭呢？

自然我不能這問題痛苦，我索性吹熄了燈盞。月光在屋子裏顯得更優麗，我帶着又甜又苦的心意入了夢鄉。

清早我就醒在晨光里，窗前的山頭滿是紅雲，這村莊多麼美，在都市望不見天空的街洞里住久了，望見了這個晨光的畫面，真的會感動得醉倒。

一陣腳步聲里夾着一聲槍聲，在那一瞬我真形容不出我有什麼驚喜又痛苦的感情，芝瑾的臉探進來說：「蕭先生，早。」

「早。」

「外面又有槍聲。」她說，她的臉顯得非常痛苦，晨光照在她的臉上，很潤，但是她有一雙憂鬱的大眼睛。

「又開火了。」我說。

「聽說昨天死了好幾個人。」

「可不知道是誰？」

「就是嘛，不知打到那天為止，一點點小事體就鬧得這樣兇……」她痛苦地說，但突然她從痛苦中解救出來：「呵，我去給你催面水，」掉頭。她就走了。

早飯後她來到我的窗口，問：

「蕭先生不到我那邊去坐坐。」

「生頭客人怎樣好進小姐的閨房？」我說。  
「蕭先生你……」她第一次羞紅了臉，（也許有點生氣），「不要緊，不是你早飯時說借幾本書看看嗎？」

「我就來，你等我？」

「唔。」她點點頭，站在窗。

穿過一條迴廊，我們就到了她的房，她的房間佈置得很古麗，看這房子的佈置，不會相信住在這屋子的人是一個知書達禮的新女子。桌邊有一架四格的書櫃，她把書櫃的玻璃門開了，讓我揀。

新的小說她有很多，子夜，倪煥之，滅亡，新生，魯男子……

「你歡喜看小說？」

「唔。」她應了一聲，一邊移身到桌上倒茶。

「你覺得這些小說怎樣？」

「他們教我知道很多東西，」她把茶端給我：

「請用茶。」

「謝謝，」我接過茶，「書都是你自己的？」

她點點頭，「你也歡喜看小說？」

「是的，這些我都讀過。」

「現在有沒有新出的？我有一位同學在廈門，

新的書，我總叫她寄來，這沒有寄來過。」

「有幾本俄國的譯本寫得很好。」

「真的！」她歡喜得幾乎跳起來，但是立刻她似乎是意識到她的高興有點過度，她停了一停說：



「在上海就好。」

「不是你說你要去上海進學堂？」

「想是那麼想，可是，誰說得定家里是不是走得開。」

我似乎很難接得上她的話，就故意一味專心翻閱她的藏書，她也沉思了一回，說：

「你讀過『爲了自由與知識的緣故』沒有？」

「一本小冊子？巴金譯，我讀過。」

「那故事很動人。」她說，聲音放得沉默的。

「你歡喜那一類故事！」

她點頭：「十九世紀末葉的俄羅斯，和現在的中國情形差不多，」她自言自語地說，「你記得那個故事？」

「我讀那本小冊已經有一些日子，是不是說一個女孩爲了自由和知識的緣故，請她的同志，扮一個求婚人，請求女的父親允許他和他的女兒結婚，此後舉行一次假婚禮，女孩子就得離開家，到鄉間工作去，是嗎？」

她點點頭，她正想說一句話，却忽然換了一個主意，沒有說出來，含羞轉身到窗口，望向窗外並不說話。

這樣奇異的動作暗示以後發生的事，我察覺她的異常，就問：「怎麼事？」

她還是呆滯在那窗前，白雲悠悠，使人插翼想飛，她准是在想飛了。

「你不舒服？」我關切地問。

「沒有，」她回過頭來，「只是，我有一個很要不得想頭。」

「你說，不要緊。」

她並不說，她緊了緊眉頭，她憂鬱的大眼睛又閃亮憂鬱的光。我第一次細細看她的臉，她的頭髮很美，她的頭一直垂到肩上，她的眉毛和睫毛都是很粗又黑，而她的臉却蒼白，又配上她那短短白項頸，一件合身的大紅旗袍，我望着她。我真說不出我心里在想些什麼，至少我覺得她美，她惹人愛。

「不要緊，你有什麼困難，是不是？」

「我在想，但是說了怕你招怪。」

「我不會，你爲什麼顧忌這麼多？」

「那我說了請你別生氣。」

我點點頭。

「我在想，」她握着一條小手帕，「你不怕麻煩，你帶我到上海去。」

「這並沒有什麼麻煩。」我確切地說。

「如果家里不讓我走，」她又停下躊躇了一回，「如果家里不讓我走，你……你幫我忙。」

「像那個故事？」

「唔，我怕你不肯幫助。」她有點不好意思地點下了頭。

這倒給我決定不下，難道我可以做小說里別人想出來的奇蹟。她抬起頭來瞧出了我的神情，於是



她急忙改口說：

「我說嘛，這是一個要不得的想頭。」於是她  
很抱歉地退後兩步。

「如果家里真爲難你，這並沒有什麼不可。」  
我說。

「真的？」我高興地跑近我的身邊。

「自然是真的。」我說。

於是她歡喜得跳過來拉我的手，叫我一聲「同志。」

剛好這時候窗外傳一排槍聲，她緩緩地放下我的手說：「又打起來了，」於是她興奮後，她的眼睛又充滿了憂鬱。

這一件事第三天，在兩村戰爭還沒有停止的時候就開始了。我在她的祖父面前提出求婚的事，她祖父把她的孫女叫了來。芝瑾自然是應允了我的求婚，於是老祖父就笑着答應下來就：

「你們都是讀書人，現在時代是你們的了，你們的事你們自己決定，」他老人家就吹着了火，吸一口水烟。

這個消息很好就傳遍了韓村和姜山兩地方，大家都很驚異又好奇。這，老人家坐轎到我家裏去，一方面和我的家父談說這件婚事，另一方面他也和解了兩村的戰事，頓時兩村人歡騰起來，戰爭立刻就停了。說來可不是笑話，我們鄉下的人，他們的感情完全是直線式的。

婚禮進行得非常熱鬧，兩村的紳士都聚在一堂，彷彿從來不曾有過戰爭一樣。

我們假婚以後不過半月，我們就到上海去，她高中畢業時我伴她回家，我們又在家鄉住了兩個月假期，當秋初來臨學校將開學我又要回上海時。我們又在她的閨房里談話，那時我們已經有了兩年深切的友情，而且是真正的相愛了。

「我忽然想起一個要不得的想頭。」我說。  
她忽地笑着問：「什麼？」

「我們兩年前那回假婚禮。」

「但是現在我們相處很好，」她說。

「誰說得韓村和姜山永保和平？」

「會，」她想了想說：「說是打仗了，不要緊我們都是知識份子。」

「你這樣自私！」

於是大家笑起來，「拉拉手」我拉起她的手。

「再會。」

畢業後我把她從鄉下接到上海去，同居六七年來生活相處真好，奇不奇，這麼有趣的一回事。

我的客人把他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他重又點上一烟。

「天黑了，下面一塊兒用飯？」

我就跟着我客人去用飯，屋外雨聲還在滴漏。我突然想到明天的旅程。



# 失與得

奈爾遜

週末已過，自格貝回到城裏去了，心緒不寧，並且奇怪地異常不快活，好幾次他覺得似乎是失去了什麼似的，有時候他又在他腦際中徘徊，有如一縷日光，欲在雲叢中穿過一可能之罅隙，使他又像得到些什麼。

無精打彩的打開了他的旅行手提皮包，對照下一週末旅行時所放置於手提皮包內所有東西的一張單子，那張單子是貼在手提皮包裏面夾層上的，每件東西都在那兒，從髮刷起到晚禮服止，但是若有所失的感覺仍然圍困着他，他再次查看這張表以及他的東西，沒有一件東西缺少；驟然一個靈感來到他的腦中使他知道了他遺失的是什麼。

「啊！」他像得着安慰而長歎一聲，「那一定是的，我立刻寫信給我旅館女主人，向她要回來」。

主意既定，立即實行，就坐在寫字檯寫着：  
親愛的宜爾登夫人：

自我從一生中永不能忘懷的一串黃金時間——在海峯的兩天，回來以後，我發現像一般普通旅客之通常習慣一樣，我覺得至少遺失一樣我所有的東西，牠是對我具有價值的，在別人也許是無所謂，但是我却不能少了牠；那是我的心，假使僥倖你能尋到牠，若是對你無用，可否請你善意的，在最近的不久，還給我？或者幸運地，你覺得牠有保存的價值，請告訴我，可以讓我知她究竟是被你保存着，或是已經被遺棄到別處，我祇有牠一個，並且牠也從未脫離過我的保管。

你忠誠的：白格貝

## 文房四寶



潘壽康

紙

前秦王嘉的「拾遺記」說，任末讀書，看到合意的詞句，往往抄在衣裳上，或隨手題在扉屏上。曹魏以前，紙還沒有發明，寫字用竹簡或帛，帛的價錢貴，用的人很少，但即就竹簡，家貧的人也不容易辦到，所以隨處書寫。

後漢蔡倫，用竹皮、麻頭、爛布等做紙，這在文化界創了一個新紀元。但當時紙剛發明，價錢很貴，并不怎樣流行。到了東晉，紙才漸漸普遍起來。

但唐代以前的紙，質地很粗，且帶有濃重的灰性，寫字作畫，容易濺污。當時的書畫家，為使紙面平滑，習慣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把紙糊過，然後疊捲在木桿上，用椎輕敲，這樣，灰性便可以退落，紙質堅平。

唐代的女人，書信往還，流行一種印着圖案的書箋，這種書箋花樣很多，



信寄走後的第二天早晨，白格貝在早餐桌上碟子派下看到一封顏色鮮麗的信封，上面印着海峯郵局的郵戳，熟悉的筆跡，正是旅館女主人寫的，急切的，撕開信封，信上寫着：

親愛的白格貝：

你們男人是多麼粗心呀！在過去的十天中，我旅館裏至少發生與你所說的相像事情有十件之多，在這麼多各種不同的數目中，我難以確定那一個是你的，有些已經是破碎不堪，也有些是敗壞到不可收拾的，祇有一個，我可以稱牠為最美的一個，每樣都合乎的理想，我希望那是你的，你不能趕快來一次，和我一同認辨；我將駕汽車過浪頂車站等你所乘十二點一刻的那班火車。

親愛的白格貝，我知道在人體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以我的一顆寄給你，暫時代替你的那個，你可以暫且代管，直到你得到自己的。

永遠忠實的：宣爾登

附啓：假使你是乘十二點一刻的車，請拍個電報給我。

十分鐘後，有一快電拍發如下：

「宣爾登夫人，海峯，長島。」

沒有時間將乘十二點一刻的車，我現在正乘九點另五分的車。

白格貝

俠盜魯平探案新集

# 活捉

孫了紅著

來函預約八折優待

當時最著名的有所謂「衍波箋」，「浣花箋」，可惜後代已失傳了。晚唐女詩人薛濤，暮年隱居成都，建築了一座吟詩樓，就井染製深紅的紙箋，以寫她的小詩。這種紙箋，後來收入「箋紙譜」裏，稱為「薛濤箋」。

現在，在元明人的書札中，還可以看到精妙絕倫的書箋。

## 筆

筆以浙江吳興製的為最佳，種類也很多，如兔毫、狼毫、羊毫、兼毫等，各有各的優點。

製筆的毫，以兔毫為上品。隋煬帝曾將滄州的兔三十只，蓄在揚州，規定飼兔的人，每年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次毫六兩，以製御筆。但南方的兔，毛很軟弱，不適宜製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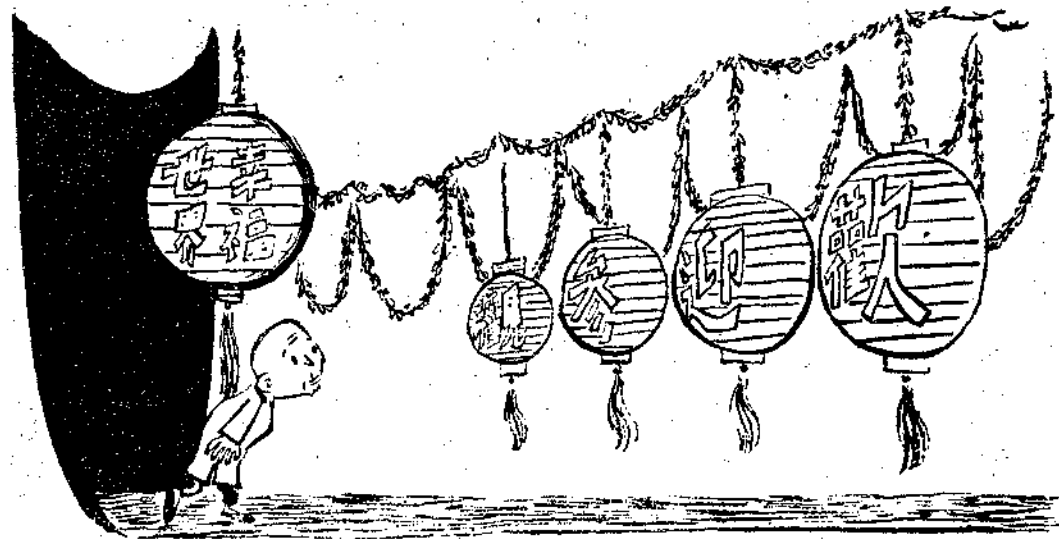
嶺南的曲江，有一種鷄毛筆，筆柱像錐柄般地粗圓，筆鋒柔軟，可抄細字。溪源鴨毛筆，用彩色的雉毛相同，十分美麗可愛。

在同一種毫中，有剛柔利鈍的不同，有人在每一枝筆中，選擇它那最健的兩三根毫，另製一種筆，叫做選毫的，極其耐用。

相傳趙松雪能够自己製筆，他拿千

# 幸福狂想曲

世界是一個人的理想的地方，在那裏，工人有工做，農夫有田種，作家不惱窮，有一份力量的發一份光，使幸福世界成一個光明燦爛的國土，它絕對歡迎別國人士來參觀。



百枝筆來試用，把其中比較優良的幾十枝折開，選擇它那最健的毫，迸作一枝，這種筆可用五六年。

## 墨

「筆陳如草，墨陳如寶」，這是說，攔置多年，脫掉火性的墨，是很寶貴的。

其實，陳墨并不一定好，祇要它取的烟細，製的精妙，如蘇東坡所說的「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便是上品。有些人講究古雅，喜歡用陳墨，但作起書畫來，却模糊滿紙，滲透不堪。因為墨過於陳舊，膠質大都脫落，磨起來祇是一團糟。

晉代以前的所謂墨，是漆加上黑色的液體。宋李孝貞的「墨譜」說，「晉代始燒黍為煙，和以松煤」，這才有塊狀的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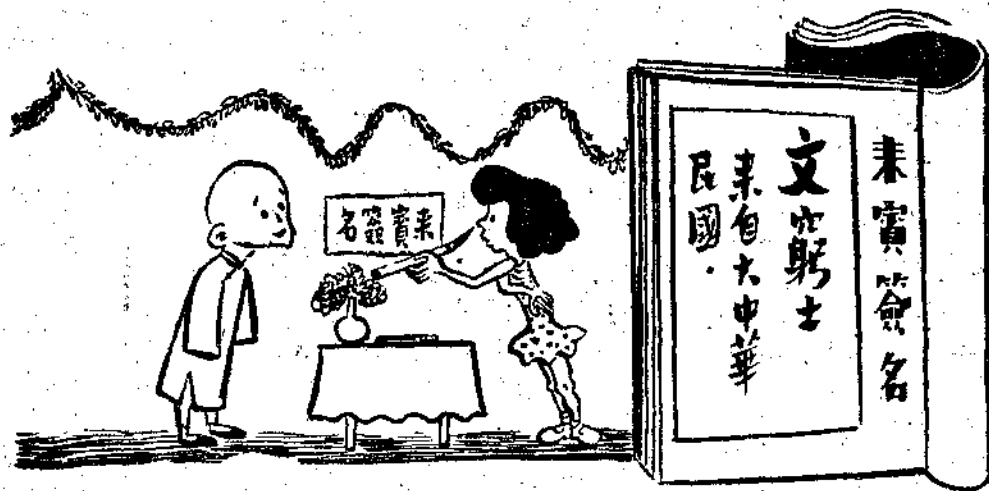
唐代初年，高麗進貢一種松焉墨，比當時國產的優良，這刺激了製墨方法的進步。宋代的張遇，便發明在油墨中加入麝香，叫做龍劑的，不但墨色光鮮，且香氣通人。但當時民間并不流行，祇是皇帝和士大夫的專用品。

## 硯

# 中央

## 第二節

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文窮士，爲了他身受了難言的苦痛，他要想看一看所謂「幸福世界」倒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於是她走到了幸福世界，簽了一個名：「文窮士。」



廣東德慶的端州，出產一種製硯的石，是硯石中最名貴的。唐宋以來，文人學士，都以得到它爲光榮，蘇東坡會稱它做寶石。

這種石硯，質理極其細潤光嫩，但容易發墨，并且不損傷筆毫。硯裏蓄水，夏天不易揮發，冬天也不結冰。

宋代文人陳恭尹，對於端硯的妙處，說得頗爲細緻：「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岩不知也。它硯，釀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岩則不然，玉肌膩滑，拊不留手，着水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態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它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岩常少於它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岩可免此病」。

石理細緻而易於發墨的，除端石而外，歙縣的龍尾，蘇州的蠶廊，漢宮的瓦當，魏晉的宮殿磚，松花江的砥石，都是製硯的佳品。

# 乩壇內幕

(下)

鳳茜

## • 司乩怎樣玩弄神 •

寫內幕文章的人必須是深入其間的老門檻，否則寫出來的會言而不實，語而不詳。尤其像乩壇的祕密，非此道中人雖明知其偽，但不熟悉內幕，沒有抓到充分證據，也難以落筆。所以聰明絕頂的像紀曉嵐，袁子才等人，也給扶乩騙得十分相信，奉為神明，載諸筆記。其實是他們自己門檻弗精的緣故。

當筆者年輕的時候，有幾個親戚，他們被扶乩迷得神昏顛倒，每天唸經拜佛，茹素扶乩。因此，筆者跟着他們，得上乩壇去參觀，只見香烟繚繞中，乩聲沙沙，這正是神仙降臨乩壇的開沙時候，筆者心知其偽，但不敢說出來。因壇中人神而明之，恭敬非凡，若說他們玩鬼把戲，豈不要給他們轟出來，斷了日後探祕的機會。但好奇之心，已勃然而發，決定要混入其間，調查他們的祕密了。於是，就假裝十分虔誠，跪拜上香，均依他們的規矩做去。結果收了我做弟子，但我最初請求做乩手，却遭他們拒絕，等請之再三，才允許試試看。這樣必須先齋戒六十天，跪誦黃庭經六十遍，否則不得習為乩手。和我同時學習的人，共有八九人，大家每天按時而去，跪拜之後，即叩木魚，誦黃庭經，功課做畢，再洗手學習扶乩，當初扶乩時，乩停着不動，扶乩久了，漸漸地開始在沙盤上打圈子，這樣天天打圈子，總打了幾萬個圈子，還是不見一個字劃出來。此時，我心裏更清楚其中虛偽，於是想出一個試探內幕的辦法，預備一探究竟。

等到六十天將期滿的時候，我故意用乩在沙盤上劃幾個字，再將劃出的字句，告訴舊乩手，他們見到我能夠扶出字來，當衆大讚我有「誠心」。所以得到神仙訓示。但等人散之後，這位值壇弟子，却我留在他的密室內，閉門而談，問我道：「剛才沙盤裏的字，是你手寫的吗？」我自然一口否認，說是神仙所寫。但他很相信我的話，對我說：「你不用騙我，是你手寫的。」

「你會做文章嗎？要做文言的。」再問我。

「我會做。」

「你會做古詩嗎？」

「我也在學做。」

「哦！……」他又想了一刻。「你誠心想做司乩？」

「是的，我十分誠心想做。」

「那你在神前得罰咒，不許對外面人說出乩壇的祕密，否則要遭雷擊！」

那我心裏想：只要他能把扶乩的門檻告訴我，要我罰咒也成，因為扶乩既是假的，那裏這神也是假的，神既是假，當然咒也不生效力。況且，我這時已讀物理學，知道雷擊只是物理現象而已，和人間起咒設誓，毫無關係，於是就照着他的話，跪在神龕前設誓了。

此後，他就把收爲心腹，將乩壇實情，全部告訴了我。並且，從明天起，我一變而爲這乩壇的守沙子化身，開始担任上手的司乩，下手由同學的人充任，但一切玩弄乩神把戲的權力，都操在上手掌中。於是，我任意賜名作文玩種種花樣，做下手的一點也不知其中巧妙。這時，我已不再誦經，常常假托仙侶，作詩消遣。

其實，這個時候，我是剛在學習做舊詩，寫出來的詩，實在十分不佳。但把它放在乩壇中，僞充神仙所作，大家見了都認爲不同凡響，甚至有些老學究們，還唱和一番呢！

這種事情，在清代筆記中，有很多記載，如某筆記中（書名已忘）所記李太白降乩，有人限他用九韭酒韻，請詠貓兒詩一首，仙乩即在沙盤上寫出一首絕詩道：「貓形似虎七八九，愛吃魚蝦不吃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盞酒。」這首詩讀來一無好處，但當時請詩的人，却佩服得五體投地，叩頭不已！且記這筆記的人，也大加讚賞，認爲是一首好詩。老實說，這和筆者當年玩弄扶乩時所作的東西，一樣的被認爲不同凡響呀！

筆者在乩壇上，有時興緻所至，也作幾個預言式謎語，當時大家在担憂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問將來大戰中，結果誰能戰勝，我就寫了「英雄美人」四字。他們又問「英雄美人」作何解釋，請乩神說明，於是我也來買個關子，在乩盤上寫道：「天機不可洩露。」但這個寓言，我自己也想不到的，居然被我猜中。英美兩國，真的在第二次大戰中得了勝利。

這種預言式謎語，有時會從乩壇中傳佈出來，流行市上，弄到家家知曉，人人猜疑的地步。若這預言沒有實現的話，不久即在市上漸漸被人遺忘了。但接着新的預言，也許繼之而興，再度流行，使不安定的社會中，人心惶惶，更見不安。但一旦預言被他猜中，果然實現了。那麼最初傳佈這預言的乩壇，被一般人們認爲靈驗非凡，而香火

大盛了。過去「木道人」的能紅極一時，就是靠這散佈種種預言，嚙頭而抓住了上海淪陷時期中不安民心，因之大施騙錢手段。

有時，扶乩中作預言式謎語，也含有政治意味的。如筆記中載會國藩在與太平軍作戰時，軍中無聊和幕僚戲作扶乩，有人問清軍作戰情況，沙盤中寫出。「賦優武修文」五字，會國藩看了，默然不響。不久，戰況報告傳到，果然是吃了敗仗。因賦字去武字邊旁，加上文字，即成「敗」字。於是大家都稱乩神有先見之明。但這個把戲，還不是扶乩的幕僚在搗鬼，他知道明諫會國藩，批評他作戰的錯誤，恐快引起會的不快，於是借著扶乩，宣露了他的意見。會國藩也是聰明人見了，就默然不響。但記筆記的那裏會理解個中玄妙，只是一味的說着扶乩的靈驗！

### • 扶乩的秘法。

扶乩的方式很多，最普通的是兩個人各扶左右兩翼，由下手將扶出的字，一個個讀出來，坐在旁邊的鈔諭人，逐字將他錄下。這種方式的扶乩，弊病大都出在上手，因上手的人，用右手扶乩，寫字比較容易。但法術精的下手，也能控制仙乩，寫出字來，這必須要會得用左手寫字的人，才能一獻其技。所以，乩壇上的上手，必是由圈內人担任。

另外一種扶乩法，是不用兩人扶乩，而將乩掛在樑上，一般善男信女，大家退出佛堂，關門片刻，則乩諭已經在乩盤或紙張上寫出來了。這種弊病，是出在隔室。在閉門時間內，早有人從隔室入內，在乩盤或紙張上寫了字後，再退入隔室。於是等開門後，大家歎為神奇！但這個辦法容易露出破綻，此法有的乩壇現在已放棄不用，而認為前法比較妥當。

到乩壇上去得久了，有的人會起懷疑心理，因之，扶乩的人要用種種法術，顯示神仙的威靈，使人信服，這種法術約可分下列五種：

(一) 擲乩法 乩手故意心神不定，扶乩時周轉不靈，或者誤報乩諭，或者錄諭屢誤，於是引起乩神大怒，擲乩壇外。這個戲法，明眼人最易看出他的破綻。因擲乩的力，若出於乩仙，則事前司乩當然一點也不知道。但他們的擲乩，必定先是司乩的手，向後退，再向前衝，好像我們擲東西一般。可是，當時站在壇前的觀衆，見乩仙發怒，早已驚駭得不知所措，像搗蒜一樣的叩首了。那裏會去注意到司乩的手的前後，所以雖有破綻也容易混了過去。

(二) 罰跪法 扶乩的人故意自犯壇規，或探得信徒中有蕘葷入壇，和作蔑神的話。於是在乩諭中立刻扶出，「某某入壇不敬，罰跪一炷香」，或是「跪誦黃庭經幾卷。」於是其他信徒，均皆駭服，以為神靈真能明察秋毫，

這樣信心更堅了。

(三)叩求失物法 這個戲法最笨拙，但最易使人信服。圈內人故意先將物件藏於某處，再求籤問卜，大索不得，這樣過了數天，使知道他失物的人衆多了，於是叩求乩仙，頃刻間諭出藏於某處，找之，果然尋到。這樣乩仙的神靈，必會喧騰市上，以達到騙錢施愚的手段。

(四)求詩求對法 司乩人預先作了一首詩，或是一副對，臨時呈稟求諭，並且以自己的題目限乩仙的題目，以已的韻脚，限乩仙的韻脚。果然乩盤中立刻諭出他所作的詩或對。使人無不驚奇乩仙的才捷，因而信其神驗。

(五)求書求畫法 求書求畫法，是乩壇廣告術的一種。壇中人當要收括鈔票時候，像九皇會，做保籙，和什麼「彈劫消災大會」等等，於是用自己的書畫，偽託是乩仙所作，聳動觀衆，以實觀他騙錢的目的。這法術，先在乩盤上用乩諭出定某月某日某某神仙憑乩作畫，或寫幾方遍額，幾丈大榜書等。使附近居民，皆知其事。在某日未到之前，司乩人在密室內閉門執乩，大練特練。到這天當衆表演，乩嘴換了枝毛筆，在白紙上寫字作畫。這時，觀衆雲集，那個不驚歎乩仙的神奇。從此，不信扶乩的也相信了，相信扶乩的更是堅信了。但乩仙所寫的字，從來沒有是正楷的，乩畫也從來沒有工筆的。大多是狂草之筆，因為狂草易遮掩，若是正楷工筆，那是容易被點破秘密。可是，扶乩有時也會受窘，若不懂得各種解窘的辦法，是不敢輕易扶錯的。因為一旦弄乩，情形的糟，真不堪設想的。

筆者在初任乩手的時，主持乩壇的人就傳段各種解窘法，現在把它公開出來。如乩手偶然忘記字句，想了好半天，沒有想出，乩在盤中轉轉的轉着圈子，於是諭道：「司乩心不虔敬，周轉不靈，吾去矣！」這樣就可渡過這危險場面。或者在等一會兒，想得下文，於是再假托寫守沙子繼續諭出。寫道：「剛才乩手不虔，某仙駕去，留得全文在此。……」如此一場窘事，又可輕輕帶過了。

在乩壇上頂討厭的就是一般喜歡問仙的人，如降乩的是個詩人，那麼向他請詩，若是歷史上人物，更會向他詢問當時事實，這種情形，在詢問的人，固然不是在做難乩手，但乩手常常會窮於應付，於是乩仙會得棄乩而遁走。再由守沙子出為解釋，這是餓鬼假冒的，或是某仙部下某人代表的等等，這種自圓其說的話，求問人當然一笑置之。若真要窮其究竟，那麼乩仙的是真是假，人們根本沒法看見，自然不能知道，可是，守沙子既是請仙的神，連他自己也看不見麼？也不辨別乩仙的真假麼？為什麼需要等他窮態畢露，逃遁之後，再去說穿他不是守沙仙本人呢？為什麼不在冒牌乩仙來的時候，就拒絕他降乩呢？若這樣探根問源，這自圓其說之話，就不攻自破。但是，一般求問人只是愚蠢的屈膝膜拜，信之過深，那裏會去想到這一層呢？(完)

## 絹

## 花

謝白

小蘭坐在床邊陪嘸嘸說話，已經有好半天了，她看得出嘸嘸喜歡她在這兒，她自己也不忍離去，每聽到風吹窗幔的聲音，她總是回過頭來，解辯似的說：「雨下大了，雨又下大了！」

紫榆

小蘭是個十三四歲

的女孩，生得很嬌小，很美，她起初和嘸嘸住在一所公寓裏，不到兩個月她隨着母親搬出去了，搬出以後，她還是常到這兒來，她難得碰到嘸嘸，但假如碰到的話，她總是不捨得回去的。

今天嘸嘸生病，她碰巧來了，外面下着雨，嘸嘸的弟妹還沒有回來，小菊也不在，房裏就只有她們倆。

「小蘭，檀兒跟我說你歌唱得好極了，怎麼不唱給我聽呢？」

「她瞎說的，姐姐——」她總是稱嘸嘸為姐姐——「是因為嫂嫂彈鋼琴，我隨着哼兩聲，哪兒好算唱？」

「你嫂嫂鋼琴彈得很好吧？」



「唔，好——的，」小蘭心不在焉的答，隨後微微的紅了臉，略帶靦腆的說：「其實我唱歌的時候，總是在想着你！」

嘸嘸微微的笑了，拉着她的手說：「怎麼跟我這麼好呢？我的弟妹們都不能像你一樣！」

小蘭把臉靠在她手上，說：「假如我是你的妹妹，你：

「我當然喜歡」，嘸嘸溫柔的說，「可是我的妹妹沒有你這麼幸福呢！啊，小蘭，告訴我，為什麼跟我這麼好？」

「為什麼？我不知道」，隨後她又擦擦嘴說：「問你自己吧！」

她說着不禁笑起來，嘸嘸也笑了，嘸嘸的臉燒得紅紅的，像月季的顏色，她的微笑裏略帶點愛嬌，小蘭看着她，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兩隻眼睛看呆了，她想要說話，又制住了自己。

嘸嘸有些不好意思，把她的手捏了一下說：「怎麼了？」

小蘭驚醒後，臉上現出心不在焉的微笑，她把手



從嚶嚶手裏抽出來，跑到窗口去，外面雨還下着，她把窗幔拉一拉好，背轉身來，窗幔的藍影包圍了她，她的臉色很嚴肅——那麼一種不可解的孩子氣的嚴肅。

她又回到牀邊來，坐下，問嚶嚶道：「姐姐，你知道——我哥哥和嫂嫂的故事嗎？」

嚶嚶有些奇怪，問她：「我哪兒會知道？你又沒有告訴過我。」

小蘭略微想了下說：「我的哥哥和嫂嫂從小就很好的，他們是同年，祇差一個月，在二十三歲那年，他們訂了婚，預備過一年就結婚。」

「啊？你哥哥，你倒是不大提起他的。」

「我告訴你，姐姐，他是個很聰明的人，嫂嫂對他真是一味癡心，所以他雖然很愛嫂嫂，總還顯得愛得不够……」

嚶嚶聽着不禁笑了，小蘭繼續說：

「果然，定婚不到四個月，哥哥認識了另一位小姐，很美的，我看見過她的照片，僅僅一張，不清楚，可是真迷人，哥哥說他愛她並不僅僅是爲了她美，他不知自己爲什麼那末着迷，他不否認他是迷戀着那位小姐的，嚶嚶看着她，不說話，小蘭繼續說下去，「那位小姐對他也很有情，可是據哥哥說，是那末蘊藉，那末優美，以致他更不能撒手了，這樣過了許多時候，那位小姐才曉得他是訂過婚的，於是她想法

子叫他不要太癡情，叫自己不要太軟弱，她強制自己與他疎遠，並且勸他回到嫂嫂身邊去，但哥哥並不聽她，其實也無可奈何，她儘管避着哥哥，但哥哥並不失望，後來她搬了家，而哥哥仍把她找到了，可是慢慢的，哥哥的婚期近了，嫂嫂生了病，背地裏閑話越來越多，那位小姐爲了使他斷念，走進另一種生活——一種哥哥最反對的生活，但哥哥仍然愛她，不過她看得出他的愛人是一天天地離他更遠了，他還是固執着這種絕望的愛——一次次絕望，又一次：從絕望中恢復過來，半年多難堪的日子，他病了，最後終於萬分痛苦的回到嫂嫂身邊來，結了婚，他對嫂嫂負疚，但不能真心愛她，嫂嫂還是跟從前一樣，多麼可憐的愛呀！據說那位小姐，心裏也非常痛苦的，她撇開了她的愛人，其實是撇開了她的幸福！」

她看見嚶嚶閉着眼睛，他還是往下說：

「一年多以後，哥哥去參加一種最危險的工作，嫂嫂留不住他，十幾年的愛情也留不住他，沒有多久就傳來了他的死訊，我記得嫂嫂當時哭得昏過去，她到這時才看到了哥哥的日記，她起初恨那位小姐的，可是從日記中認識了那位小姐，才知道錯怪她了，因此她更難受，那日記中還夾着一張照片，這照片嫂嫂一直是那麼珍惜，那麼珍惜的保存着，那時候，那位小姐只有十九歲——啊，姐姐，小蘭說到這兒突然停住了，「你爲什麼背過身去？姐姐，你不愛聽我說

嗎？」

「我——聽見的。」

小蘭嚴肅的立起來，探身瞧她，嘴裏輕輕的呼喚

着：

「姐姐！姐姐！」

嘸嘸不回答，小蘭突然伏在她牀上說，「啊：姐

姐，我不該跟你說這些的，我害你傷心了嗎？」

「噯，你說什麼呀？小蘭……」

「不要裝不懂了，姐姐，可是——我今天不是用

心來跟你說這個的，我不是想發掘什麼秘密，只因爲

我剛才看見你的笑容，突然想起了那張照片，多像呀

！我竟這麼糊塗，一直沒有想起來……啊，你，姐姐

，你也沒有想到我就是他的妹妹吧？」說到這兒她竟

哭了，伏在嘸嘸手上，繼續喃喃的說：「現在我證明

了這個猜測是對的，想起哥哥來，我不再怪他，正像

嫂嫂不怪你一樣，姐姐，我知道你是委曲的……」

嘸嘸輕聲的說，「噯，別這樣吧，小蘭……」

可是她的眼睛裏也迷漫了眼淚。

過了一會，小蘭突然驚慌的說：「你的手多涼呀

，姐姐，你冷嗎？啊，你的嘴唇這麼白……」

×

這天晚上，嘸嘸燒得很厲害，睡不好，小菊來給

她吃藥，弟妹們來看她，都只是朦朧的感覺到，正和

小時候生熱病的情形一樣，熱得難受，但老是有人來

給她蓋被……昏昏沉沉的在牀上翻騰了一夜，最後她發現小蘭又來了，真的，小蘭來了。

她穿着藍色的外衣，臉容很嚴肅，正像她昨天背向着窗幔時的神情，嘸嘸看着她，不說一句話，其實是說不出話來，小蘭走近兩步，一隻手挽着她，啊，她的手那麼冰涼，嘸嘸驚慌的向她看了，小蘭把一束花交給她，沉默的，又像是懇求的，嘸嘸接過了花，讓自己的手緊捏在小蘭冰冷的手裏，會意的，隨着她步出了房門……

小蘭走得快，幾乎無法跟隨，她一面走着，不時回過頭來望望，但她的臉上沒有笑容，風吹得很緊，嘸嘸必須時常閉上眼睛……慢慢的，她們走進了一片樹林，地上滿是雜草和落葉，很難走，嘸嘸有點累，心裏說不出的惆悵，黃昏使樹林黯淡蒼茫了，但小蘭却像雀子似的在樹林裏飛，而嘸嘸必須緊隨着她，這地方多陌生呀！涼風如水，嘸嘸心裏很急切，可是慢慢的，樹林更暗了，變成奇異的藍色，灰色……而小蘭在這裏面也就更不容易認清，她只是留心着小蘭腳上那雙白色的鞋子！……

最後她們走近了一所墓園，荒涼而寂寞，嘸嘸突然胆怯起來，後退了，可是小蘭又用手挽住了她，還是那麼冰涼的手，嘸嘸被她攙挽着，無可奈何的走了進去……

小蘭老是沉默着，她先去獻了花，隨後，背過臉

來看着嘸嘸，但嘸嘸是那麼躊躇……於是，突然的，小蘭跑過來，伏在她身上，緊緊的摟着她，她，一直很嚴肅的臉上，現在掛滿了眼淚，嘸嘸軟化了，她最後捧起那一束花，遮住自己的臉……

透過花光淚影，看着那荒涼的墳塚，那彷彿要迎風逝去的雁來紅，嘸嘸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傷，又是說不出的害羞，似乎自己的心靈裸露了——她現在正站在「他」跟前呢！她的臉不曉得多麼蒼白，頭髮多麼亂！

許久之後，她俯下身來，似乎一種莊嚴的感情，把她的羞怯驅散了，她雙手捧着花，嘴裏喃喃的禱告着……可是猛然間，她發現那束花被風吹去了，再看，那墳塚已經不見，變了一泓黝黑的池沼，飄蕭的雁來紅，也變成黃綠色的秋草，滿園落葉紛紛的飛舞着，啊，這是一所多麼荒涼，多麼可怕的園子！風越吹越緊了，她回過頭來找小蘭，正當這時候，她看見小蘭化成一隻鴿子，衝開那藍色的暮靄飛去了，她惶急無依的喊着：「小蘭！小蘭！」

可是她驚醒了，窗外正現出一片灰白的黎明。

嘸嘸繃緊了眉頭，心裏亂紛紛的，聽聽看，房裏一點聲音都沒有，一種奇異的疲乏，重又使她入睡了。

她覺得彷彿自己正在參加一個婚禮，心裏萬分悲戚的看著牧師為那對新夫婦證婚，禮廳裏賓客很多，

很熱鬧，每個人都顯得那麼歡喜，只有她自己孤單狼狽的坐在那兒，落魄到沒有人理睬，她真想悄悄的走出去，但她沒有這樣做……這時新郎和新娘已經走下來了，大家歡躍的用新總往他們身上拋，小蘭也穿着禮服，微笑的走在新娘後面，啊，她看見嘸嘸了，但祇是那麼不經意的一笑，臉上沒有一點同情的表示，嘸嘸心裏更難受，她正茫然的站在那兒，忽然看見新郎把新娘撇下了——難堪的撇下了她，向着自己走來，嘸嘸沒有料到，驚慌的往後退，可是那個新郎還是緊追不捨的追過來……禮廳裏秩序亂了，大家紛紛攘攘的呼喊着，嘸嘸心裏又是羞，又是急，死命的往後躲，可是紛紛擁的人羣阻住了她，眼看着她就要被那個不講理的人擁抱了，嘸嘸用手來推拒他，窘急哀求的喊着：「噯，你不能這樣，你不能……」

睜開眼睛一看，小菊正在給她蓋被，原來又是一個夢，啊，多麼荒唐，多麼荒唐呀！

嘸嘸決定把這些紛亂的心思收拾起來，好好的睡一會，她覺得很熱，等小菊出去以後，重又把上面的那層夾被推開了！

許久許久，她老是睡不着，可是慢慢的，她聽到一陣悽靡的音樂，彷彿前面就有一扇門，於是她推門進去，那是一間重帷深下的客室，一個女子在彈鋼琴——那麼神往的浸沉在音樂中，嘸嘸就站在背後聽她，一曲完畢後，那個女子才發現了嘸嘸，於是反身立

起，臉色徒然蒼白的：「是——你！」  
 嘸嘸想不出一個合適的答覆，躊躇着，那女子又問了：

「來看他嗎？你不知道他已經——？」

「不，我只是來探望你！」

「來探望我？還是來炫耀你的勝利？」

「啊，我沒有勝利，也不想勝利，你知道的！」

「但我如今的命運是你造成的，你想否認？」

「那——」嘸嘸為難的說：「因為我起初不知道

，我知道以後，就勸他，勸他回到你身邊來……」

「這表示你的慷慨，你的好心，小姐——證明你的勝利以後，再釋放你的俘虜！」

「啊，不，我只是逃避，狼狽的逃避，為的成全你們倆！」

「可是他的心在你手裏，他回來了——但只是個負心人：你禁錮了他的愛，你剝奪了他妻子的幸福，而你說成全！」

「啊，你要我怎樣呢？你責備得我多嚴厲！」

「但我們的幸福被毀壞得多殘酷！」

「殘酷，這不會是指我吧？」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責任！」

「啊，你！你一點都不諒解我嗎？」嘸嘸說着，

滿心的委曲，「你一點都不想到我的苦處，起初，我

不知道他訂過婚，他沒有對我說起，旁人也沒有對我

說起，我想不到，可是自從我知道以後，我就勸他，苦苦的勸他，叫他不要負情，我逃避他，使他失望，拒絕他，給他難堪，我說一切他不愛聽的話，做一些他不喜歡我做的事……而這，無非是爲了叫他早一點回到你身邊來，我過着違心的生活，我的悲苦對誰去說？沒有人顧念，甚至自己都不顧念，我倒是滿心誇耀着這種可憐的犧牲呢！而我的犧牲，到現在，祇換來你的責備！你……」嘸嘸說到這兒，就低下了頭。

「可是一切——你想想看看由你造成的可憐的犧牲者。」

「你還是這樣說？啊，你正接受我的同情？」

「我無意接受，小姐，當我知道同情我的人，也祇是今日委曲的人，她只能給我帶來更多的委曲！」

「你的意思是？我應該離開這兒了？」

「讓我想問你一句話，小姐，」她的臉色突然溫和起來，「你過去很愛他嗎？」

「啊，不要問我這個！」

「爲什麼呢？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很愛她？」

「我不回答你！」

「假如你不愛他，你一定爽快的說了，那麼你是很愛他的？」

「哦，我跟你說過了，我不接受你的問題！」  
「可是我一定要你說，小姐，你是不是很愛他？  
你是不是——？」

「不，啊，你不能逼我，你不能這樣逼我！」

囑囑驚醒了，但出乎她意外的，小蘭正站在牀跟前，手裏捧着一束花——是不是夢裏的花呢？可是天晴了，窗幔低垂着，從那兒透進白色的，薄薄的陽光，小蘭的臉一半就照在陽光裏，一半爲花影所遮蔽，微笑着，純潔，快活，明朗，似乎夢中的一切陰霾都被吹散了，囑囑看着她，有一種軟軟的，蘇醒的喜悅：「醒了？姐姐？」小蘭喜歡的，親密的說。

「唔，小蘭，你在這兒？」

「我特地請了假來看你，」她隨即把手輕輕的放在囑囑前額上，說：「唔，不大燒了，昨晚睡得好嗎？」

「還好……」

小蘭突然俯下身來，微笑着說：「姐姐，你知道嗎？嫂嫂剛才來看過你的。」

「是嫂嫂？」小蘭笑着說，「她今天搭船離開這兒，特意趕早半個鐘頭來看你，你睡得正好，她等了半天才去的。」

「怎麼不喊醒我呢？小蘭？」囑囑着急的說。  
「她不讓我喊你，她說能够看見你，覺得很幸運。」

，她誠心的爲你祝福，這束花——」，小蘭捧起那束花來，「是她揀了許久才揀定的，她說希望它能够勉強代表你的美，或者表示她一點敬意。」

「啊，謝謝她……」囑囑一時竟說不出旁的話來

小蘭把花捧近一點，一股溫馨的香氣散佈開來，那花兒開得正好，約模祇有八分模樣，上面還染有瑩瑩的露滴，囑囑看了一會，突然像小孩子似的靠近小蘭說：

「小蘭，你們對我這麼好！」

這時候小菊進來了，她拿藥來給囑囑吃。

這一次小病，使囑囑回味了一下舊日的感情，她已經有多少時候不想起這些了！雖然是淒涼的，但到底還是甜美的，她覺得她心裏似乎增添了一點溫暖，破除了一點單調，可是慢慢的，當她好起來，不能再躲在家裏休息，所謂職業的生活，在向她招喚，當她走進那紅朦朧的燈光，走進那歌舞的旋律，當她像散花天女似的播散着她的歌聲時，她彷彿老是看見小蘭，微笑着，手裏捧着一束花——時光在悄悄的逝過去，風雨陰晴，朝朝暮暮，一切又顯得遠了，啊，小蘭，怎麼你臉上的微笑模糊了呢？那些花，它們已不再是露水瑩瑩的，它們已失去了香味……看清楚點吧，囑囑！那祇是一束絹製的花，美，可是沒有生命！

# 尋夢桂林

介紹勝名地各 · 永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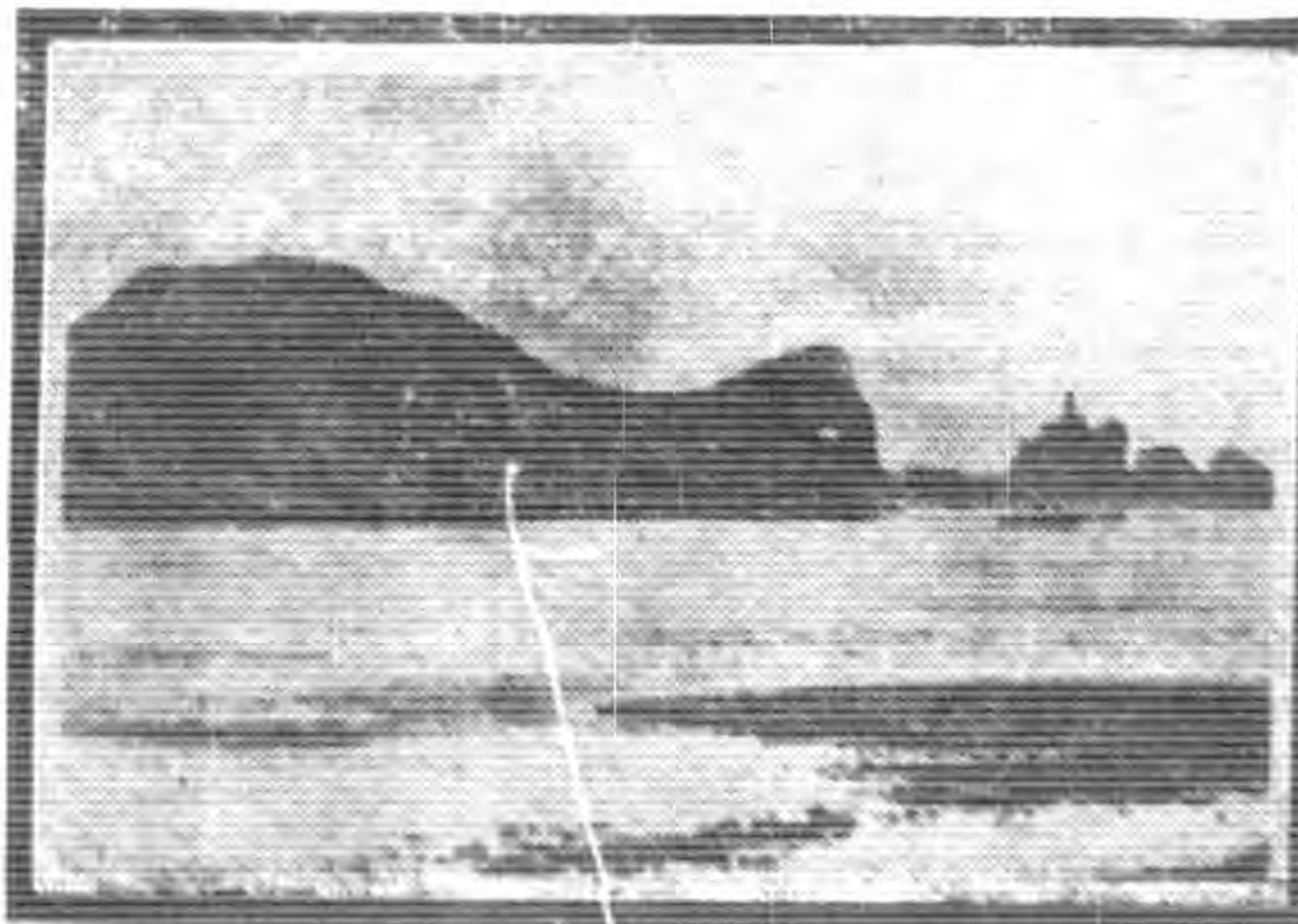
「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話對於你大概不致陌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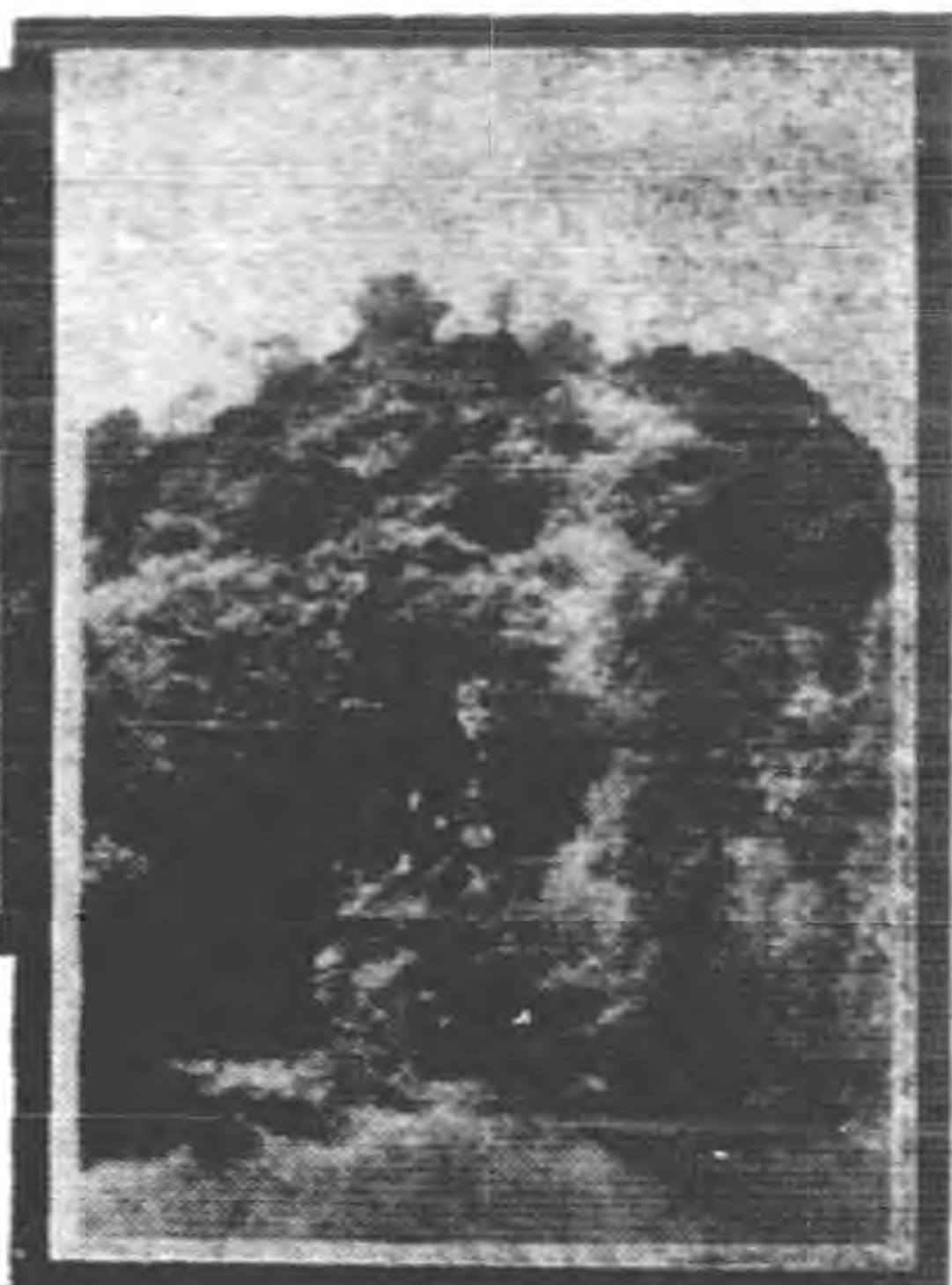
在那水光嵐影中，鳥語花香裏，不知風魔了多少騷人墨客，曾展過遊屐的人們，能不縈迴那些古樸幽雅的景物於腦際嗎！

巍峨的山峯，悠悠的江水，它能使你「欲辨忘言」，尤其是在桂子飄香的季節，或者子規啼紅的暮春，大自然的美景曾吸引了成千萬的遊客，一年復一年，一代復一代，青山依舊，碧水長流，人事的滄桑，並不使大自然減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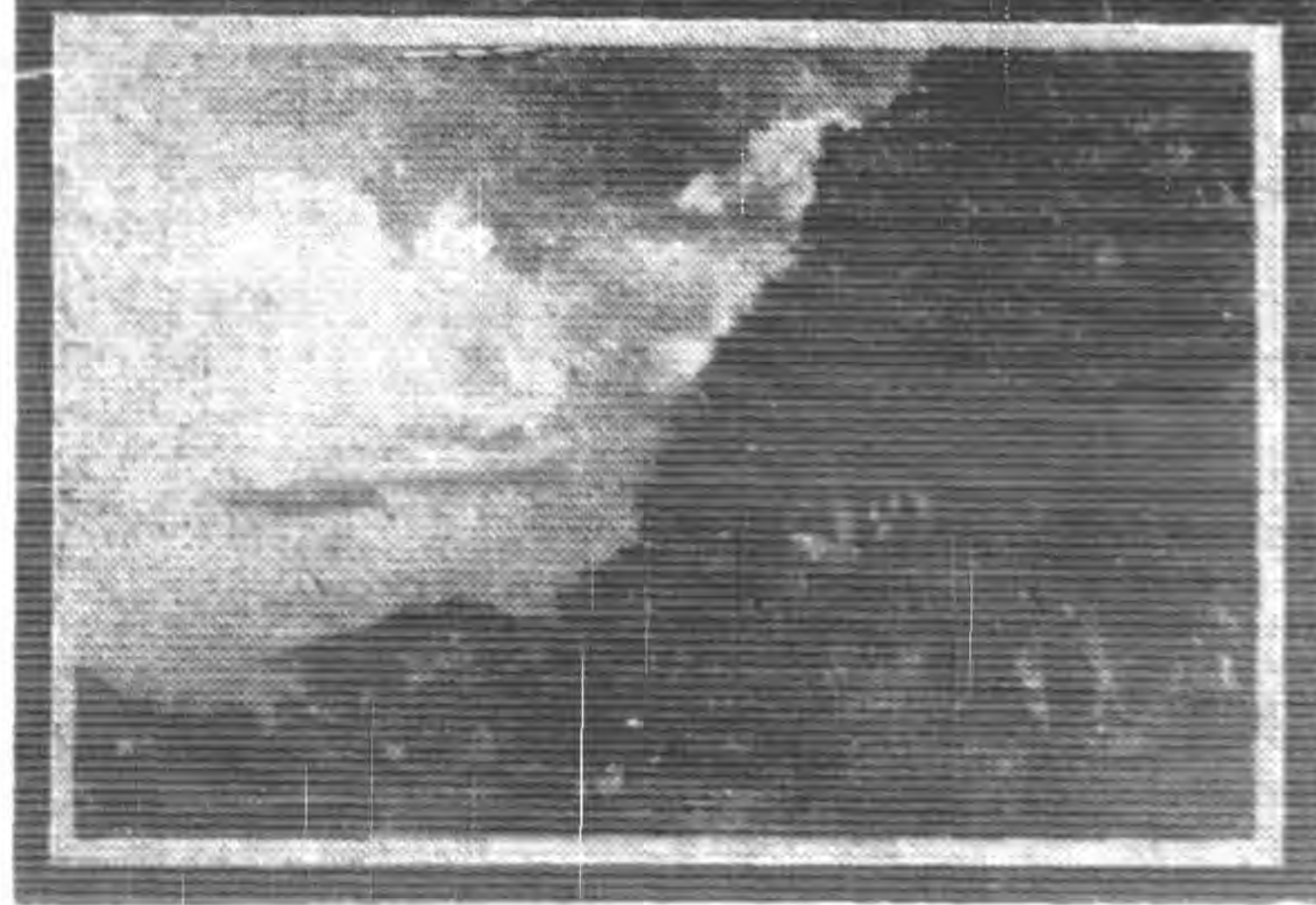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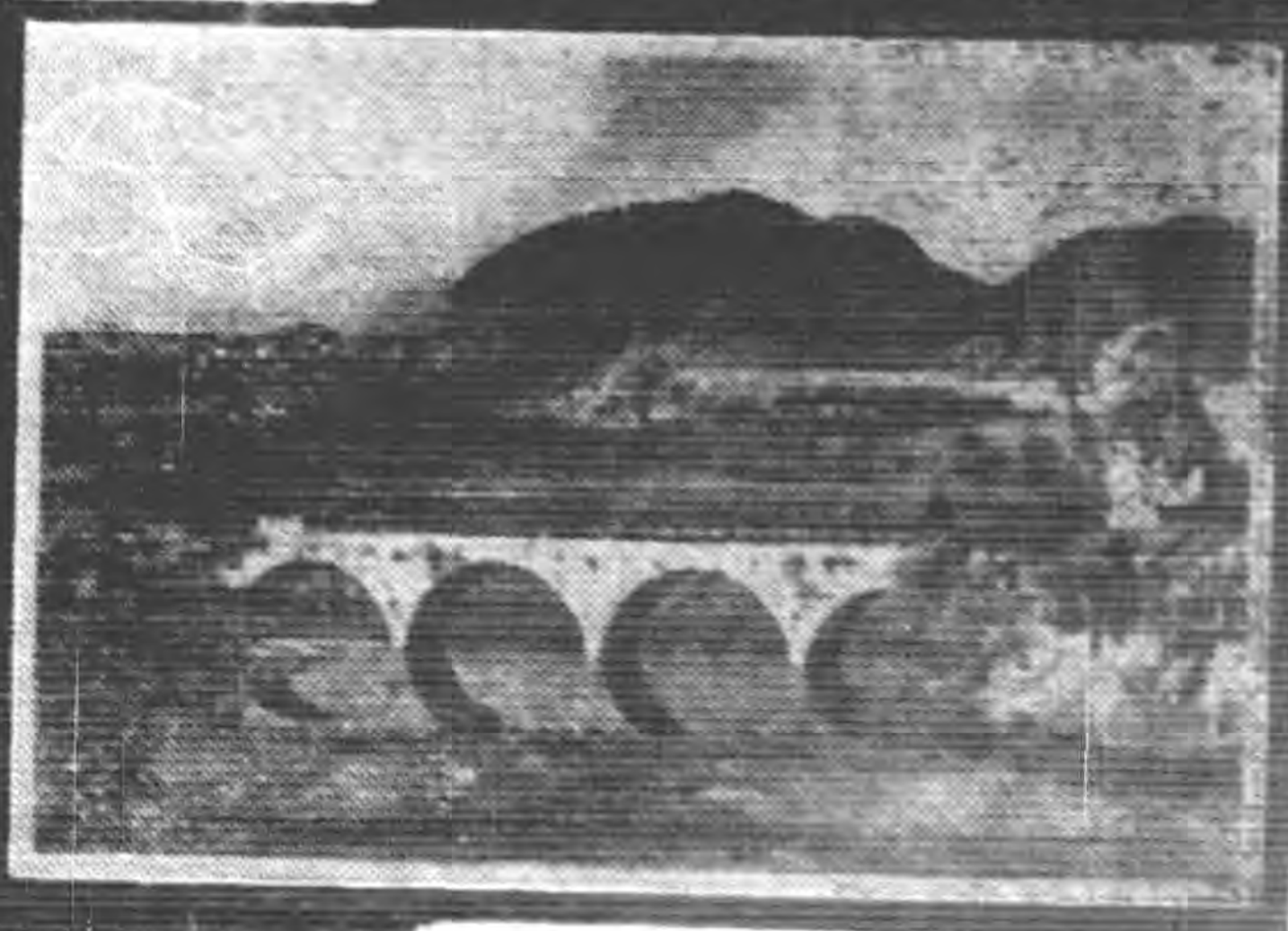
寒冬將逝，春天快到了，讓我們這些爲關山阻隔，而嚮往於山光水色的人，到夢裏追尋一下吧！

現在，我們將桂林最令人神經的名勝地，一個個攝入景頭，展在你們眼前，我們能在小小的圖照中，看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風景全豹。





桂林  
名勝



「右頁」上圖：風洞山。下右圖  
：開元寺。下左圖：穿山。「左  
頁」右上：老君洞。右中：花橋  
。左上：大鴻山。左中：獨秀峯  
。左下：龍隱岩。

# 女人們的故事

那天早上文玉剛梳洗完畢，張媽匆匆地來了，她一進屋就說：『太太，姨小姐病了，燒發的不小呢。』文玉聽說倒是一急，三脚兩步的就趕到芷清房裏。

芷清的兩頰通紅通紅，她閉了眼睛，縐着眉頭。文玉走到她跟前，伸手剛一摸到她額角，就嚇了一聲，着急地說道：『這麼高的燒，可怎麼辦？』芷清慢慢地張開了眼睛，極費力地說道：『不用急，不礙事的。』文玉把眉頭縐成了一條線，看着芷清說：『這麼大的燒可真不能耽擱，我馬上打電話給曹宗銘。』說着她轉身就走出去了。

文玉第二次進來，芷清已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悄悄地坐在芷清床旁的椅子上，三番兩次地看着腕上錶表。芷清睡的很不塌實，不時的翻來覆去，還夾着不寧靜的呻吟。文玉連連地自語着：『怎麼辦？怎麼辦？』正在文玉着急的當兒，曹宗銘來了。

文玉一見宗銘，一下子從椅子上站起來，說道：『你可把我盼死了，大夫，快來瞧瞧吧。』宗銘用脚尖走到床旁，剛觸到芷清的前額，芷清張開了眼睛，見是宗銘，便用嘴角淡淡的一笑，又閉上眼睛。宗銘給她量了熱度，經過一番診視之後，便轉身對文玉說：『沒什麼關係，是流行性感胃。』文玉見宗銘這樣一說，方才放下了心。宗銘給芷清打了一針退燒針，囑咐她少說話多休息，可對文玉說道：『另外還有兩種藥，我配了下午送來。』宗銘說着提了皮包就走了，文玉連一句道謝的話都沒來得及說。

銘感到不安起來。芷清的燒略為退了一點，人仍是昏昏沉沉的睡，不想吃東西。文玉不放心地朝宗銘打聽，宗銘拍着胸脯說他保一百個險，文玉這才鬆了一口氣。過了一會兒毓英和漢城回來了，聽說芷清病在床上，毓英

午後宗銘送來了藥，一份藥水，一份藥丸，文玉謝了又謝，倒讓宗銘轉身就從樓上跑，宗銘連忙趕出來對毓英說道：『她要睡了，就別吵醒她。』毓英頭一回，用手指着鼻尖，說道：『你把我當三歲孩兒？』她一面說着，人却早已到了樓上了。



芷清的這場病，本不是什麼大病，要不了三五天，就可以復原的。可是因為芷清一個身體就不大結實，這次又猛的來了那麼個大燒，復原就要較晚點。文玉因為不放心，還是請宗銘每天來一次，芷清覺得這樣麻煩宗銘很不過意，可是文玉總是無所謂地說道：『我們跟他根本就用不着客氣，就說不來瞧你，他也禁不住要來的。』雖然文玉說的也是事實，然而芷清總有一百個的不安。

那天又是差不多的時候，宗銘來了。現在他一來就直接到芷清房裏，因為文玉也總在那兒。宗銘推門進去，芷清正披著浴衣坐在床上喝藕粉，文玉坐在床旁的椅子上。芷清跟宗銘打着招呼，微笑着說：『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謝曹大夫，我這場小病，給您添了不少麻煩。』宗銘連忙客氣地說道：『那裏，那裏，我是這兒的客人總要來的，順便來看看您，那兒說得上麻煩。』文玉頭靠著椅背，抽著煙捲兒，朝宗銘說道：『我這人就是不會客氣，實實在在的，可是這次也真讓咱們大夫受累了，等芷清好了之後，讓她自個兒做兩樣菜請大夫來吃飯。』宗銘兩手抱着，斜著打了個揖，說道：『那可是不敢當了，您府上的飯我還少吃嗎？我這人就是不經捧，不請我，我會做了不速之客，要是專誠的請起我來，我可就受不起了。』芷清把碗遞給文玉，文玉接過來放在桌上，芷清用手絹擦著嘴說道：『那能說得上請呢？就是隨隨便便的弄點菜，請您來吃便飯。』宗銘笑道：『那不說請結果還有個「請」字兒。』文玉接著說道：『那

麼「喊」行不行？「喊」你來吃飯。』宗銘兩手輕輕一擊道：『對，只有「喊」用得頂恰當，我們這種做醫生的，原是該給人喊來喊去的，這叫做爲人類服務。』宗銘說罷，芷清和文玉都笑了。

芷清起床了。第一天她坐在梳妝台前整理她的頭髮，她看見自己瘦了許多，顯得骨磷磷的。一場病能把人折磨得憔悴可憐，女人是更經不起病痛的。自芷清復原後，宗銘一連有多天沒來何家，有天早上他差診所裏的男傭送來一張卡片和一束晚香玉，卡片反面寥寥數言，上面寫道：

事忙無暇來府，鮮花爲賀陸小姐  
恢復健康。

文玉接到來人送來的花和卡片，一陣風似的就飄到芷清面前，過多的高興把臉型都擠走了樣，她一手捧著花，一手拿了卡片，湊過去跟芷清說：『你瞧，你瞧，咱們大夫真是有心人兒，事情忙沒工夫來，買了花來做代表；我說芷清呀，這碗東冬湯，我看你是非請我喝的了。』芷清接過卡片，看了一眼，背過文玉，輕聲地說道：『這也是極普通的事，認不得真。』文玉帶笑地說道：『好，普通，等將來不普通的時候，看你可還賴得



了。」她一面說着，一面就走了出去。

芷清插好了花，獨個子托着額坐在椅上。景泰藍的瓶子裏，插上綠桿兒白朶兒的晚香玉，有說不出的溫和。晚香玉，可愛的花朵，可愛的名字；只是爲什麼要到茫茫的黃昏過後，它才能散放它獨具的芳馨呢？這短暫的心情却給人帶來過多的惆悵；無限好的出奇和光彩，只是趕不上熱烘烘的鬧猛了。

曹宗銘的卡片，靜靜地躺在花瓶腳下。曹宗銘，三個字像三把大錐子，鑽得破人的祕密。芷清翻過卡片，背面一眼無遺的十多個鋼筆字，好像有重重疊疊的意義，能叫人一下子看個十遍百遍，仍舊像是剛起頭看第一遍。多少年來芷清都不曾有過像今天這樣的心情，多少年，不多不少的整十年。十年的歲月，不算太長，可是浸透一大把數不清的悽惻和哀婉的歲月，十年，就勝似一百年。如果時光倒流，歲月的故事都給抹光，那麼芷清無疑的能有一個完美的家，和三兩個結結實實的孩兒。……然而這些只能生存在她的幻覺裏，那死去十年的未婚夫婿，僅僅只賸一堆不堪入目的骨骼了。這些年來芷清正如一束失去芬芳的花朵，一天天的堆在沒陽光的日子裏，大樹似的寂寞把人催老了，即使再有芬香，也已經太晚，太晚了。……芷清忽然感到澈骨的寒冷，她走過去關上窗子，拭去了臉上的眼淚。

毓英這三兩天來非常的不高興，連她的好朋友要拷問她，她都不肯說出理由。逢到毓英不高興的時候，最倒臺的總是漢城。漢城領有文玉的祕旨，事事要遷就毓

英，可是往往愈遷就却愈出岔，把漢城也擾得六神無主。這些事他又不肯對他姑母說，說出來準會派他一身的不是。對於他姑母的用心，他相當明白，也有幾分感激，可是當他男人的自尊心提醒他的時候，他又有幾分厭恨他的姑母。然而這些就只能生長在他一個人的思想裏，他沒勇氣對任何人去說，連對鏡子裏自己的影子都不敢。

毓英原本跟芷清挺說得攏的，芷清這次生病，毓英就着了不少的急。可是這兩天她連芷清都懶得理了，總是板着臉子，打了霜似的。晚上毓英躺在床上，竟會好半天，好半天的睡不着，一點一點的鐘響，把黑暗敲得愈來愈薄，而毓英心裏的陰暗，却一點一點地濃厚。有時候她自己也不能給自己找出一個具體的理由，來說明她的心情；然而在另一面，她又似乎很清楚地記得這暗影的襲擊，自從打那一天她得知芷清房裏晚香玉的來源之後，她心裏說不出的不快意，也同時找到了來源。

其實這與她有什麼衝突？毓英常這樣的問自己，而竟把自己問得啞口無言。曹宗銘眼看她打一小長得這麼高，好像她剛開始學話，就知道有這麼個曹叔叔。有時候毓英竟會覺得宗銘比她爸爸還要可親，兩三天不見曹叔叔，她就有一種惦記。她記得小時候總愛坐在宗銘膝上纏着他說故事，一個故事說完了，又吵着要求第二個，好像永遠不會滿足。宗銘有時被她纏得兇了，就用嘴亂親她的臉，鬍鬚子刺得她癢酥酥的；兩個人笑成一團。……她記得她母親死去的那天晚上，外面雷雨交作

，她攬着宗銘的頸子哭着嚙道駭怕，宗銘哄她騙她抱緊着她，一直到她熟睡在宗銘的懷裏。……媽媽死了之後，宗銘更親近她了，她記得宗銘常跟冠堂說：『毓英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在冠堂和宗銘的愛扶中，毓英一年一年的長大了。……毓英小學畢業的那天，宗銘送給她一套精緻的鋼筆，而且和她說：『一剎眼你成大孩子了，我不能再抱着你，親你，像你小時候一樣。』毓英爲了宗銘的這句話會偷偷地哭過，她記得她在日記本上寫着：『我恨我長大了，我不要曹叔叔的鋼筆，我只想要她跟我像小時候一樣。……』：：：現在，一下工夫她想起這麼許多；幹什麼呢？這些都是不相干的，曹叔叔仍舊是曹叔叔，和去年一樣，和十年前也一樣……然而那一束晚香玉，好像把什麼都給弄得變樣兒了。

第二天晚飯後，大家在文玉屋裏撩天。——當然除了冠堂。毓英躺在文玉床上，不言語。文玉正和芷清在合計那天請宗銘來吃飯，就聽見老楊在下面喊道：『曹大夫來了電話，請小姐接，我已經撥上來了。』毓英聽說一下子便躍起身來，跪在床上，拿起床旁小几上的分機，說道：『喂，喂，是我。——對了，有好幾天沒見了，我知道你忙。——明天？我沒事兒。——帶我去？不怕我陪你丟臉嗎？——好，好，好，我等你，明天見。』毓英掛上電話，有一個罕見的笑容，她向大夥說：『曹叔叔說明天晚上大華醫院的院長有個舞會，他要我做他的舞伴。』大家聽她一說，奇怪的都沒什麼反應，毓英好像並沒留意這些，她一個人回到了屋裏，開亮了電燈

，站在穿衣鏡前打量自己。她把自己的前、後、左、右都照個够，在鏡子裏她對自己笑，淡淡的笑，笑得深，張開嘴，露了牙……。她有滿心的喜歡，喜歡得讓天上的星星都禁不住的雀躍；滿天的星星，明天準是好天氣——即使到明天又下起雨來，那也準是個可愛的雨天。

（未完）

### 信義會計事務所

#### 業務概要

設計會計制度	受理查帳清算
改進工廠管理	規劃公司理財
擬訂章程契約	代辦商事文件
辦理工商登記	申請專利免稅
執行遺囑信託	受任破產管理
徵詢商標註冊	代管會計事務
證明資產負債	檢定營業盈虧
解答會計疑難	擔任常年顧問

主任會計師  
會計師

焦雨亭  
周貽困  
吳宗燾  
趙友良  
孫昌恆

地址上海（區○）北京路二五五號大業樓一〇一室  
電話一三三〇七

# 聊齋志異佚篇

(清蒲松齡原作)

大木藏稿

## 緣起

中國詭怪的书，最早當推「齊諧」，雖論最膾炙人口的，當然要算清初蒲留仙所著的「聊齋志異」了，流行二百餘年，至今不衰！可惜這書最早只有抄本，很多散失，現在通行的本子，僅有四百三十一篇，據樂調甫先生的查考，蒲當日所著至少在一千篇以上。我昔年在漢口主編「西北風」半月刊時，和一位成都華西大學教授劉蕪仙君屢有通訊，他因知道我是一位聊齋迷，就寄來他所收藏寫本「聊齋志異」給我着，其中多出今本的，共有十八篇，我當時很高興，就把它多出的今本十八篇一一抄出。原打算先發表於「西北風」，再取出單行本。不料這幾篇東西剛在「西北風」發表了三篇，而「西北風」因受意外阻礙而停刊了，以致這十八篇的蒲氏遺文，沒有發表完全。又因着我回寧波，預定出單行本的計劃也擱置了。今天偶檢舊篋，發現是項遺文，特寄給「幸福」繼續刊載，以饗愛讀蒲氏作品者。

## 刁姓

里有刁姓者，家無生產，每賣許負之術，實無術也。而數月一歸，則金帛盈囊，共

異之！會里人有客於外者，遙見高門內，一人冠華陽巾，言語啁噓，眾婦叢繞之，近視則刁，因從旁微窺之。少間有問者曰：吾等眾中有一夫人在，能辨之乎？蓋有一貴婦人，微服其中，將以驗其術也。里人代為之窘。刁從容望空橫指曰：此何難辨哉！試觀貴人頂上，自有雲氣環繞。眾婦不覺集視一人，覘其雲氣。刁乃指其人曰：此真貴人。眾驚服，羣以為神。里人歸述其詐慧，然後知刁雖小道，亦有其過人之才，不然，亦烏能欺人耳目，賺金錢，無本而殖哉。

## 張氏婦

凡大兵所至，其害甚於盜賊，盜賊人猶得而仇之，兵則人所不敢仇也。其少異於盜，惟不敢輕於殺人。甲寅歲三逆作亂，南征之士養馬充都，雞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淫污。時遭霖霖，田中渚水為湖，民無所匿，

遂乘樽入高粱叢中，兵知之，裸體乘馬，入水冥搜，鮮有遺脫。惟張氏婦獨不伏，公然在家中，有厨舍一欄，夜與夫掘坎深數尺，積茅焉覆以薄，加席其上，若可寢處，自炊灶下，有兵至，則出門應給，二蒙古兵強與淫，婦曰：此等事豈可對人行者！其一微笑，啁噓而出。婦與入室，指席使先登，薄折兵陷，婦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邊以誘來者。少間，其一復入，聞坎中號，不知何處？婦以手笑招之曰在此矣，兵踏席又陷，乃益投以薪，擲火其中，火大熾，屋焚，婦乃呼救，火既熄，燔尸焦臭。或問之，婦曰：兩家恐害於兵，故納坎中耳。由此離村數里，相大道旁，並無樹木處，攜女紅往坐烈日中，村去鄰遠，兵來率乘馬，頃刻數至，笑語啁噓，雖多不解，大約調弄之語，而去道不遠，無一物可以蔽身，轍去，數日無恙。一日一兵至，殊無少取，欲就婦烈日中，婦笑不甚拒，而隱以針刺其馬，馬輒噴嘶，兵遂繫馬股際，然後擁婦，婦出巨錐，

猛刺馬項，馬負痛駭奔，韉繫股不得脫，曳馳數十里，遇同伍代捉之，首軀不知何處？韉上一股，宛然在馬。

異史氏曰：巧計六出，不失身於悍兵，賢哉婦乎，慧而能貞。

### • 吳門畫工 •

吳門畫工沈三白，善繪呂祖，每想像而神會之，希幸一遇，虔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值羣丐飲郊郭間，內一人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忽動，疑為呂祖，諦視覺愈確，遂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沈堅執為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沈叩首，但祈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再欲進問，轉盼已杳，駭嘆而歸。至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專凝，特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為仙，我使子一人可也，即向空招，遂有一麗人跣空而下，服飾裙帔，儼如貴賓，容光煥映一室。呂祖曰：此乃董娘娘，子審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

著 慧 狐 令

# 幻想 的 地土

答已記之。又曰：勿忘却。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覺甚奇，即夢所見，肖而藏之，終亦不解所謂。後數年，偶遊於都，會董妃薨，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羣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沈忽觸念夢中人，得無是耶！以圖呈進，宮中傳覽，皆謂神肖。由是授官中書，辭不受，賜萬金，於是名大諫！貴戚家爭遺重幣，乞為先人傳影，但懸空摹寫，罔不曲似，泱辰之間，累數巨萬，萊蕪朱拱奎曾見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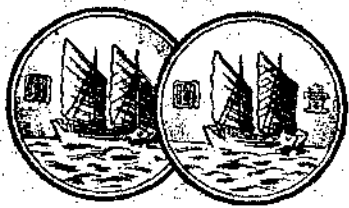
每冊定價

二萬四千

本社及各

書店均售

## 牌洋雙 牌球地



### 線 絨 毛 羊 純

觀美觀堅 適舒軟柔  
用耐濟經 方大盡華

出品 司公限有份股廠線絨毛民裕海上



★十二月七日，日麗風和。  
 ★一時未到，已有讀者來簽到。  
 ★本刊發行人馮葆善任總招待，羅斌任會計，羅太太處理禮品。

★一時半以後，讀者全部到齊，有聞風而來參加者，超過額止，金谷三樓擠擠一堂。

★潘蘊芬與柯鳳同時光臨，柯鳳穿麥而登罩袍，書生氣十足。

★本刊前任合作編輯汪本樸飄然出現。

關山月一身新西裝，一上樓，便由汪波邀去。

★湯雪華由某先生伴來。

★接着胡山源光臨。  
 ★二時左右，諸作家先後駕到，葉明一進場就問：「他們都來了？」

★孫了紅由倪常明，曹秉及二位伴送，大家指一個穿中裝的問：「那個是不是孫了紅？」

★讀者全問：「施濟美來不來？」  
 ★二時後，施濟美會慶嘉姍姍來遲。

★馮葆善致開會辭，祇二句。  
 ★胡山源致辭後，另有他事，稍坐即離去。

★汪波在每位作者致辭前，必先有一番介紹，而其介紹詞則妙語連篇，風趣橫生。

文 會

花 絮 錄

★施濟美與會慶嘉全一口京片子，會慶嘉在話中講江北國語一句，即：「中央派來的。」

★孫了紅稱汪波為汪主席。  
 ★施濟美說她生平最怕三點水。

★汪波要求葉明國語獨白。  
 ★葉明稱孫了紅為「包打聽」。

★鍾子芒悄悄入場。預先同主席打招呼：「不說話，說了人家不懂。」結果由主席翻譯。

★大家爭問吐吐在那裏。

★麥耶也打算不致辭，施濟美表示不滿，暗中對汪波打上海話說：「這算啥意思。」

★汪波話中獨多「相當」與「如何」。

★柯鳳致辭前向讀者一鞠躬。  
 ★席間施濟美會慶嘉向湯雪華討糖吃。

★倪常明噁着肚子餓。

★曹秉及表演汪精衛廣東國語。  
 ★進茶點時，開始分小組，摸彩，作家們全在「幸福」上簽名作為禮品。

★葉紅光臨最遲。  
 ★有很多人問起：劉以鬯與陳蝶衣。



# 小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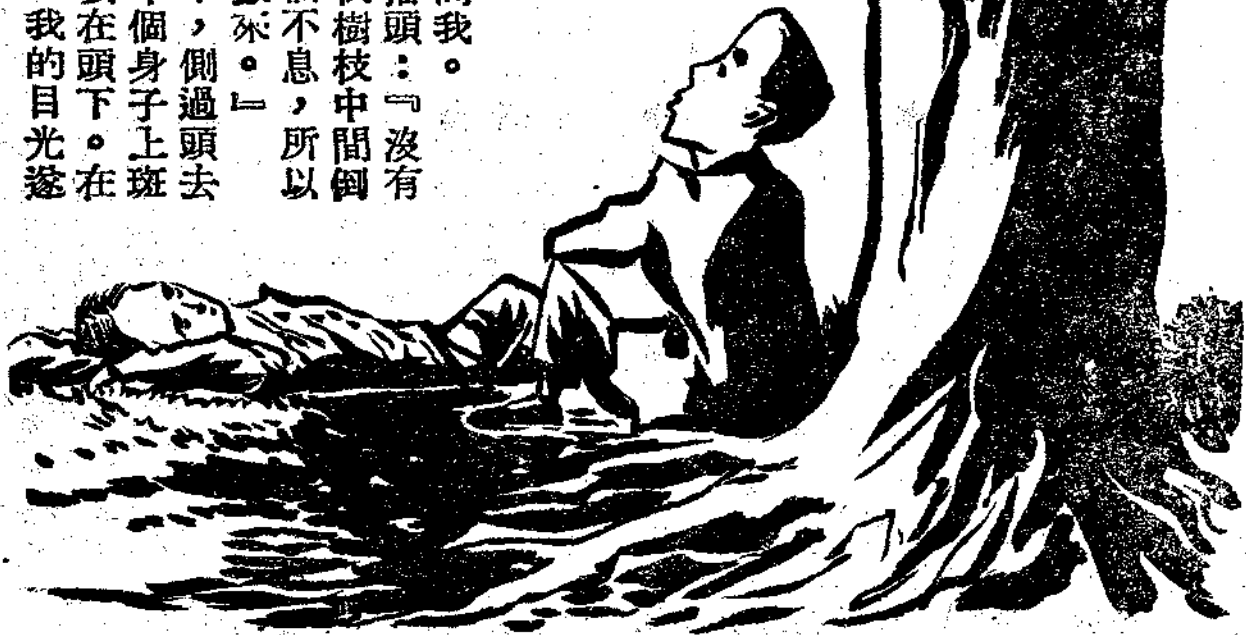
• 先 紹 •

我背靠着樹幹，坐在那粗大的樹根上，兩隻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仰起了頭看那稀疏的樹枝間的繁星。晚風輕輕地掠過，搖動了伸展着的枯枝。

「你在做什麼？」仁杰突然地問我。

我仍舊抬着頭望着天，搖了一搖頭：「沒有什麼，」我回答，「我正在數這兩根樹枝中間到底有幾顆星。不過這樹枝總是動盪個不息，所以數了又數，數到現在還未數出個確數來。」

我說着，自己從鼻子裏笑了一下，側過頭去看了看仁杰。他正仰臥在草地上，半個身子上的斑斑駁駁地盡是縱橫的枝影，兩隻手填在頭下。在月光裏，我清楚地看得出他也在笑。我的目光遂







子，不像在鬧着玩。

「Serenade，」我說：「不是小夜曲嗎？」

「小夜曲是不错，可是怎樣的東西才叫小夜曲呢？」

我揣想仁杰大概是在考我的音樂常識，便搜盡了枯腸，我替小夜曲造出一個定義來：「小夜曲——是一種樂曲，——是——」可是一個從未研究過音樂的人，能有多少本領來解釋什麼叫小夜曲呢？「總之，——是很幽雅溫柔的。」

仁杰知道我對音樂是毫無修養的，所以只輕輕地笑了一下：「幽雅，溫柔的曲子真是多得數不盡數，而且小夜曲也並不都只是溫柔幽雅的呀！」

即離開了他的臉，轉移到幾丈以外的樹叢。樹裏是一片烏黑，樹下的黑影中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幌動，我猜到那是樹枝被風吹動的影子，便又向上看去。月亮已升得很高，天上清朗得很，一絲雲也看不見，只有大大小小的星顆在對我霎着眼。

「你可知道什麼叫做Serenade？」仁杰又突然地問我。

我把眼光從月亮上收回，重新落在仁杰的身上。他已把臉轉向了我，月光只射到了他半個臉，但我還看得出他的臉上現出很正經的樣

我能够感覺到耳朵的發熱，但我仍不示弱地說：「還有，小夜曲的作者有 Schubert，

Disco，Toselli，還有P——」

仁杰素興哈哈地笑了出來：「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所要問你的只是你知道小夜曲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做什麼用的？」我反問，「難道不是聽的嗎？」

「不是這樣說。」仁杰仍舊放平了頭，閉上了眼，然後慢慢地說，「譬如說，在像今天一樣有好月色的夜裏，一個人踏着路上的碎石，走到一個有鐵欄干的陽台下，對着上面的窗

子唱着，或奏着，——這就是小夜曲。」

「我還可以替你補充一句：在含有詩意的秋夜裏。」

「秋夜？」仁杰向我看了一眼：「我認爲像今天這樣的春夜一定比秋夜好得多。你得知道，秋是富於傷感、淒涼的。——像你這樣的年青人，不應該喜歡秋天。」

我閉着嘴不響，用手在大樹根上把自己撐了起來，站起來拍了拍衣服，深深地吸了一下晚間的空氣。仁杰回頭看見，便坐了起來向我半譏諷地說：「我早叫你坐在草地上，你不肯，偏去坐在那硬樹根上，豈不活該。」

說着，他也已站了起來，和我一同慢步走着。月亮從背後射來，在草地上照出了兩個清晰的影子，我們都把外套的領頭翻起着，用以抵抗這晚上的涼風。

他跨上了碎石道，沿着牆邊走，我默默地跟在他後面，胡亂地猜想着他的問我小夜曲倒底是有什麼用意。

突然地，他停住了脚步，向上看，我也去不知不覺地停住了脚步，也向上看去。那是一個平台，大理石的欄干上放着幾盆花，在月色中隨着微風在輕輕地搖盪。欄干邊和鄰近的牆上爬滿了細籐，表現出了一種靜的美。

仁杰回頭向我說：「我想你總該知道，鑄情裏的朱麗葉就是在這種陽台上倚在欄干邊，手托着臉頰，驚喜參半地和羅米歐談着話的。」

「是啊，」我說，「可惜羅米歐的膽子太小，不敢引吭高歌小夜曲，未免太辜負了這美景了。」

仁杰知道我爲了剛才突然提起小夜曲的事而在笑他，便只向我做了一個鬼臉，重新向前走去。我把兩手深插在口袋裏隨後走着，心中忍不住地暗笑。我知道仁杰一定在計劃着做一個唱小夜曲的羅米歐，而且我又猜到他才提起小夜曲的原因了。

轉了一個彎，低頭在樹葉下走過，便是兩級石階，一只黑白相間的小貓正在青灰色的石階上獨自撲着跳着，追逐着自己的尾巴，看見我們走近，便站住了，低低地叫了一聲，跟着仁杰的脚跟走上了最高的一級石階。門的上半是一塊大的半透明玻璃，我可以從上面看出房間裏的電燈正亮着。仁杰推開了門，門裏立刻送出一片亮光，一陣暖氣。那隻小貓一溜烟地跑了進去，我也跟着仁杰走了進去，隨手帶上了門。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

穿過這間屋子，我們繞過了走廊，走到樓上去。我跟着仁杰走進了他的書房兼臥室。我看了看錶，已經十點了，我猜想屋裏的人大概都已安睡了，於是才想起，剛纔上樓，竟未遇見一個人。

我窺看了仁杰一下，他正向書桌上拿起了一本厚厚的書向床頭上一擲，遂即坐倒在牀上。他用手勢表示着，叫我坐在他的寫字檯前，我就坐在那轉椅上，隨手在桌上取起一本《白雲》來翻看。

「如果你不嫌煩的話，」在靜默了一會後，仁杰又

突然地向我說，「我想我可以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他總是這個老脾氣，在和我一同求學的時候是這樣，喜歡沒頭沒腦地向人開了一個頭，然後連接不斷地說着鬧着。直到現在還未改，還是這付老樣子。

我向他點了一點頭，手中還在翻着雜誌。

「從前有一個人，」他起頭講着，「——是男的，大概有二十幾歲，」他解釋，「爲了一件事，在晚上要到某一個地方去，便乘上了一輛卡車。——」

「枯燥極了，」我埋怨着，「誰要聽這個？我情願聽小夜曲。」

「別忙，剛才只是一個 introduction，下面才是正文，我可以保險不枯燥，」仁杰向我笑了一下，接着說：

「那是一輛由軍用卡車改裝的，從車子的右邊上下，四面全是鋼鐵的，頂上用布遮着。那天車中不多，——也不少，雖不形擁擠，但是一圈全坐滿了人，沒有別的座位，那個人就站着，手拉着車頂上的帶子，車子正行在不平坦的路上，速度又快，所以顛簸得很厲害。」

「車子在路上走了很多的路，他覺得很沉悶，發覺自己正站在靠近門口的地方，便向外面望着。」

「外面除了月亮和星星外，便只有遠遠的河邊的燈火。河的對岸，半月天被城裏的燈照得雪亮；河的這邊却只有稀稀疏疏的幾處動蕩不息的黃色的光芒，以及河中小小船上的星火似的小燈光，隨着船身在微微地移動着。」

「被月亮照着的青灰色的長長的公路，仍在前面展開着。冬夜的風像刀一般地吹過來，他不覺把翻了起來的衣領按得更緊一些。縮回了頭，手緊緊地握住車頂上的帶子，把脚步站得穩些，低着頭，陷入了沉思的狀態。」

「一直到車子突然地轉了一個很急的轉彎，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傾。就在同時，他聽見背後有一聲低呼聲，一個身體直撞到他身上來。他連自己也未站穩便一把搶住了那人，那個人便跌入了他的懷抱。他的第一個感覺便是手上撫摸着的柔軟的皮大衣，等到人立直，定眼一看，才「哦」的一聲叫了出來，因爲他發見這正是他妹妹的一位女同學南珊，曾和他有一次舞會上介紹認識過，但是並不怎麼熟。那位小姐便也在道過歉後，發見了他曾有過一面之緣。於是兩個人便談起話來了。……」

我打了一個呵欠：「天曉得，你不是說不枯燥嗎？我只是說這隻故事簡直像催眠曲。我可要去睡了，誰要聽你這種故事。」

「算了算了，」仁杰陪着不是，「你不要聽小夜曲的唱片？等我馬上把這個故事收個尾，就開給你聽。」

他居然把我當個鬧着要糖吃的小孩子，賄賂我，我只向他笑笑，不說話。他便說了下去：「總之，他們談了許多話，談到了那次的舞會，以及參加舞會的其他人物，還談到了學校和將來的志向。他又知道了她姓周，

南珊則是她的 Christian name。最後，車子停了，車裏的人一個個的下來。他先跳下了車，伸出手去讓南珊扶着下車。於是兩個人道着再會，他便站立在車旁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車子前部的強烈燈光中。

「好，說完了。」他拍了一下膝蓋，便向後倒在床上。

「讓我告訴你，」我說着，向他看了一眼：「有些人寫着故事爲了要成名，有些人寫着故事爲了要顯示他們的天才，有些人寫着故事爲了要得些稿費，有些人說着故事爲了要使人聽得一些有趣的事。——你說着這種故事却是爲了什麼？叫我打呵吹嗎？」

仁杰坐了起來，手臂撐在膝蓋上，下巴藏在手掌裏，微笑了一會，慢慢地回答說：「你別忘了，世界上還有別種有名的著作，——像佛蘭克林的自傳。他寫了這本書是做什麼用的？」

「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但看見他兩手向旁一攤，送過來一個會心的微笑，便嚥回了下半句話。放下了那本 *Life*，站了起來，打着呵欠。

我眞想睡了。

他向我點點頭，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我也板着臉向他點了一點頭，然後忍着笑去開了門，正待走出去，忽然想了起來，便回頭向仁杰說：

「別忘了，明天總該讓我聽小夜曲了。」

我看見他點了點頭，便輕輕地把門帶上，打着呵欠走到替我預備的房間。這間是專爲留着給客人用的，就

在仁杰房間的旁邊。我推門進去，脫下了外套，心裏還在想着仁杰和小夜曲的關係。一直到關了燈，我才丟下了小夜曲，哼着 *Ave Maria*。哼到一半，我的眼皮已重得像鉛一樣，再也沒有力氣去張開了。

× × ×

等到再度睜開了眼，半間屋子裏已充滿了陽光，我知道已不早，連忙拿起表來一看，已經九點半多了，我立刻坐了起來，穿着衣服。

枕頭旁的一張紙條吸引了我的眼光，我拿過來一看，是仁杰寫的，寫得很潦草，很匆忙：

「我看見你睡得很香，不敢驚醒你。——我今天整天不在家，上午和南珊有個約會，不能陪你玩，真對不起，我叫阿茜她們陪你。還有，今天晚上千萬別出去，我準開小夜曲的唱片給你聽，順便算替你送行。」

下面用英文簽着他的英文名字——喬治。

南珊？我覺得這名字很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聽見過。放下了紙條，才想起昨天晚上他所說的故事裏的，

不是南珊嗎？

我向紙條微笑着，穿好了衣服，推開了窗子，便到盥洗室去了。

我在十點鐘下樓，向客廳走去，仁杰的十二歲的小妹妹阿茜正在彈着鋼琴，仁杰的母親正坐在沙發上結絨線，看見我走過去便向我和藹地點了點頭，說：

「怎末這麼遲才起來？我叫小龍等你起來了送早點上去給你。已經吃過了嗎？」

我和仁杰的母親是在我求學時就熟了的。這次更在他家裏住了近一個星期，所以仁杰的母親已不當我是一個生客了。

「是的，謝謝你，天天要你煩心，真對不住。昨天晚上和仁杰談得晚了，白天又去弄車票，累了一點，所以就不覺睡到了九點多。」我回答。

「仁杰這孩子，不該再天天繞住你談話，也不管你這兩天太累了，我知道你們從前在一塊兒住讀的時候準又是這樣。他總是這付壞脾氣，也不知道話怎麼這樣多。」

我微笑着不響，走到阿茜旁邊去看她彈琴，她側着頭，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來，向我嫣然一笑，頭一動，兩隻小辮子一跳一跳地，怪有趣的。我向她點點頭，看看琴譜，又站着看她的一隻小手在雪白的琴鍵上跳躍着。

我回過頭去，却看見仁杰的大妹妹海納依靠在落地長窗前長沙發的背上，手中拿着本書，正在向阿茜和我這裏走過來。

「哈囉，」我向她招呼着，她也招呼了我一下。「我剛才竟沒看見你。——讀什麼書？」我問着，拍拍阿茜的頭，我就向海納那兒走去，站到她的旁邊。

「小說書。」她說，一面把書面送到我面前來。那是一本 Rebecca。

「很不錯的小說。」我說，「記得我以前看這本書的時候，學校裏正在季考，可是這本書的魔力竟使我把

開夜車的工夫來放在看小說書上，喝着咖啡，點着蠟燭來把它讀完。」

她向我笑笑，等了一等，看見我沒有話說了，便把書放在沙發上，抬着頭向我說：

「今天星期日，不預備出去玩嗎？明天你該走了，今天是最後一天，應當要好好地玩一下才對。」

「不。這一個星期來已經玩得够了，今天倒想在這裏休息一下。——不過，我知道你一個星期裏只有這一天禮拜日有空，如果你願意的話，我一定陪你玩玩。」她咬了咬下唇，想了一想說：「如果你不嫌累——」

我坐到她的身旁，「這倒沒關係，今天上午也足夠休息了，下午我準定奉陪就是。——可是到什麼地方去玩呢？仁杰今天又一天不在家。」

她伸過手去摸了摸那本 Rebecca 的光滑的封面，「阿茜不知道可肯陪我們一塊兒去玩。我看還是先去問問她吧。」一面說，一面便站了起來，走到鋼琴邊，去和阿茜坐在一起，從琴蓋上拿下了一本琴譜，一面翻着，一面和阿茜說着話。

我向後用力地靠在沙發背上，順手拿起了那本 Rebecca，對封面看了一回，便翻開第一頁來，那是空白的

一頁，上面寫着：「海納：一件菲薄的生日禮物，祝快樂——南珊。」

南珊，又是南珊。——我便翻到後面去，這一定是

海納所在看着的一頁了。一張淺藍色的葉子夾在裏面，像是薄紗的，又像是紙做的，葉的柄上穿着一根絲線，分做兩條掛在書外面。我用兩個手指拈着那絲線，把那葉子提起來，又仔細地看着。

鋼琴聲停了，我聽得脚步走在地氈上的聲音，抬頭看見海納和阿茜正在向我走來。海納的左手捏着阿茜的左手，右手圍着阿茜的肩。我從來沒有發見過海納有這樣的美，大捲大捲的頭髮垂在兩肩，長睫毛下的兩隻明眸裏露出天使樣的微笑。

我站了起來，手裏仍拿着那本書和那張用做書簽的葉子。

「阿茜說她今天下午可以答應和你一起去玩，不過得有個條件。」——阿茜，你自己說。」

阿茜抬起頭來，臉上掛着天真的笑容。她望着我，好像還有些不大好意思。

「說呀！」我說，「我不是大舅媽，不會變個老虎把你吃掉的。」

海納格格地笑了起來，「這一定是大哥告訴你的。——媽，你看大哥這種人，把阿茜怕大舅媽這種事也去告訴人家，真是嚼舌頭。」



• 來走我向在正葛阿和納海 •

我回頭去看看仁杰的母親，她仍舊在結着絨線，只對我們笑笑，一句話也不說。我便拉着阿茜的那隻未被海納握着的手，「阿茜，你快說，等會大舅媽來了又不能出去玩了。」我催着她。

阿茜向她姊姊看了一眼，頭一扭，「我偏不說——」她縮回了手，從海納手臂裏掙了開去，對我笑着做了一個幼稚可笑的怪臉，跳跳奔奔地逃回到鋼琴那裏，小手又起勁地在琴鍵上飛躍着，小辮子又在輕輕地擺動着了。

海納從小巧的嘴唇裏露出兩排整齊潔白的牙齒來，「你別見怪，阿茜就是有點兒頑皮。她聽大哥說你會畫人像，要請你替她畫一張。」

「這可糟了，叫我畫幾隻蘋果香蕉，我倒還能勉強應付得了，要畫人像可準定出醜。算了罷，我帶着照相機，停會替她拍幾張不就得了？」

「別假客氣了，大哥早就說過你會畫。我知道你畫畫的用具沒有，你就用鉛筆替她畫畫吧，別叫她下半年打不起精神來陪你玩。」

我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便向阿茜點點頭。阿

茜正不住地偏過頭來看我，見我答應了，便拿琴譜去放在琴頂上，把琴蓋輕輕放下，又笑容滿面地向我們跑來了。

我拍拍阿茜的頭，向海納說：「這書簽是那兒買的？怪好看的，我也想去買幾個。」

「是一個親戚送給我的一套，一共是一打，如果你歡喜，我送你幾個好了。」

「謝謝你，那倒不能奪人所愛。我看還是先替阿茜畫好那張像吧，——我倒看中了一個地方，就在這落地長窗外面，花架旁邊，阿茜去坐在那石階上，最好再去捉隻貓或者洋囡囡來抱着，乖乖地坐着讓我畫。」

我又跟着仁杰從客廳裏走到了樓上，這是我在他家的最後一晚了，剛才和仁杰的父母辭別的情境好像仍然在眼前幌動着。我覺得頭有點昏，大概因為方才喝了兩杯酒的緣故，天曉得，我從來不會喝酒，這次被仁杰硬灌了兩次，太有些不聰明了。海納倒是涓滴不入，阿茜可厲害，喝得和我一樣多，一直到她母親禁止了才放下杯子。

我向仁杰望望，他喝得最多，可是倒好像一些也不在意，只是臉紅得厲害。爬上了樓梯，進了房，就連忙找着唱片，拿了大概有五六張出來。

「今天我可真的請你聽小夜曲了，」他把唱片放到留聲機旁邊。「不過，只能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裏聽，決不可聽得太得意，手舞足蹈地發酒瘋的。」

他擇了一張，「現在就聽這張吧，是 Brahms 寫的，」他把唱片放到唱機裏，又換了一根唱針。

我側過頭去，又拿起昨天晚上看的那本 *Lieder* 來。

唱針先在唱片上「刺刺」地滑過，低低的鋼琴聲便輕輕地響了起來，接着一隻小提琴抑揚地奏着。我靠在椅背上聽着，左腿放在右腿上，手裏還捏着那本 *Lieder*。我呆呆地注視着前面牆上所掛的仁杰的十二寸半身照，我想到了仁杰昨天晚上所說起的小夜曲的定義，我還記得他的那句話：

「——走到一個有欄干的階台下，對着上面的窗子唱着。——這就是小夜曲。」

我好像又聽得自己在說：「我還可以替你補充一句，在含有詩意的秋夜。」

「秋夜？——你得知道，秋是富於傷感淒涼的，像你這樣的年青人，不應該喜歡秋天。」

不由自主地嘴角露出了笑容，我回頭去望着仁杰，他正把兩手交叉在胸前，倚着唱機旁邊的牆，向我笑嘻嘻地望着，又向我幌幌頭。

我又把眼光射回到那張照片上：仁杰的嘴像父親，而海納和阿茜的嘴全都像她們的母親，溫柔而可親。像今天下午，海納站在大門口，一隻手握着阿茜的手，一隻手撫摸着門前的大梧桐樹，猶豫不決地向我說：

「我想——我想今天就找些清靜些的地方談談，別到那些鬧得人頭發昏的場所去。——你以為怎樣？」我點點頭，回答說很好。她的溫柔的嘴角旁邊現出

了淺淺的笑渦，她低下了頭：

「我猜你一定以為這城裏只有人山人海、車水馬龍的所在，我——我可以給你看看這裏比較幽靜——」

「怎麼樣？」仁杰的聲音在響着，我猛然回過頭去，原來一面唱片已唱完了。「還好聽嗎？」他問我。

我不知道耳朵紅了沒有，我差不多沒有聽，但是我點點頭。仁杰好像滿意了，把唱片翻了過來：

「嘿，是Schubert的。在所有的小夜曲裏，我認為是他寫的這一隻最好聽了。我有時候聽着，閉了眼睛，好像就已就站在那窗下奏着小提琴，窗裏的燈光透過窗格照在我身上，窗簾半掀着，一個人影半伏在窗台上靜聽着我。有一次，我竟把這面唱片一連開了有十幾次，——你不聽我嗎？」

我不響，站起來，把窗子推開，外面的風吹進來，吹在我的臉上，我覺得頭腦清了一點。背後的提琴聲已經在響着了。我靜靜地聽着，向窗外的樹望着。我好像覺得樹的黑影裏，有一張溫柔小巧的嘴在向我微笑，一雙明潔的眼向我注視着，我又好像看見那大捲大捲的黑髮掛在兩肩上。我也閉上了眼。我聽着那音樂，我聽着小夜曲，我聽着Schubert的小夜曲。這曲子使我心跳，清晰的提琴聲好像在幽幽地低訴，在訴着渴念的慕戀，在訴着內心的深情。我抓住每一個音符，每一個音符，我仔細地聽着，貪婪地聽着。——這美妙的音樂。

我轉過身來，琴聲已停止了。我敲着掌，走回那轉椅去，坐了下來。仁杰又換了一張。我把手臂倚在扶手

上撐着頭。

我聽得鋼琴聲，我似乎又看見剛才晚餐後海納一個人坐在那一排琴鍵前，奏着一隻我很熟悉的Sonata，但我竟記不起是誰寫的了。我只記得看見海納的手動着，臂動着，有時還回過頭來向我們笑笑。（那溫柔的嘴唇，潔白的牙齒）我不住地偷看着仁杰的父母和仁杰及阿茜，他們的態度都很自然，只有仁杰比平日顯得更興奮。我希望我不要露出侷促不安的樣子才好。

門上的剝剝兩聲把我從沉思中喚回了現實，仁杰去開了門。是海納！她拿着一隻信封，悄悄地進了房，把門輕輕關上。她也站在留聲機旁聽着。聽了一會，當一曲終止的時候，便向我走來，把信封交給我。我站了起來。

「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她說，「本來是別人送我的，我聽見你說你歡喜，我又沒有什麼禮物來送行。所以想請你——笑納，作個紀念。」

我揭開那未封上的白信封，——是幾張葉子，是做書簽用的。

「這幾種顏色不知道你歡喜不歡喜。」她又說，低頭望着我手裏的信封。

「顏色全都很美，」我說：「我怕你把幾張最好的全放在這兒了罷，那張淺藍的，還有這雲霞一樣的紫色。——謝謝你。我真的「笑納」了。」

仁杰在我們背後說着，「剛才的一張是Pierne的，是cello的獨奏，由鋼琴伴奏。現在要聽的是Toselli的那



一隻Like a golden dream，這隻小夜曲好是好，就是太傷感了。——

「看！天上的雲這麼多，」海納的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明天怕得要下雨呢！」

我隨着海納走到了窗前。真的，天上黑暗得可怕，一顆星也沒有。真是天不做美，一個多星期來全是大晴天，偏在我將動身時下雨，簡直是在給我添麻煩。

「記得昨晚晚上還是好好的天，」我說，「今天下午出去散步時也不過有幾朵白雲。我還以為這個城裏是永不下雨的哩！」

海納不響，只有小夜曲在奏着悽愴的調子，我看了看海納，她在望着窗外，靜靜地睜着兩隻大眼。

我也向外望去，我看不見什麼，外面靜得很，樹枝被風吹着的聲音也被樂聲壓了下去。我又開始想到海納的笑聲，我偷看了一下海納，她仍舊在望着窗外。——

今天下午的散步算是我畫一張畫的酬報，但我希望幾時才能畫十張畫來博着像這同樣的一次散步啊。

我們三個人儘找入少的街道上慢慢的走，人行道的邊上種着長排的樹。我踏着落在地上的枯葉，知道新的葉子正在抽着芽。我又可以回家去過着春天……我還從海納那裏知道這裏的夏天特別的熱。

我替海納和阿茜拍了幾張照，又請一個過路的男子替我們三個人合拍了一張。我對海納說，等過幾天沖洗好了，每一種寄一張給她。她笑着謝了我。——

我又看了一下海納，她仍在沉思地望着窗外。我望

了望仁杰，他正開了櫃門在找什麼東西。

我向窗外投了最後一眼，便懶洋洋地走到轉椅上坐着。對桌上的雜誌呆看着。

當唱片將奏完時，仁杰正待回過身來，海納已走到唱機旁邊，在唱片裏找了一會，擇出一張來，向我說：

「這一面唱片非常好聽，是Gounod的作品，我自己替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幽靈的小夜曲，聽起來真够迴腸蕩氣的。我每次聽着它，總不免要幻想到一個穿長到地上的黑紗袍的幽魂在樹下靜靜地唱着。」

我站到海納旁邊去一塊兒聽，我試着要幻想出一個幽靈在唱着小夜曲的情景來。我先想像出一個溫暖的窗影，瓶花的黑影清晰地投印在粉紅色的紗窗簾上，一位長髮的姑娘在窗口溫柔地對窗下的一個大理石的十字架唱着，我可以揣想到那位姑娘的眼淚在幾番制止後終於流下了臉頰。我又好像看見，在那十字架的斜影裏，一個穿黑紗袍的幽靈像霧一樣地飄到窗前的樹下，開始着柔和的善感的調子，好像是在低訴着昔日的甜夢，像是在怨着陰世的寂寞，又像是在深深地嘆息。我開始設想那幽靈就是我自己，而那位窗上的姑娘則是——海納。我忍不住又看了一下海納，她在沉思地望着不斷地旋轉着的唱片，我疑惑在她的幻想中的茜窗，是不是也有着花瓶的影子。——

幽靈的低訴顫抖着，漸漸地像水泡落在一灣清流裏一樣地毀滅了，消失了。

我聽見海納和我的掌聲，我又看見仁杰深深地呼了

一口氣。

海納轉向了我，她的靈活的大眼在長睫後面轉動着：「我想，——我該向你告別了。希望你能夠愉快地回家。」

仁杰踏上前兩步，「如果你真能遲一天去多麼好。明晚上的 Party 少了你一定減去不少的興趣。真可惜——你不能參加。」

「我當然對你們的好意表示感謝，但是前天晚上你第一次和我這樣說的時候，我已經知道是不可能的了。並且我已經有四年沒有回過老家，倘若不是車票的問題，我的身子早隨着我的遊子的心飛回家去了。我——我希望你們不會見怪吧！」

「當然不。」仁杰說，「誰不想念父母，誰不想念家鄉？何況你在外面住了這麼久，——四年了。」  
「再會吧，」海納鼓着勇氣向我說，「祝你一路平安。」

我握她伸出的手，「再會，謝謝你，祝你快樂。」我放下了手，海納離開了我的身旁，開了門，輕輕地走了出去，門在她身後閉上了。

仁杰又開了幾張小夜曲給我聽，可是我好像失去了什麼似地，茫然地站着，不知在聽些什麼。

我看看錶，突然發見已經是十點了，我向仁杰抱歉，說明天早晨要起來趕早車，想先睡了。

「那麼再會吧！明天你得記得那麼早，我怕不能送你了。希望以後大家時常通信。」

我也道着再會，拖着沈重的脚步，懷着一顆悵然的心，離開了仁杰的房間。

在柳條綠了又黃了，草茵青了又枯了的時節，我再度住到了仁杰的家裏。

這又是一個有月色的夜裏，雖然月亮仍是那麼皎潔，天空仍是那麼清朗，然而偶然的片雲浮過月前，四周小蟲的唧唧聲，一陣陣拂過的輕風，或是仁杰的苦笑，都令我感覺到這的確是秋天了。

我又坐到那大樹根上去，仁杰在樹旁踱着慢步。我不響，我不願引起他的怨念，他的牢騷。雖然我已經很清楚知道：南珊已經在三四個月前和入訂了婚，而——當然，仁杰是白白地獻了許多殷勤，空做了多少美夢。我從仁杰的前幾封信中知道了他和南珊的友誼的進步，然而在後幾封裏他簡直不願再提起南珊的名字了。

我還從海納的信裏知道仁杰近來變得非常緘默，

「……關於小夜曲，」海納的信裏這樣寫着：「——我想你不會忘了那天你臨走時晚上所開的那幾張唱片了。他開始喜歡起秋天，他開始喜歡起那張 Tose's 的時，他吹着口嘯，那又是——」

不是嗎？仁杰現在吹起口嘯來了，還是那支 *Home Again*。我靜靜地聽着，眼睛望着那枯黃了的草皮。一隻什麼蟲子在我面前跳過，我伸手一抓，却抓了個空。我抬頭望望仁杰，他仍在來回地踱着。兩隻手插

在口袋裏，吹着那支小夜曲，調子是那樣地慢，然而又那樣地淒涼，好像在絕望底下吐着熱望的冀求。

口嘯聲突然地停止了，仁杰站在我的面前：

「我一定要告訴你一隻真實的歷史故事，不管你要不要聽。」他堅決地說，「我把這個故事牢牢地記在心裏，埋在我的失望裏：

「從前有一個青年詩人，大概是意大利人罷，愛上了某一個美麗的姑娘。然而這姑娘變了心，去和一個國王結了婚。這個青年在失望之餘還不忘情於他的舊戀人，便作了一支小夜曲，訴着他的衷腸。

「故事的發展可真使人驚奇，這位姑娘有一晚聽到了這青年人奏的小夜曲，竟丟下了皇冠，和那詩人雙雙逃奔到外國去了。」

仁杰的聲音有些乾澀，他躲避着我驚訝的眼光。他繼續着：「這個詩人的名字就是Hoseli，而這隻小夜曲就是他唯一的音樂作品。」——他停了下來，走了開去，又開始吹着口嘯，調子是那樣地慢，然而又那樣地淒涼，好像在絕望底下吐着熱望的冀求。

我吸了一口氣，站了起來，我聽見屋子裏的琴聲，我知道那是海納。我不能忘記她那大捲大捲的黑髮，那長眼睫毛下蓋着的大眼，那溫柔的嘴唇。我相信她信裏所說仁杰的開始喜歡秋天，我又記得那天夜裏在草地上仁杰說的話。我走到仁杰旁邊：「仁杰，你得知道，秋是富於傷感淒涼的，——像你這樣的年青人，不該喜歡秋天。」仁杰驚愕地望着我。

我抓住他的肩膀，「來，讓我們到屋子裏去。」我熱切地說：「我要去喝杯熱茶，我要去聽海納彈琴，我還要和她好好地談談。」

### 編輯後記

這一期的小說，頗見精彩，俞子珍的戀史，一頁，外絕難見。這一期的小說，頗見精彩，俞子珍的戀史，一頁，外絕難見。這一期的小說，頗見精彩，俞子珍的戀史，一頁，外絕難見。

生的一篇，五品，甚好，情，令狐，後，最，精，彩，美。生的一篇，五品，甚好，情，令狐，後，最，精，彩，美。生的一篇，五品，甚好，情，令狐，後，最，精，彩，美。

下期，施濟美女士，莫愁，老，又，要，移，至。下期，施濟美女士，莫愁，老，又，要，移，至。下期，施濟美女士，莫愁，老，又，要，移，至。

目的，這一期，我們，內容，一期，比，一期，精彩。目的，這一期，我們，內容，一期，比，一期，精彩。目的，這一期，我們，內容，一期，比，一期，精彩。

# 古城的秋天

蕭羣

這個城市是我熟習的，我熟習這裏的灰沙正像我熟習這裏人們臉上堆積的塵土。

現在是秋深的日子，長長的街上走着幾個稀疏的人，樹葉都脫落了，留着光光的枯幹，天上綴滿陽光，但洒下來却淡淡地沒有熱力，天空顯得又幽遠又深長。

天實在很冷，一隊趕駱駝的從城牆邊滑過，他們身後那些一大塊一大塊砌起來的磚牆看起來像一個龐大的巨物投着陰森的暗影，駱駝邁着遲緩的步子，牠們身上壓着的煤塊則像有千斤重似地，趕駱駝的穿着污垢的舊羊皮襖，將頸子縮到長長的衣領裏，他們的神色像被他們驅趕的牲口一樣的沮喪，凹陷的眼睛；無目的地揮着鞭子，有什麼事能讓他們振奮起來呢，永遠灰色的日子，命運是在巨大的魔掌下喘息着，像煤塊壓着他們可憐的牲口，跋涉於遙遠的旅途，有一天精疲力盡了，於是倒下了讓灰沙淹沒了這平凡的一生。

「要是一變天，該會落雪了。」

說這話的同伴默不作聲，心裏則被勾引起的却是一長串生活的感嘆。

要是真地落雪該怎麼辦呢，冰冷的炕沿上會叫人凍斷筋骨的，而那時候，路一定更溼滑，他們即使窩頭也啃不

起呀。

到時候，他們會失去工作，苦守着冗長的冬天，過不盡的嚴寒的日子。

不管這些呀，沿甸甸的煤塊是應當運到那些有高大院牆的宅第的，溫暖是屬於富人的，至於自己則應當在冷風裏瑟瑟發抖，或者鎖在低矮的小屋裏，嗅着刺鼻的馬糞臭味。

我實在不要再看見那些苦難的臉了，他們失神的眼色是會叫我更憂鬱的，我熟習他們；我也同情他們，然而我什麼也不能幫助他們，我的憐憫原是這麼卑不足道的。

去到市場躍躍吧！那裏正瘋狂地響着無線電播送出來的大鼓，紅底大字的市招迎面招展着，到處是誘人的良鄉粟子香味及擺着一蘿蘿晶亮透熟的菓攤。

但那裏一樣顯着冷落，伙計們縮着袖子發楞，古城似乎麻痺了；癱瘓了，又像沉落到幽長的睡眠裏。

又是一陣風沙括起了，這個天叫人心變得沉重，這個天叫人想着生命不過是一塊空白。

## 忘返園

歌牧

猶如瓊瑤勝景，逗留忘返，進去了就不再想轉回出來

這座花園恰似一座古國，它的歷史連它現在的主人也

記不清楚了，只是似有一團散不開的寒霧，迷迷濛濛的在她的襟間浮沉。但是正像現在我們翻開珍稀古籍，或者一種流俗的翻本，我們還可以窺見巴比倫或埃及的古國的光輝榮耀一樣。地方上對於這座花園的傳說，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年月了，但並不磨滅模糊。這幾年來，安靜是安靜極了。地方上沒有一點事故，古園裏不必說更是沒有一點聲息了。一年以前，或者說不久以前，人們還對着這座花園寄以一份探索異奇的心情，有時候還可以在斷牆殘籬間，看見有人貼壁靜聽。而現在人們連這份心情也沒有了。人們開始感到這是一處神祕之地，甚至或感到這是一處神祕不祥之地。那多少年來對於這花園的優麗的敘述，是難易相信的，然而沒有人敢開口斷說那是一個墳場，一座荒園。大門關着，經年都不開，經年也沒有人去敲過一次門，只是調戶口的，那是一個年輕人，去敲過這座大門，進過這個園子，什麼逗留忘返的話，記得也就是他所說的。

但是這個年輕的調戶口的人並沒有福份，他雖然在花園裏逗留過了一段「忘返的時辰」。那些花花樹樹，那些雕亭樹榭，那些柳廊水台……園中勝人的景色，他確是流覽一過的，而在他那「忘返」中突然清醒的剎那間，他不幸不再穿過那九曲盤欄，拉開深林園竹，到那座「最安靜的屋子」裏去，他就匆匆回來了。因此我說他沒有福份，實在是說中了的。不過，當我正想拉開這一樹的深林園竹的時候，我的悲愴和感觸，不下於這花園的主人。那位調查戶口的年輕人也許說得對，進到花園裏來就令人忘返，然而這裏的主人，她幽禁在這園子裏有多少年，這惹大的

園子就似她胸中小小的心臟，每個角落裏都隱藏着什麼精妖，每一分鐘都在那裏對着她誘惑恐嚇。因此她一遷再遷，就遷到這「最安靜的屋子裏」。這下你說她平安嗎？也不，好比一條琴上的弦，你既撥了它一下，它就永遠不休止的顫動，過了多少時間，你說它不再顫動了，不。這個譬如，太哲理了一點，却正好比擬了個恰當好處。

「又在下雨了嗎？」

「沒有呢，小姐。」

「怎麼我聽到雨聲了呢？」

「沒有呢，小姐。」

「那麼倒是我聽錯了，還不去把窗門關上，等下雨打淋了進來。」

「是，小姐。」

於是把窗門關上了。

「沒事了，出去。」

只有這股勁兒她還沒有遺走。也可以說這是她最後所遺下來的了。她的一切都改變了。先別去說容貌，就說她的稱呼，多少年前她是叫「小姐」的，如今，她忽然感到這份稱呼純潔，尊貴，她就要所有的人稱呼她為「小姐」。

在這「最平安的屋子裏」，我們的「小姐」就是這樣地靠着沙發坐着。她在凝聽；雨在窗外落着，忽然她覺得雨停了，忽然又覺得雨重又落了，忽然……她感到一份不安，感到恐怖，「這樣一陣輕一陣急的雨」，嗚嗚自語就走到窗前，貼着窗望窗外是一片清朗，繁星點點，「這可是什麼聲音？」她混然一身寒冷，急步地退到門邊。

「什麼事啦，小姐。」

「你聽到這屋子裏有什麼聲音嗎？」

「沒有，小姐。」

「我聽到一陣輕一陣重的雨聲，而窗外並沒有落雨。」

「一點聲音都沒有嘛，小姐。」

而突開那一陣聲音又擱起來！

「聽到了沒有，聽到了沒有？」

「呵，是的，那是風吹着竹林。」

「風吹着竹林嗎？」她從又走過窗邊，望着窗外那黑

壓壓的竹林，風中雨聲似的擱着。

她是這樣的站在窗前。她緊着眉，她的眼睛藍亮，你在這窗下望見她的眼睛也許會感到這對眼睛的尖利，可怕，然而，在她，不但是她眼所見的，就是心所想的，全都是多麼脆弱，風中殘燭，光影飄搖，什麼時候不會熄了的。你滿以為她這樣站在窗前，夜涼似水，在理梳如麻往事了。這回你可錯了，她連隨便一點什麼都想不起來了。她站在窗前，望着那竹林，聽着那可怖的聲音，她在疑惑一定又有什麼隱伏在竹林裏了。

而這地方上所傳的也許不十分真實，不過也可以拿來借鏡參考。這個花園，原是一位家世破落的人家的，一手銀貨兩訖交給這位「小姐」的丈夫。（其實我也不知怎樣說好），那是一位中年人，姓李，從遠處遷來，原籍不考。在那個時候，大家都稱她為「李太太」，跟李先生的比起來，李先生的年紀要叫他「下輩」實在不免是委屈一點。先起人說「小姐」，（也就是「李太太」）就看他點錢

財面上，而李先生卻貪她的貌，就是這樣合上夫妻的，這是起初的話，後來就不是這麼說，說是「小姐」還是「小姐」，根本就不什麼「太太」，她的父親是個商賈財主，聽說李先生這中間就有點詭端。殺人，搶財，劫女兒，以後李先生患上半身不遂的惡症，人說這就是報應。不過小姐是另有小姐的，那是李先生的妹妹，說聲份，無論如何是攪不清，說年紀，到兩相懸殊，說美貌，這就是女人的悲劇，也只好算是命裏註定的。

這位妹妹是一年一度回到哥哥家裏來度暑假，那一年她哥哥的身子不適，就犯了那個半身不遂的病，做哥哥的自己清楚，這份產業留給自已不會不少年了。因此就趁這個暑假替他妹妹拉攏一份婚姻，妹妹自然一見傾情，可是天下事，也有同時都一見傾情的。

這就是這位無端插進悲劇裏來的好男兒，一面敷衍人家的妹子，一面又討好人家的「妻子」，這裏面多少故事，可以不語而知的，一直到做哥哥的死了，這位妹妹也不知道是怎的一來，有人說她讀了一本什麼莎士比亞的劇本，與她的「情人」作天上的「比翼鳥」去了。

就剩下這位「小姐」在這花園里，到處都不安靜，以前她也許還在人靜夜深之間，明目淚下，想憶舊事，而久而久之，記憶成了惘噓，於是就什麼也不記得，只像有一團散不開的寒霧，迷迷糊糊的在她的心襟間浮沉。

說這花園是處瑤瓊勝景，也許是真的，要說逗留忘返，你可看見這位女郎，哲白臉，憂鬱的眼睛，搜索着園裏的詭譎，還疑心園裏的「詭譎」在搜索着她呢！

# 泥河

柯鳳

快無盡止嘎濛的歲月以去的，是一灣平靜的泥河。

泥河是凍凍了的。沒有波紋，沒有漣漪，隨着無開始的歲月，流向無盡止的歲月去，迂緩地，迂緩地。

混雜了發青發綠的污水，朽腐的動物和植物的屍體，工廠裏洩放出來腥臭的醬色的黏液，泥河流動着，迂緩而且滯重。

給禁錮在黑褐的河岸，餓狗咬碎的白骨，泥河更其蒼老而憔悴。

大熱天有灰色的泡沫浮出來，一個接着一個，從深黑的爛泥的河床，從浮腫的老鼠的屍體，繞過一堆腐爛的柴草，繞過一隻新下去的死貓，浮出來，呆怔地張望壓下來的火熱的天空，靜靜地浮去——不為扭打着的子子所驚擾，也無動於停下來又飛起的蠅虻。

冷下來，有慘色的霧慢慢地升起，慢慢地擴展，掩上黑褐的河岸，河岸上的白骨，餓狗的影子懂懂而動。

泥河，懷抱着寂寞，迂緩地流動在世界的大荒原。

泥河是沉默的，而風在叫號，樹在嘆息。

泥河，真是永世的安排，真是從無開始日子就這樣迂

緩地流着的麼？是一直承受着發青發綠的污水，朽腐的屍體，和腥臭的黏液麼？

甚至，泥河，本身就是一條專流泥漿的河麼？

多麼懶往着淙淙流水的草原，鸞飛落花的日子，「桃花流水鱖魚肥」……

即使給冰封凍了，也有淙淙的水聲在冰層下面唱出聲來。

——這算是對泥河作一些古舊的記憶麼？

怎不去想想浩翰的江水，迎風的白帆，有捕魚的鷹隼長嘯的天空？

而泥河，這已是一條不成其為河的河了。

泥河沒有聲音，沒有波紋，泥河是沉默的，泥河凝凍了。

曾設想一個雷雨，一個風暴之前的凝凍的天空，那是同樣地使人窒息的。

突然有一條閃電照亮了陰慘，塵沙長了翅膀，一個瘋狂的旋轉，天地翻了身，黃豆大的雨點射擊下來，瞬刻之間有洪水橫流。

然而，泥河沒有朕兆。

泥河長日長夜地爬行在世界的大荒原，長日長夜地發散着腥腐的惡臭。

那有毒的質點哪！

呼吸下有毒的質點，生命的色彩是黯然無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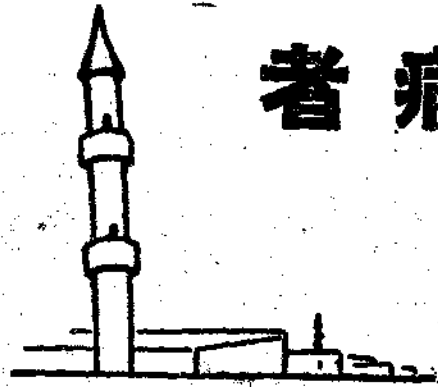
不勝掩鼻，我們的日子，唉，泥河！

散文之頁



海斯著

## 幻想患者



天行譯

，便確信我已經染了這種病症。我驚懼惶惑地坐在椅上發怔；然後在焦灼無措的心

（前記）海斯，（又譯作赫塞，）是去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者。他是瑞士人，生長於德國，現在已有七十歲的高齡，以前為神學家。所著小說詩文，在文學界流傳不廣。這篇「幻想病患者」，是我從德國出版的一種世界語刊物「閃光」中譯出來的。全文筆調犀利，富有幽默意味。——譯者。

我有一天因為患了一點小病，走到圖書館去，想在醫書中找一個治療的方法。我取下了一本醫書，將所求的材料讀完了，然後在不知不覺中，信手翻着書頁，隨意閱着一般病症的狀態。我忘記了我當時首先看到的是甚麼，總之是一種極險惡的毛病，我讀他的病象不到一半

緒中，索性再翻幾頁醫書。我翻到了腸熱症，讀了他的病象，發現了我也有此症，而且已經患了幾個月了。我懷疑還有別的毛病，又翻到驚風症，正如我所預料，我也患了此病。我對於自己的康健問題，起了很嚴重的注意。要想澈底調查一下，共患幾種病症，乃將各種按字母排列着的病症，從頭看起。瘧疾，我已患了初期，兩星期後就要有嚴重的變化。腎虛症我患得還輕，在這個病上我一時不致於喪命。虎烈拉我是有了，而且有很複雜的變化，白喉我彷彿是自小即已有之。我這樣很忠實地翻完了二十六個字母，而我能認為未患的病症祇有備婦膝（一種難治的病症）一種。

起先我倒覺得有些美中不足，為甚麼獨缺此病呢？後來我想看我所患的病症也不少了，缺此一樣，就算罷！筋骨疼痛的最險惡的一種，似已襲入我的體中；發熱病大概是幼年時已經染着的。N字以後沒有別的字母，我大概沒有別種病症了。

我坐在那邊呆想，我這個病人可稱為醫學上的怪物了。對於醫科學校我實有莫大的貢獻，此後醫科學生不必在醫院中實習，祇須繞着我走一個圈兒，便可畢業了。我又想到我究竟還有多少時候好活呢？我考查我的身體，我摸我的脈息，但是起先摸不到，後來忽然跳起來了，我拿出錢來計算快慢，一分鐘跳了一百四十七下。我摸摸我的心，心也不跳了，我在胸部前後上下都摸轉，找不到一點動靜。我想看看我的舌頭，我拿舌頭盡



量伸出去，閉着一隻眼睛去望，祇能看見舌尖，但是我尤其確定我已患了猩紅熱。

我去訪我的醫生。他是我的好友，在平時我患病去看他，心裏急得要命，他摸摸我的脈息，看看我的舌頭，和我講天氣或別種不相干的話，真叫人又好氣又好笑。今天我有了這麼多的病症，看他怎樣說？醫生所需要的是病人來要求診察，他有了我這一個病人，實勝於他那班千萬個平庸的病人了，我便逕往去看他。

「你有甚麼病？」

我回答說：

「我不要再廢你的光陰吧。生命是短促的，我若將我的病症從頭說起，也許我還沒有說完，你的壽命已經滿了。我祇要告訴你沒有患的病症，那就是備婦膝，至於我何以未患此症，我說不出甚麼理由，事實如此而已。其他一切的病症我都有了。」

然後我說明了我發現患病的經過。

### 聞所未聞

#### 信 誠

凡是坐過火車的人，一定看到過一節車廂是怎樣連接的。其中有一個巧妙的連鎖，只要一碰就連接了。看來很容易，却也費過一番心血把它研究出來的。東西雖小，在科學的發明史上自有它的

地位，原來這連鎖就是詹天佑氏所發明，詹氏是中國僅有的鐵路工程專家。郵票是英國首創的，那時在一八四〇年，至今已過百年。郵票的由來，非常有趣，據說，英國有一麗妹，美豔富有，每天收到各地寄來的仰慕她的情書很多，天天在增加着，起初是託信付資收受的，後來每天送來百千件，不勝其

煩，就拒絕收受。管理遞送信件的機關因損失過大，於是改用發信人付資黏貼郵票的方法，直到如今。佛教的創始者——喬答模悉答，人稱他為釋迦牟尼，又稱佛陀。按「釋迦牟尼」梵語是「能仁」之意，「佛陀」意譯為「覺」。人的指甲每年長二吋半，頭髮每年長十六吋。

醫生拿我翻來覆去地檢視了一番，他握緊了我的手腕，於我不預防的時候在我的腦上打了一拳——這種打人的方法我覺得不大光明——又用他的腦亮的一邊來撞我幾下。然後他坐下來，寫出一張方子，遞給我，我把它塞在袋中便出去了。

我也不打開來看看；走到最近的藥房，交了進去。藥房裏的人看完了仍舊交還給我。他說那個藥沒有。

我說：「你不是賣藥的麼？」

「是的。但是我如果是合作商店和家庭公寓，我或者能夠給你這個貨品。我僅是賣藥的，恕難應命！」

我看那張方子，上面寫着：

「每六小時牛肉一磅，

每天早上散步八里，

每天晚上最遲十一時睡覺。要舒適的牀一張。

注意，勿將你不懂的東西，裝入你的腦中！」



## 我在家政大學畢業了

· 沈 荃 ·

在這個世界裏，正不知有着多少像我一樣的人，年青的時候，虛榮心操縱着整個的理智，雖然它有時也會成爲一種幫助自己求進步的力量。等到年紀長了一點，對於一切事物認識稍清，便抱着滿腔熱情，一心要追求那理想境地的實現，而結果會遇到種種意外的事，把一切的理想打擊得粉碎。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另闢途徑，作退一步的想法而求其他，於是得到收穫了，雖然這收穫不是自己原來所盼望的！

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最歡喜唱歌跳舞，那時每逢學校裏表演「葡萄仙子」，「麻雀與小孩」，「月明之夜」這一類的歌舞劇時，總少不了我的份兒，而且，往往是擔任最主要的角色，如果遇到什麼地方舉行遊藝會來函邀請我們學校去參加一些遊藝節目的時候，那也就是我出風頭的機會到了。父親和母親每一次總是台下的觀眾之一，百看不厭，可是到後來他們也漸漸不願多看了，因爲學校中僅有幾件陳舊的舞衣，穿來穿去，未免叫人不感興奮，後來他們索性自動花錢給我做了幾件來穿，真是「錦上添花」，更使我風頭出足。老師們遇到

這種不要學校花本錢而又能替學校爭面子的學生，當然是最滿意的了，因此我不斷的得到學校給我的嘉獎，記小功，記大功。那時我真有目空一切，儼然自以爲是一個大歌舞家的氣概！同時小心靈中深深的種下一個願望，將來長大了一定要做一個「黎明暉第二」！

進了初中，我對運動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球類，游泳，田徑賽，騎自由車，沒有一樣我不愛好的；再加以幾個常代表學校出去參加過運動會的同學，他們所受到學校的那一份優待，實在叫我羨煞！他們可以不須和全體的同學每早一齊跟着體育老師做那機械式的早操；上課時他們極端自由，高興就坐在教室裏打打瞌睡，不高興就一天到晚在操場中嘻嘻哈哈的玩，跑，跳，訓育員從來也不去干涉過他們；考試的時候，雖然他們也一樣坐在試場裏，但是他們咬上半點種的筆桿，就可以交卷出場，至於他們的試卷上到底寫了字上去沒有，我們是無法打聽得到的，可是他們從不留級也不用補習；開運動會的季節到了，他們又換上了學校爲他們做的新運動服，新球鞋，早上他們的早點不和我們一樣是豆腐乳

送白粥而是豆漿，牛奶，雞蛋，麵包，正式出場比賽時還有水果汽水的特別享受；平時一面孔擺出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的老師們，這時候，阿諛的蹲在這幾個選手們的面前替他們在腿上用力的擦松節油，而當這些「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的勇士們，口中嚼着口香糖或是洋參，神氣活現的一進了運動場時，照相機左一個右一個的在他們的四週亂拍，他們的名字不時的從擴音器播送出來鑽進每一個觀眾的耳朵裏，一陣陣的喝彩聲，使得他們紅暈的臉上更增加了得意的光輝；當他們捧着大的小的獎品回校來的時候，少不了更換得校長老師們眉花眼笑的慰勞和誇獎！這一切，使我的小心靈中產生了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運動好的人便是天之驕子，才算有出息。於是我對於各科運動更加强了愛好的心，拼命加緊的學習，同時內心中暗暗的憧憬着，總有那麼一天，我也要做她們中間的一員。

有志者事竟成，一年之後，我被選拔出來為校隊的籃球隊隊員了，因為以前的隊員中有不少已經畢業離校，自然得加以補充；另一方面我又做了田徑賽的選手。從這時起，我也變成了一個被他人所羨慕的運動員，每天神氣活現的在運動場上跑來跑去的混日子。老師認為我打球的姿勢很有男子的風格，真是一個「後起之秀」；而且我的手臂的膂力特別大，在鐵球鐵餅標鎗這一類

的田賽中，可有很大的，希望如果我好好的學習，將來再進體專去求深造，一定是有所成就的。當時我就想着，一個普通學校的運動選手已經這樣的出足風頭了，假如進了體專，豈不更要神氣萬分？因此我的心中就決定了將來非進體專不可！

過了不久，另外一件事來分我的心了，因為在全校的班際演講比賽會中，我不知怎的竟胡裏胡塗被本班推選了出來參與比賽，更胡裏胡塗的得了一個第一名，當我把一個很大的冠軍銀盾扛回家中時，直把我的雙親給樂壞了。於是，這個銀盾便被置放在客廳中最容易使人注目的地方，每逢來了客，我的雙親更獻寶似的一定要把它帶來歷訴說一番，有時，也許有的客人竟聽到三四遍也說不定。

接着全市中等學校學生演講比賽的消息傳了出來，當然，我這個得第一名的是非要代表學校去參加不可的了。這一次可不比在校中啦，因為有關校譽，所以校長老師們的情緒都感到非常緊張，天天把我們這幾個在校中得過優勝獎的學生叫到校園中或是老師們的寢室裏，要我們一個個發神經病似的一遍又一遍的練習我們的講詞，直到我們背得滾瓜爛熟，態度上一點也不再有任何不安的樣子而音調上也抑揚頓挫的極其自然了，這才把我們放走。回到家中，雙親因為也對我寄予了莫大的期





望，所以只要一看到我在看小說或是逗小貓玩兒的時候，他們就要勸我與其閒玩，不如多多練習幾次我的演講詞，免得回頭要是連一個殿軍也得不到，就太過場台了。因為受不了他們這種激勵的言語，於是我果真又一個人在客廳中站上櫃子上，自說自話的喊上一頓。

這一次比賽的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居然又得了一個亞軍的銀杯回來，當然少不得又是一番小小的轟動，人人都說我的口才流利，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個女外交家或是女法律家。以後，凡是遇到任何學生的集會，我總是被推舉上台去演說或做臨時的主席，因為我已歷戰沙場，很有一點自信心，雖然那時只有十五歲，居然大模大樣，從不肯放棄一次出風頭的機會。父親也常常爲我打氣，叫我放大大胆量努力學習，他告訴我我國最早獲得外國博士學位的女法律家鄭毓秀女士的榮譽，看樣子，他就想着我將來也要做一個鄭博士這樣的人。那時，我真是一個聽話的好孩子，所以我竟把學體育的心冷淡下來了，一心一意準備着將來要做一個女外交家或女法律家。雖然這時我在運動方面還是相當的出風頭，但是我的腦筋中牢牢的記下了父親曾經對我說過的話：「女子的體力無論怎樣比不上男子，學體育也沒有怎樣大出息，將來最多當一個體育教師而已，充其量你有特別的成就代表國家去參加一次世界運動會，但是那不能作

爲你的職業，等到年紀一老，骨頭也硬了，氣力也不够了，跑也跑不動跳也跳不起的時候，你還能做些什麼？雖然我國被人目爲「東亞病夫」，要求民族健康端賴大家提倡體育，但是只要人人能够將體格鍛鍊成你這個樣子已經够用了何須一定將門去學它！」

初中畢了業，因爲會考成績還不太壞，照章可以直升本省高中，不須另外報名投考，所以那一個暑假期中，閒的難以度日，父親便叫我跟他學繪畫，兩個多月的功夫，學得竟有了一點門路。等到進了高中，恰巧圖畫教師聘的是嶺南頗有名氣的畫家C先生，他的一種特殊的教授法更引起了我對於繪畫的興趣。

不久，我轉學進了另一間學校，這學校的美術教師也極爲循循善誘，竟使我學畫的心越來越切了，這時我的意志混亂得很，我知道父親盼望我將來學政治或法律，而我自己對於這一方面的志趣，却很淡，縱然勉強去學成了，我想也不會有多大的發展的。我願意學繪畫，但也想到繪畫對於我的一生不會有多少的幫助，而我常常聽見父親對朋友說的，繪畫可以怡情養性，業餘的時候畫幾張消消遣是很有意思的，假如存心把他作爲一種終身的職業，那未免太沒有把握，在中國有幾個徐悲鴻有幾個劉海棠呢？

畢業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學校發下一張表來叫我

們全班的同學填寫，調查我們畢業後升學的計劃，我填上「未定」二字，很叫我們的班導師驚奇，覺得像我們這樣一個做事極有果斷心的人，爲什麼到了今天對於這麼一件大事還沒有一個決定。我向他申訴我對於這件事的彷徨，他抱歉的說他也很難以代我選擇一個最適合於我的道路。

最後，我想到了我應該去請教一下教英語的T老師——他是我認爲我所受學過的教師中最有遠見最有理解最能了解學生的心理的一個優良教師。出乎我的理想之外，他竟別出冷門，主張我學教育，他說我的一種他人所不及的熱情與責任心，和一種從不偏向一方的正義感，是一個爲人師表的人所必具的主要條件，如果我學教育，他敢斷定我將來一定是一個肯負責任不致於誤人子弟的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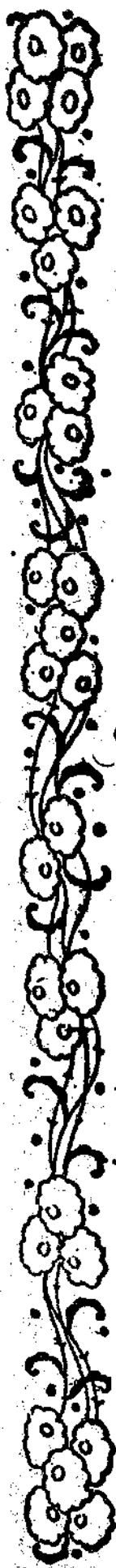
這一來，我面前要走的又岔出一條了，但是這最後岔出來的一條路似乎要比其他的顯得平坪而寬敞，它很叫我樂意選擇去走它，所以，我把這一個意見告訴了父親之後，他非但不表示反對並且加以贊同，因爲他已明白我這爽直激烈的性情，的確是不合宜於從事政治生活的，他也不再希望我做一個女外交家或女法律家了。

在這樣的決定之下，我便打算着去投考素負聲譽的

國立C大學的教育系了。然而事情真有這麼巧，我們的畢業會考還未舉行，七七事變發生了，火藥味傳佈到了全國的每一個角落，父親來信告訴我會考完畢後火速回家，所以等到會考一過，我便馬上收拾了行裝回到了父母的身邊。滿望戰事不要擴大起來，我還可以如理想的踏進大學之門，可是傳來的消息却是一天比一天更緊張了，大一點的城市連接的遭受了敵機大規模的轟炸，父母過分的疼愛，竟影響了我學業的進行，C大學那裏雖然託人報了名，但結果仍得不到准許去參加入學考試。父母的心中，這時只有一個願望，就是他們不能再失去這一個剩下來的惟一的女兒，我的年紀並不大，晚一年再進大學並不打緊。

在家中熬了一個學期，說不出的煩惱與苦悶，每天借故發脾氣，非份的要求父母多給我零錢花，有意的違犯父母的意旨，想盡了方法挑引起父母對我的憎惡，好叫他們心甘情願的讓我離開他們出去讀書，效果雖然得到了，但却產生了一個附帶的條件，就是說離家升學是可以的，但只限於在本省進本省的K大學，不能跑得太遠。這一個看來並非苛刻的附帶條件，却最使我傷腦筋，因爲據我所知道的：第一，K大學校舍太狹窄，不敷應用，除了一兩座磚砌的樓房之外，其餘的全是竹架子篾棚子搭成的，「熱天熱死，冷天冷死，雨天漏死，晴





天晒死一的國難房屋。新生，必然的有「優先權」使用它，做課室做飯廳尤可，萬一連寢室也用它，那可真叫人吃不消。第二，我還在高中的時候就知道那時K大學裏赤色的氣氛很濃厚，我雖然不右傾，但對於列寧馬克斯却不感覺有興趣，像我這樣的人進去一定是不投合胃口的。第三，K大學裏沒有教育系，雖然有一個專為訓練中學師資的文史地專修科，三年畢業，但它這不是一系「而是「科」的名目叫人很不如意，差一年的時間，它叫你没有資格帶方帽子，將來也不能再進一步的入研究院，它就是叫你永遠做一個中學的教員。

對了這些個問題，我又徘徊了，因此却引起了父親對我的責備，他說：「不給你進學校，你又想方設法的吵着要去，給你去你又猶疑不決的左考慮右思量；現在是非常時期，有書讀就是幸福，你不看到戰區流浪過來的多少青年，他們求做一個試讀生或旁聽生而不得，你還挑精選肥的找麻煩。還是將就一點吧，何況你是否考得進與否還不知哩！」受了父親的這些責備之後，他又給了我一點物質上的鼓勵，他說如果我考進了K大學，他將買一支新式的派克水筆給我，因為他知道我自從失掉了那支心愛的綠色鋼筆之後，一直是鬱鬱不樂的。所以趁這時給我服下了一帖興奮劑。

結果，我又興奮又猶疑的去我所不十分願進的K大

學報了名，心中存着一種考取也好不考取也好的念頭，毫不準備的參加了入學試。一星期之後，在報紙上發現K大學新生取錄名單中有了我的名字，我滿意的接受了父親給我的新水筆，同時拖着蹣跚的脚步走遠了K大學的大門。

開學之後，那些「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的詩經，那些「黃帝戰蚩尤」的歷史，那些瑣瑣碎碎的文學概論，那些五花八門的音韻學等等，絲毫引不起我的興趣，幾次三番寫信回家要求父親准許我轉學他校或是休學，但得不到同意，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之下我終於混過了一年。一個最要好的女同學由Y城WS聯合大學給我來了一封信，她告訴我那裏真是一個最合於理想的讀書的地方，問我是否有意轉去那裏，Y城是最後方，絕無危險可言，大約父親不會反對的。我於是又作了一次試探，這一次竟得到了滿意的答復。我興高采烈的束裝回家，在家中雙親爲我這一次遠行作了一個周詳的準備，父親要母親送我到Y城，假如我進了學校她便獨自回來，假如插不進去，也好仍然伴我回家，他以爲一個年輕輕的女孩子一個人走這麼長遠的一段旅途，實在叫他不放心的，因爲在這「人心不古世道淪亡」的今日，已經有多少的悲劇發生過在這種悠遠的旅途上呵！

桃花盛開的時節，我和母親踏上了旅途向Y城進發

，因為受不住旅途上的疲勞，我在半途病倒了，在舉目無親的旅舍中，母親急的要哭，不斷的埋怨我為什麼要這樣作怪，非要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讀書？總算還託天之佑，睡了幾天，我的熱度漸漸的退了下來，等我的熱度一恢復了正常狀態，我們便又繼續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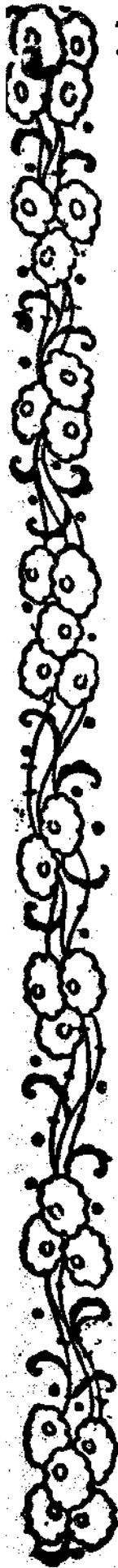
世界上真有這麼湊巧的事，正是我們到達Y城的一天，WS聯合大學就在那一天將插班生考試辦理完竣，當我會到了我的好友，聽到了這一個消息時，我在旅館中竟放聲大哭起來。因為在Y城我沒有一個熟人是可以替我在人事上去活動一下的，現在既然考期已過，我還有什麼指望呢？假如要等到下期再考，這長長的半年光陰豈不要荒廢度過？而母親與我老是這樣客居異鄉把父親一人隔離在遙遠的家中，這又算是怎麼一回事？若說暫時先轉回家去，到了下期再來，父親是否答應？這麼長遠而又不平安的路途，他肯讓我們來回的跑嗎？

我再也料不到的是這一次機會的失掉竟是我的學生生活結束的尾聲。當我彷徨無計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告訴了正在離Y城不遠的C縣服務的「他」，「他却抓着這個機會又向我提出了結婚的請求，他說這樣辦可以不致使我和母親長久的客居異鄉，而且C縣離Y城是這麼近，結婚後我們住到那裏去，下期招考時再來很為便當，他絕不及對我婚後繼續求學。

一個女孩子在失意之餘，往往是走上結婚這條路的，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竟也選擇了這一途，何況我與他數年純潔而坦白的友情，實在也難以叫我再拒絕他這殷勤而又體貼的請求，因為這已是第三次提出的了！

寫了一封快信給父親，把一切的情形報告他，同時徵求他的同意，得到了他圓滿的答復後，母親便開始忙着為我們籌備結婚的一切，為了「他」的假期關係，我們不得不樣樣力求簡單易辦，却引起了母親的不滿，因為在她的理想中，她這惟一的女兒的婚禮是應該在自己的家鄉在許許多多親友的祝賀聲中舉行的，現在我們為了結婚後便要赴C縣，行李力求簡單而同時我們兩人在Y城所認識的人也不多，只有幾十個同學而已，所以婚禮也不見十分熱鬧，也不够她理想中的堂皇，真是說甚麼也不叫她稱心——其實在次日的小報上已經有人批評我們這一次婚禮太浪費了，因為在國難時期是不應該太鋪張的。

到了C縣，我開始作為一個家庭的處理簡直摸不到一點門徑，幸好有我的母親代我主持了一切，同時還有一個老媽子操作一切的雜務，我却仍然保持着作學生的風度，每日埋頭在書本中，準備着半年之後還要實現我的願望。就在這個時候我會經熱鬧個一個笑話。





一天，母親被隣居約去打牌去了，老媽子請假回了家，我一人清靜的在看書「他」和一個朋友一路談着話回來了，我要倒茶敬客，發覺水壺竟是空的，他爲了要陪客人談話，叫我趕快去燒開水，雖然這一件事我從來沒有做過，但是不好意思當着客人的面說出來，只好硬着頭皮走進廚房裏，費了整整一匣火柴，花了半個多鐘點，才把那煤塊燒着，把水沏上之後，聽到它慢慢的響了，看着它噴出一陣陣的蒸汽來，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開了，爲了保持我的自尊心，我又是願叫他進來問問。他與客人談了快兩個鐘點，客人要告辭，他要留客人喝口茶再走，想起了我這燒水的人，跑進廚房來，看見我滿頭滿臉的煤灰，站在灶邊發呆了，水壺的蓋子卜卜的不住在跳，他已忍俊不住，極力按捺着笑意問我爲什麼水開了還不拿出去？我說：「誰知道怎樣叫開怎樣叫不開？」他聽了我這句話，笑的幾乎提在手裡的開水全潑了出來。從此，我不會燒開水這件事幾乎住在那附近的人人都知道了。爲了難以忍受人家的取笑，從那一天起，我發了狠心，要開始學習做家事！

在C縣那種安靜閒逸的生活，很給我一個溫習功課的好機會，同時母親也成了我家政學的良好導師，我漸漸學會了煮飯燒菜，從洗手帕漸漸學會了怎樣洗一件長旗袍或一件襯衫；因爲常常跟着母親帶用人出去買菜，

我也學會了怎樣和賣東西的人還價錢爭稱頭；星期日，我們常常做各種的點心請客人來吃，聽到人家吃後的贊美，比什麼也開心！

半年之後，我正打算着準備行裝要再去Y城，同時母親也要作回家之計，不料一種突來的打擊叫我急的幾乎發了狂——我懷孕了，生理上的變態使得我每日嘔吐，頭昏，目眩，從早到夜不能安靜片刻，像這樣的情形我還能讀書嗎？打胎？不可能，太危險了，不過要是母親不在身邊，也許我們要冒險幹一下的，他爲了我的未完的學業，也同意了暫時不要做爸爸，可是母親自從發現了她有了做外婆的希望時，她竟不打算回家了，她要在這裏再住一年，等候着小外孫的出世，同時趕快把這訊息寫信回家告訴了父親，告訴了所有的親戚。她更小心翼翼的隨時注意着我的行動舉止，我怎麼能下手？

一個最難受的時期捱過之後，我遙遙的似乎看到了那我理想的大學之門又在向我關閉起來了，我憤恨之餘，每日設法跟着他到他的辦事的地方，避開了母親的注意，盡量的作各種劇烈的運動，以一種幼稚可笑的報復的心理向肚子裏那不應該來而偏偏要來的小生命宣戰，希望這種劇烈的運動可以使他不能安穩的度過他成爲一個人的過程。

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她抵抗過了種種對她的危難



，安全的來到了這世界上。也許是她長得實在太可愛，也許是我覺得她是我受了這長期的磨難之後應得的報酬，也許是人類偉大的母愛很自然的控制了我，當我用疲乏的眼睛向她投下了一瞥之後，我竟把原來的計劃一齊打消，——我和他計劃過假如實在沒有法阻擋她的降生時，只好等她生下之後，送給別人去，或者是把他委託給奶媽，或者是交給母親把她帶回家去。——我不但捨不得把她送給別人，甚至連委託給奶媽我都不放心了。我決定自己哺乳她，這時，我不再企望那大學之門向我重開了，一種自然的力量叫我服服貼貼的做一個母親。

我每天按着時間餵她吃乳，小心的替她洗澡換水布，她睡着的時候，我就坐在她的搖籃邊為她做小衣服或織小毛衣。平日速補一雙襪子的耐性都沒有的我，現在我終日的在計劃著為小東西怎樣剪，怎樣裁，怎樣做，怎樣織。

一天一天的她長大起來了，我的心有着說不出的愉快和安慰，我猜想那該是比拿着大學的文憑更值得驕傲的吧？

漸漸小東西會說話了，會走路了，會認字了，三歲半，我把她送進了幼稚園。很多同學來信問我為什麼一結了婚就把學業丟棄，未免太可惜，現在孩子已經大了，我做母親的責任可以委託給幼稚園中的保姆，我還可



以拿起書本再進學校。可是我自己呢，心中何嘗不想再去做學生——我始終認為做學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但是四年多了，書上的東西已經逐漸在我的腦海中失去了印像，要把他從頭整理，談何容易？而且年齡一年比一年的增加上去，精神體力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再要去和一般年青的競爭，一定失敗無疑，所謂獻醜不如藏拙，與其費力量去追，還不如就站在自己原來的位臚上緩緩前進吧！爲了聊以解嘲，我回信答覆我的同學，告訴她們我也在「家政大學」畢業了，計開我各科成績如下：烹飪科（包括燒菜煮飯做點心）八十分，縫紉科（包括做衣服織毛線）九十分，家庭管理科（包括佈置整理家庭）九十分，家庭衛生科（包括打掃與清潔）一百分，兒童保育科一百分，應接科（包括應付家人與對外的交際）七十分。至於這些分數的評定都是由我的一些義務教師批下來的，他們包括了我們的父母家人，他的父母家人，我們的朋友，傭人等等。

## 西 點

第二十期已出版

每册定價二萬二千元  
各書店報攤均售



# 娘回來了

華 湜

穿過大雲橋的骯髒的菜市場，再走五六十步獅子街平坦的石板路，便是小善提弄的弄口了。那裏有一口雙眼的古井，緊緊的偎依着一所龐大的毛坑的壁角，從早晨到天黑，經常有一些貧苦的鄰居們在那裏有秩序的排着隊在取水。取水的人有很長很長的行列，但不會紊亂，並且似乎永遠不會有什麼爭吵似的，他們總是很靜很靜的耐心的等待着隊伍的移動，尤其是夏天，太陽熱辣辣的照在頭頂上，取水的人雖然是很火爆的，但還是那麼細心的在企念着掇得一桶珍貴的泥漿水。

小城市里，街坊上有一點小聲名的人民，總是永遠的爲他們的鄰居所尊敬着的，所以當伍忠德披着他的華絲紗長衫從縣商會滿頭大汗的趕回家來的時候，那些取水的人們，便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他們慣常的總要放下了水桶，垂直齷齪的手伺候着伍忠德從他們的面前經過，看他用雪白的手指稍爲撫正一下下巴拿馬草帽的邊簾算爲招呼之後，才微微的躬一下身，目送着他的影子被裘東升的屋角所吞沒。

但是，伍忠德却出乎意料之外的竟跨着大步走過永

福橋回去了，他走得很快，那綢長衫的衣角被風摺摺的激着，像掛在半空中的一面白鴿旆。鄰居們幾乎全擊住了，一個漂亮的懂禮的鄉紳爲什麼不肯接受鄰居們對他的尊重呢？而且，這是破天荒的唯一的第一次，他們像遭受了一個可怕的噩夢，開始感覺到自己的不幸和委屈。然而當他們從地上拾起水桶繼續着他們的工作而看到太陽的影子的時候，他們彷彿都恍然的明白過來，「一定是家裏有事情了！」否則，爲什麼他要趕班的上午便從縣商會裏回來呢，連中飯也沒有吃？並且，他又走得比往常快；並且，他又忘了作爲一個小城市的鄉紳的應有的對他鄰居們所有的客氣的禮節。

「一定是家裏有事情了。」這整齊的蛇形的隊伍便立刻分散起來，很快的圍着井圈圍成一個不像樣的圓圈。他們互相用詫異的目光探詢着，但是誰也不能告訴誰，對於這突然間襲來的嚴重的問題，人們決沒有考慮的餘地推測伍忠德家裏的私事了。雖則，他們的心裏或許有那末一兩個答案，譬喻是家裏有人生了急病或者是一個遠道的富有的親戚的來訪，但幾乎是同樣的一霎那，

他們便無情的推翻了自已的構成的事實，按照平常，若是家裏有急病的人的話，那末伍忠德先生是一定同着著名的大夫朱雲仲來的；若是有人呢？那末他準得在大雲橋的市上順便帶幾尾鮮魚或半斤的豬肉回來。

「然而，伍忠德先生的家裏究竟有着什麼事情發生呢？」人們懊傷的圍着井圈，低着頭沉思着，誰也說不上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已全然的忘去了他們的工作了，他們並且忘去了他們所應持的鎮靜的態度，而開始在心底裏荒亂起來。這或須是伍忠德先生是個小城裏的偉大的人物的緣故吧，在最最歉收的年頭曾經從市倉裏糶出了五担黃倉石，按着鄰居們的大小的活口施穀一升二升的賑，再說，在往常的那段平靜無奇的歲月裏，伍忠德也確實趕過了幾件轟轟烈烈的婚喪大事，少不得鄰居們又可叨光吃喝一頓。總之，街坊們是關心着伍忠德的家事的，因為伍忠德有着充分的資格和經歷去被鄰居們關心着。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菩提弄裏飄出了一個白色的影子，當那影子飄過永福橋而到井圈邊的時候，却馬上爲汲水的人們所包圍了。這真是上帝的恩賜呵！來的那個穿着淨白的衣衫梳雙辮的女人，是伍忠德家裏的年老的司蘭的女兒，問伍忠德家裏的私事，難道還有比她更合適的嗎？況且，那畢竟是一個似懂非懂的心直口快的孩子，經不起人們一兩句好話的捧喝，便會源源不絕的吐露了被別人視爲秘密而由她來看却平凡不過的許多伍忠德的家事。

「喂，你家有什麼事嗎？」有人在問，扯住了她的短衫的袖子，怪親熱的。

「我家？」那孩子幾乎迷惑了，她是個沒有家的孤苦伶仃的孩子，跟他父親生活在伍家的側廂裏，無論如何，她是想不透她在哪兒又有個家的；但她馬上的明白過來了，街坊上所說的你家，或許正就是伍家的意思吧！於是她便興奮了起來，把粗大的眉毛向眼角稍一豁，用大拇子向圍着她的人羣一揚道：「這個回來了呢！」

「那個，是誰？」汲水的人伸長了頸子，吐了吐舌頭。接着便用不同的稱呼猜測着：是獨山的王姑太嗎？是在貴陽的遠遠的堂房的姪子嗎？是上海開着五金廠的姑少爺嗎？……人們差不多已背出了所有的伍忠德所誇耀過的一切的富有的親戚們，但那位姑娘總是頑皮的搖着頭。無疑的，街坊們是陷入了更大的不解中了，從肚子角直到喉嚨口，盡他們所記得的差不多全已一一的說過。現在，除了從小姑娘的口裏說出來已外，他們已沒有能力再說些什麼了。

「哼，是他的娘呢！從湖南討着飯回來的……」事情來得出乎鄰居們的意想之外，在那小姑娘還沒說完的時候，他們紛紛的話頭便像海浪般的那把小姑娘的下文掩沒了。難道說伍忠德還有一個親生親養的娘嗎？憑他們的幻想所能抓住的一絲的伍忠德的娘的身影，應該是一個白白胖胖的有着慈祥的面容的老婦人；然而她又是什麼要飯回來的！這正是從那裏說起，一個七老八十的老太太婆從千里外的地方獨個子會要着飯回來，打什麼時候她

要離開了舒服的家庭和她的丈夫有名的刑名師爺伍世豐老太爺路遠迢迢的到湖南去？我的天哪！他們愈發的不解了。

「我父親說的，他娘離開他時他還只有三歲，那也就是他爺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他娘進門的第四年。」一連串的指着伍忠德的他字彷彿是一鍋未經煮熟的白山薯的餵豬的飼料，看上去真有點疙疙瘩得令人不舒服。但畢竟是一種作爲豬糞所應該吃的食物，而在人類的眼中所得的地位又顯然的在別的一方面了。所以對於小姑娘的疥里疙瘩的話句，鄰居們還是用着百分之一的虔誠的態度聆聽着的。「他娘就跟着他的堂兄弟有了花樣啦！小姑娘使勁的把花樣二個字像手榴彈一般的擲到街坊們的耳朵裏之後，那些可憐的人們竟從出神的境界裏馬上回到理智的轄地了。他們起先是一陣窒息，真的像手榴彈的彈風一樣的把他們劇烈的驚悸着，但現在由他們的嚴肅而且苦於表情的嘴角上所流露出來的，却正是一片嘶嘶的輕蔑聲。伍忠德的娘都幹出了花樣，而花樣的對象竟是自己的姪子。於是他們很快的便想到伍忠德的地位是必須重新估計一番了。

或許是他們全有着一種澈底明白事情本身所發展的跡象而後才肯下個不易的褒貶的緣故，在心底裏他們又有了種種的問號而去跟那個年老的司閻的女兒檢討，但那個小姑娘却突然的不見了。街坊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蹣跚走的，於是他們便費力的用眼睛向四處搜索着，可是在同樣的一種不安的情況中，他們幾乎驚住了

，因爲他們已看見伍忠德攜着老娘從弄堂裏慢慢的走了出來。

可憐的伍忠德，他已脫去了長衫和那一頂高貴的金絲邊的草帽，在鄰居們看來，這也就是脫去紳士的衣服呵！穿着一套雪白的紡綢衫褲，小心的扶着他的老娘。他們走得很慢，汲水的人儘有充分的時間去觀察他們的臉色而忖思他們的心事，尤其是關於伍忠德的，在他平時很難看到的死灰色的面色裏，他們真不難想像他的心境該是如何的沉重而不愉快。

伍忠德素來是個樂天的時常與笑迷迷的目光熱誠的呼招着世間的一切的事物的體面底人物，可是在今天，當他的豬肝色的豐腴的臉孔上突然有着一層薄霜似的不快的氣氛而被街坊們所瞧見的時候，誰能不爲他的尷尬的局面而寄予深情的同情呢？由伍忠德自己來說罷，他又何尚不是感到事情的棘手是，比起草一件不能上呈的公文而輕鬆分毫？早晨他在縣商會的祕書室的紅木寫字檯邊的安樂椅上坐着呷很好的會裏的龍井茶，家裏的小廝却來喚他了。這無異是三十年來連做夢也未敢想到的天大的事情，「娘回來了」，於是他便急急匆匆的趕回家裏來，於是他便忘去了對街坊上的人們的所擲來的尊敬的回禮。他似乎一直在害怕的傷寒症般的神志昏迷的思索着一些不可捉摸的事件的後果，直待他跨進了進士及第的高高的門檻被年老的司閻恭敬的呼着老爺時才略爲的清輕了一點。

在往常，他總是先到姨太太的房間裏寬了衣服喝杯

涼茶然後才到太太的上房去聊一二句天再到外邊去和姨太太廝混的，但在老娘回來的今日，他却逕自穿過了堂前而直奔後堂的大屋裏去。一切和預備的並不會差離了多少，娘雖然是老了不少却仍然有着三十年來他所看慣的照像裏的那個女人的輪廓，但是，當他想到三十年來一直未曾爲人們所識破的祕密行將揭穿的時候，他必竟是傷心的哭了起來而向娘的懷抱裏投去了。

這委實使滿屋子的人全驚異起來，連老太太自己也感到大大的茫然。自己的錯失竟會被兒子所遺忘而且相當的孝順着，於是便急兜兜的要攙他起來。然而，誰知道伍忠德竟跪着不肯起來呢！連太太去攙也匍匐着痛哭失聲的，唯一的希望接着便落到姨太太的身上，那個被伍忠德的元配罵爲妖精的女人擺動着肥碩的身軀剛要到伍忠德的身邊，萬不料到伍忠德却像一個迷途的小孩突然遇到親人般的大聲號淘起來。

「你——叫——我——怎麼——做人——呀！」伍忠德痛苦的哭着，喊着。姨太太站在他的身邊，俯身用嘴唇貼近了伍忠德的耳朵說：「這有什麼難呢，只要你以後待她孝順點便得了。」孝順？伍忠德斷難相信他會這末的蠢笨連孝順二個字也不會想到，而他所懂得的或許就正是孝順二個字吧。於是他便繼續的哭號着：「三十年——不見的老娘呀，做兒子的叫我怎樣做人——呀！」

「有什麼難呢，三十年間不能補起的孝道，趁老娘活着補起吧！」立在老娘旁的太太說：「娘說要街上逛

逛呢，還是你陪她去吧。」

於是伍忠德恭謹的站了起來，扶着老娘走出了門檻，爲了表示一個孝順的兒子所對其母親應有的順諾和急於使母親在企冀着的願望能達到的那份孝道，伍忠德就有意意的把那件牽絲紗長衫脫落在屋角裏，因爲那正是攙扶老娘時可以分外做得到家一點。雖則伍忠德的情緒的急燥和不安是繼續存在着的，然而如果確然的有人能夠適身處地的替他安排一下他在這小小的城市裏的地位和名譽的話，任總商會祕書和參議員和鎮民代表而且還是刑名師爺的兒子的伍忠德的懊傷應該是不足置疑的事情了。

一種羞愧的情藻整個兒的統治着伍忠德，人們是往往由於重提過去的壞事而輕視他們現在的成果的，何況這又是伍忠德先生的母親在三十年前所欠的一筆風流債，做兒子的決難用任何的方式來償還而完然了他的清白的聲譽的，於是伍忠德先生覺得更加的難過起來，他的豬肝色的臉上馬上被突如其來灰氣頭色所襲擊，而且很快的把他往日的臉上的光彩侵蝕得幾乎不像樣子。伍忠德看來，這真是一個多麼不吉利的倒霉的日子，他看見太陽似乎也變色呢！於是他又想到自己所遭逢的可怕的幻滅，轉而覺得自己的可憐了，現在他唯有努力的鎮定着，他把步子走得很慢很慢的轉過了小菩提弄弄口的裘東升的屋角。

伍忠德似乎是格外的小心被別人識破了自己的破綻，當將走下永福橋的三級高高的石板的時候，他的老娘

已看着石階而發呆了，鄰居們都明白，那個老太婆要跨下石橋實在是並不容易的，但似乎也可能，因為她是要着飯回去的。這樣的矛盾的心境聳慮着他們靜心的欣賞這精彩的一幕，看老太婆究竟是如何費力的用她那雙不滿三寸的小腳邁下橋腳來。

「娘，我來背你。」了不得的意外，伍忠德背着他娘走下了石橋。這應該如何說才好呢！一個挺有名氣的人物背着一個挺壞名氣的老娘走下了石橋，好動人的孝子呵，街坊們畢竟是重新估定了伍忠德的偉大的價格了，而且這價格又是遠遠的勝過了昔日的隆譽。於是鄰居們重復有了他們對一個紳士應有的尊敬的意向，垂下手等候伍忠德微微的一笑之後來躬一次身，因為伍忠德並沒有帶他的草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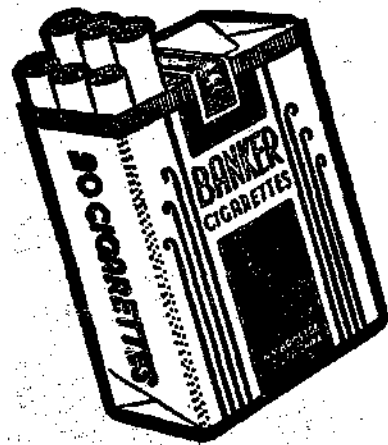
這一次沒有使他們失望，作為地方上的紳士的伍忠德必竟是懂得鄰居們對他的尊敬的，他在微微的一笑之後便扶着他的老娘向市上走去。像往常每一個早晨伍忠德上縣商會去辦公時一樣，鄰居們目送着他們娘兒倆緩緩的消失在大雲橋和獅子街的轉角的背影。

行列很快的恢復過來，提過一桶泥漿水的人們照例的默默的回家了；而排着隊的照例的靜心的向井欄邊移動着。一切全和往日沒有異樣，太陽還是熱辣辣的照得人有點火暴，但想起了伍忠德先生，他們是又多了一番感慨了。

伍忠德是一個孝子！

大 號

銀 行 牌



名 貴 香 煙

貨 真 價 實

南 洋 兄 弟 煙 草 公 司 出 品



# 聖誕 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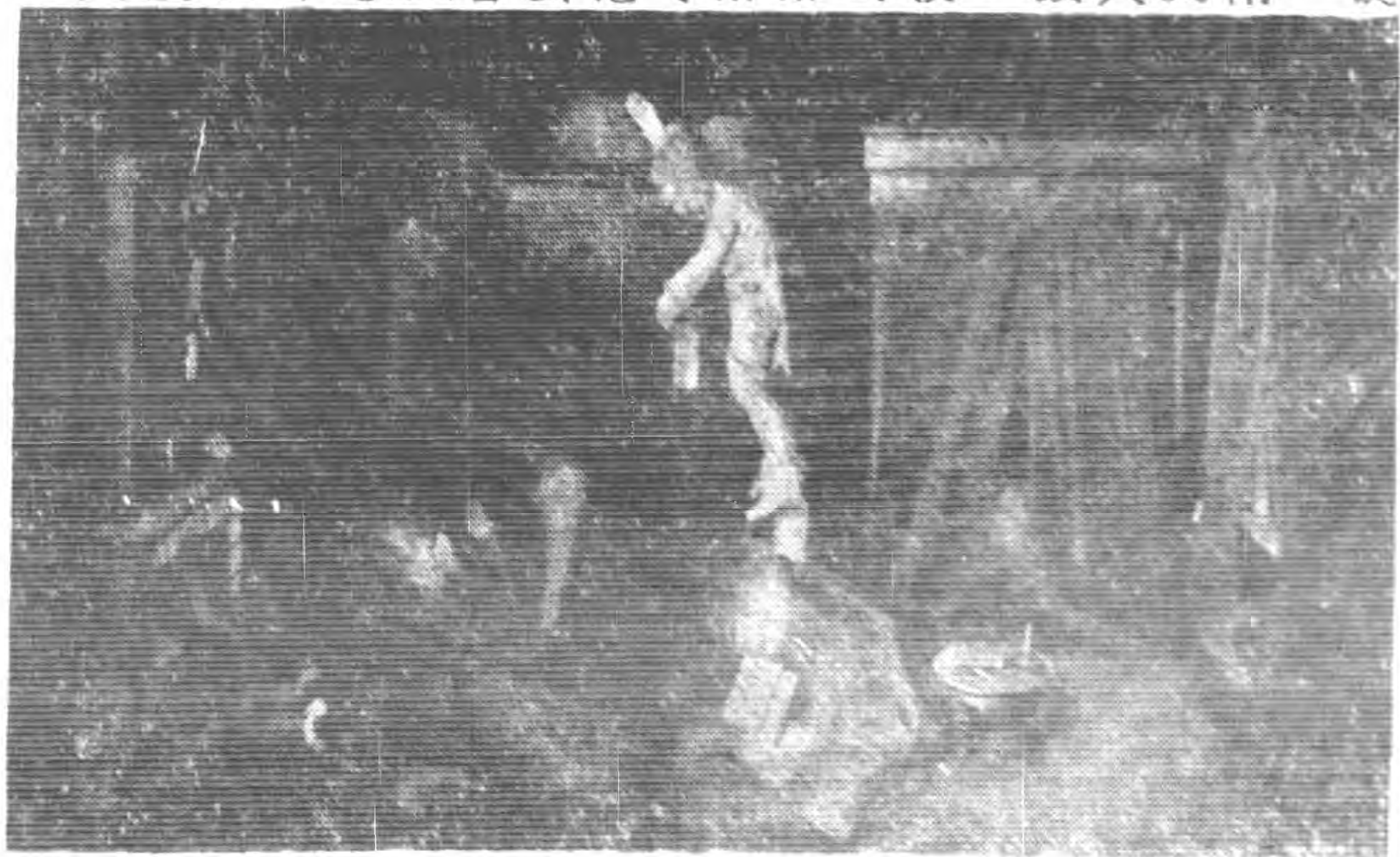
狄根司 · 原著

幸福木偶社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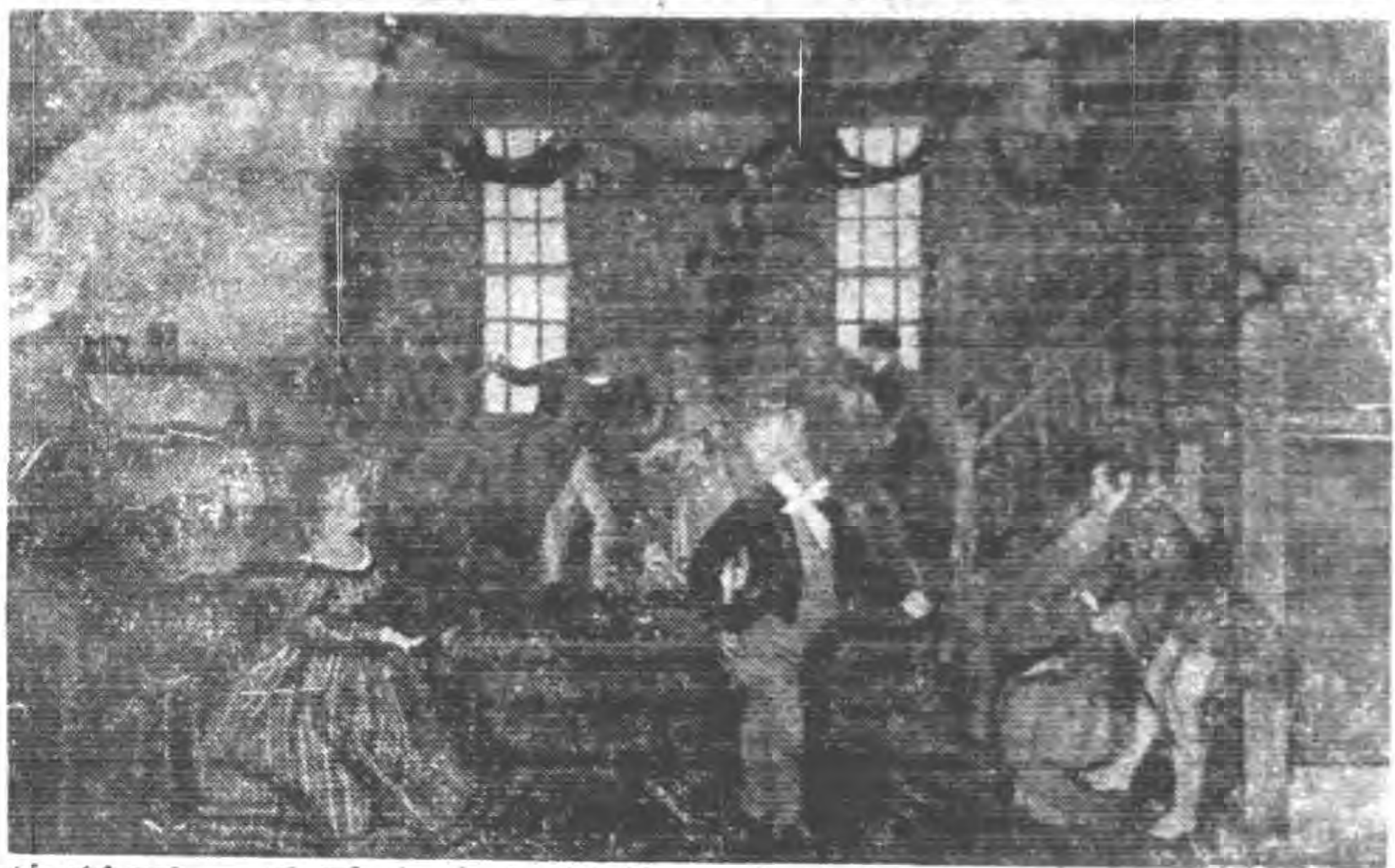
聖誕

節的前一天，有兩人到各處去為窮人募捐金錢和食物，他們到依白塞·司克勞其那邊去，那年的守財奴把他們驅逐出去，罵着：「我自己也不想，在聖誕節求樂，我也不能讓那些窮人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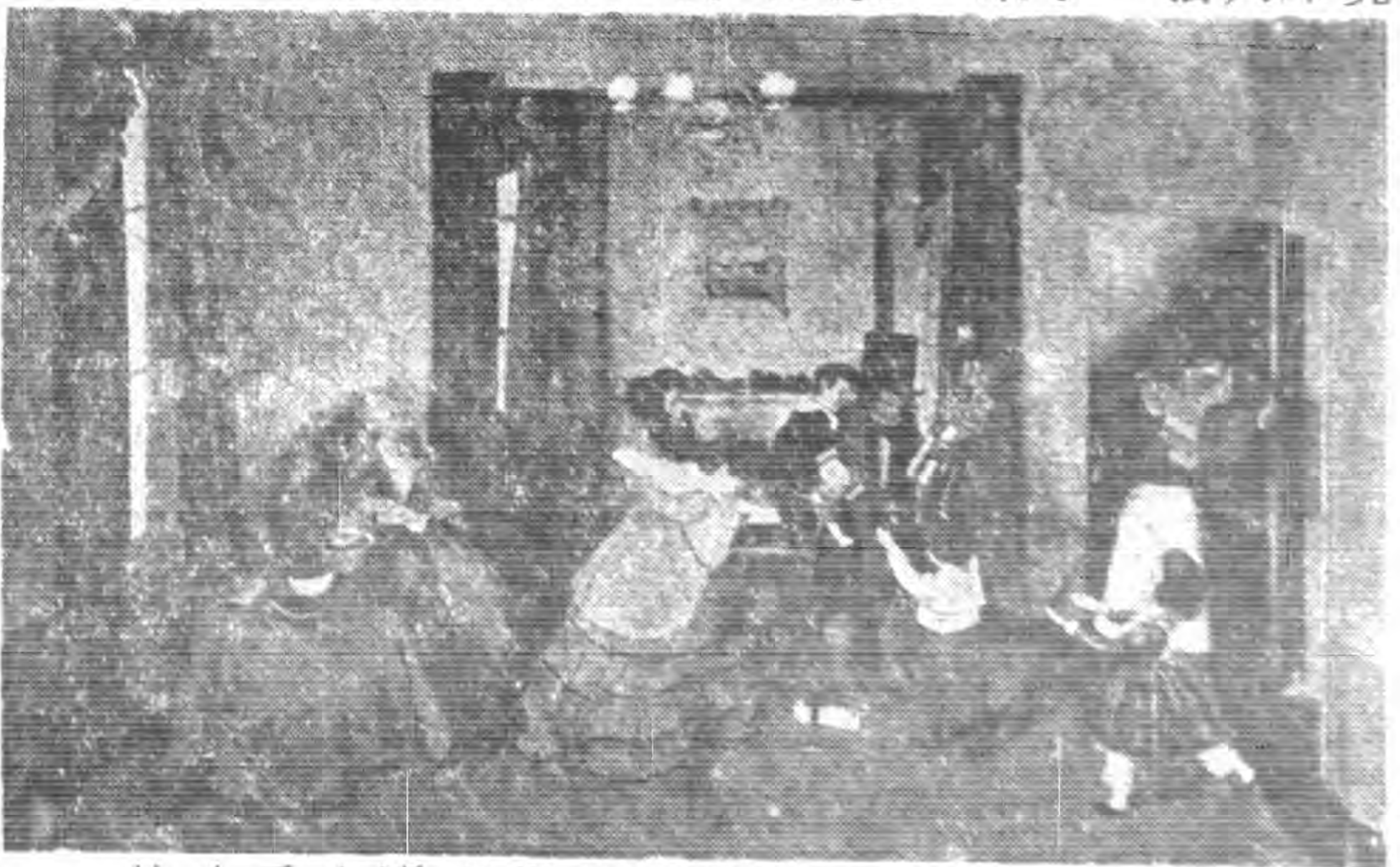


同一天晚上，司克勞其的老伴來找他，說他即將臨死期，除非他懺悔，必須跟隨即將來到的一二鬼魂去各處看些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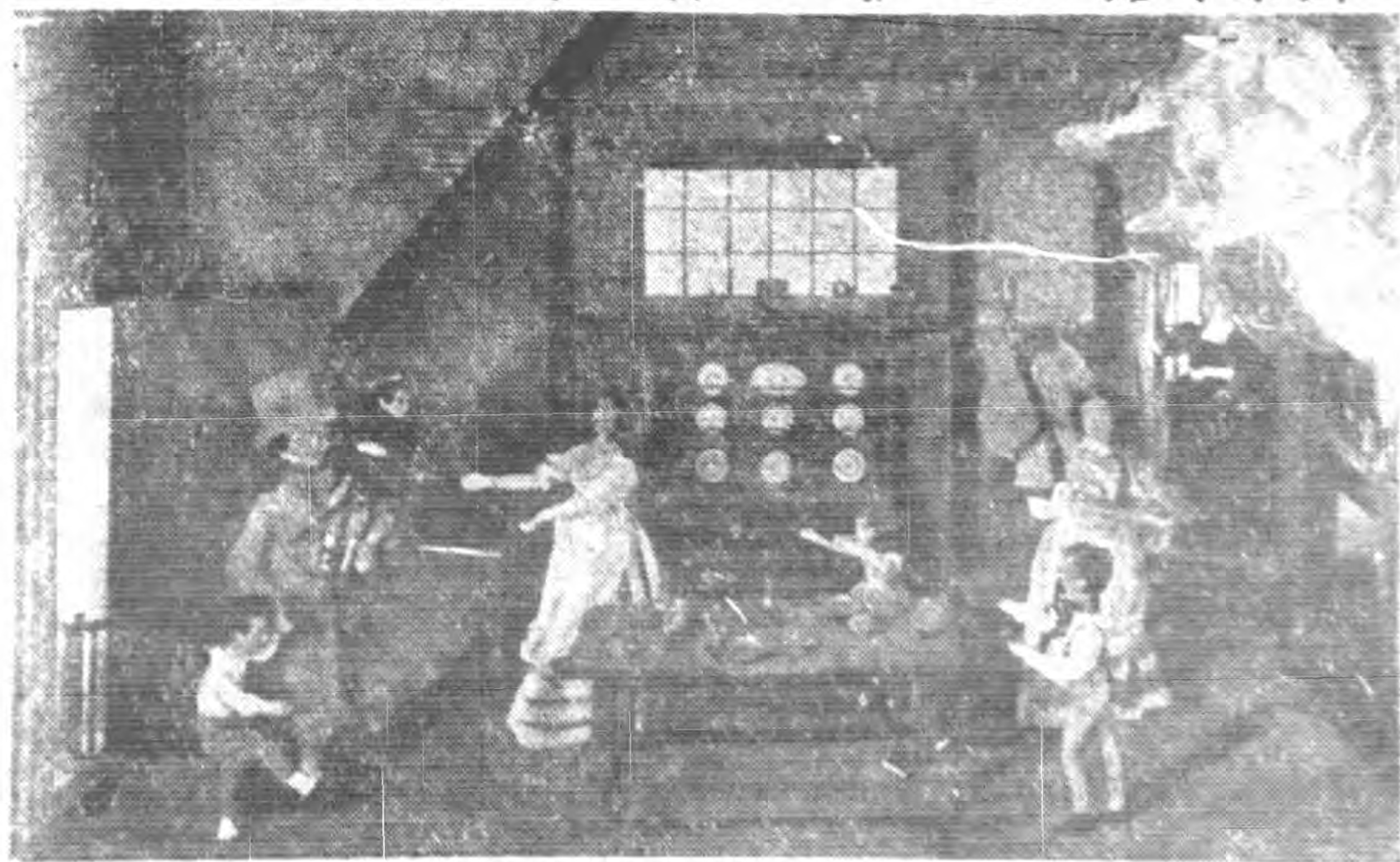
司克  
勞其上床  
睡了不久  
，第一個  
鬼魂叫「  
Christmas  
Past」來  
叫醒他，  
他帶司克  
勞其回到  
他過去的  
一個聖誕  
節晚上，  
當那守財  
奴看到那  
時他與眾  
友人同歡  
同樂的情  
景，感到  
「友情」  
不是金錢  
所能買到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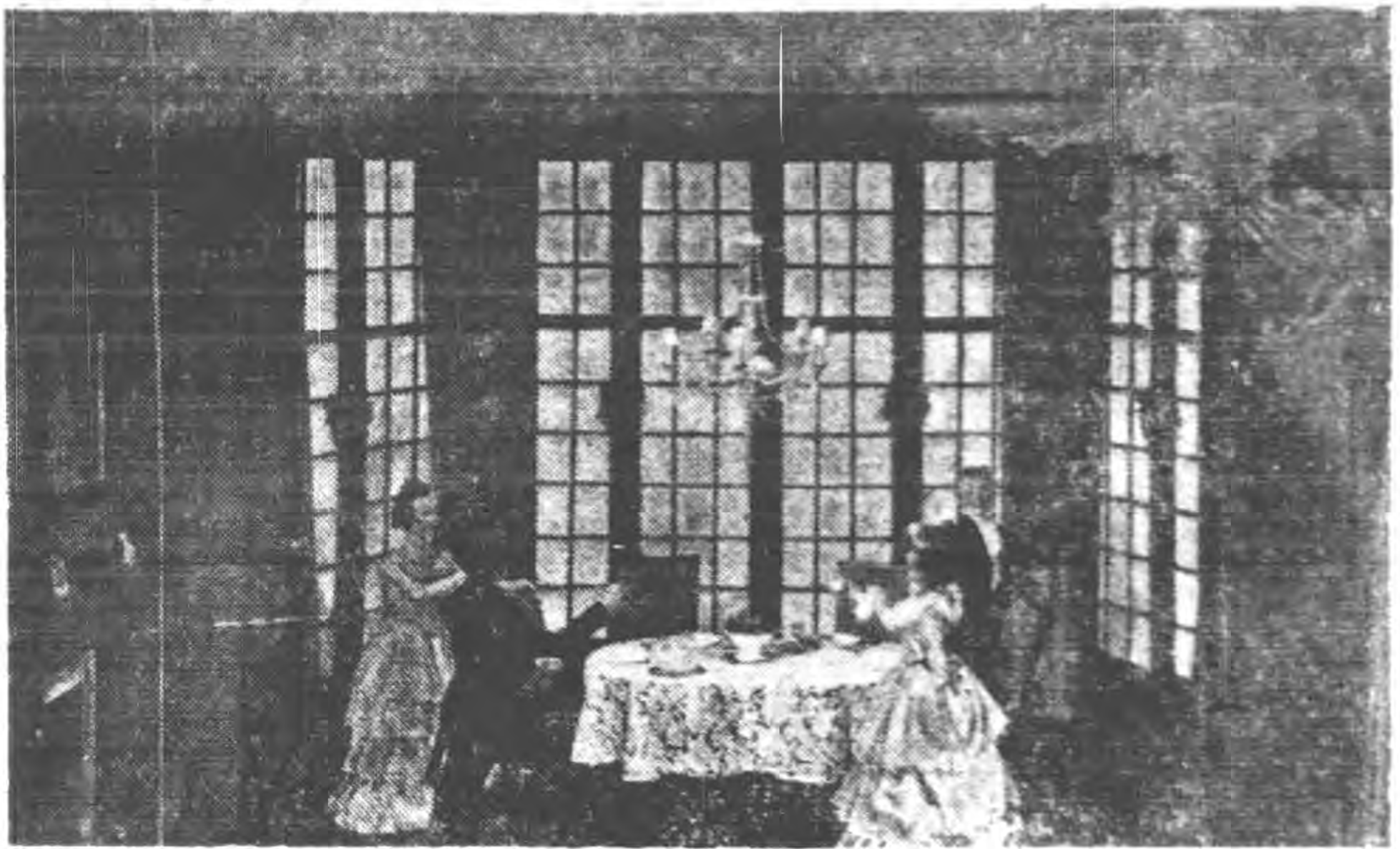
隨後  
那鬼魂帶  
他到一個  
本擬私自  
己結婚的  
女孩家中  
，司克勞  
其看到他  
被家屬和  
孩子包圍  
着，很快  
樂滿足，  
那守財奴  
開始感悟  
金錢使自  
己失去了  
生命的愉  
快。



回到他自己家後，那守財奴開始懺悔了，當那第二個鬼魂「Christmas Present」來到時，他樂於接見，說：「我剛才隨着另一個鬼魂見到了好些東西，現在恭聆你的教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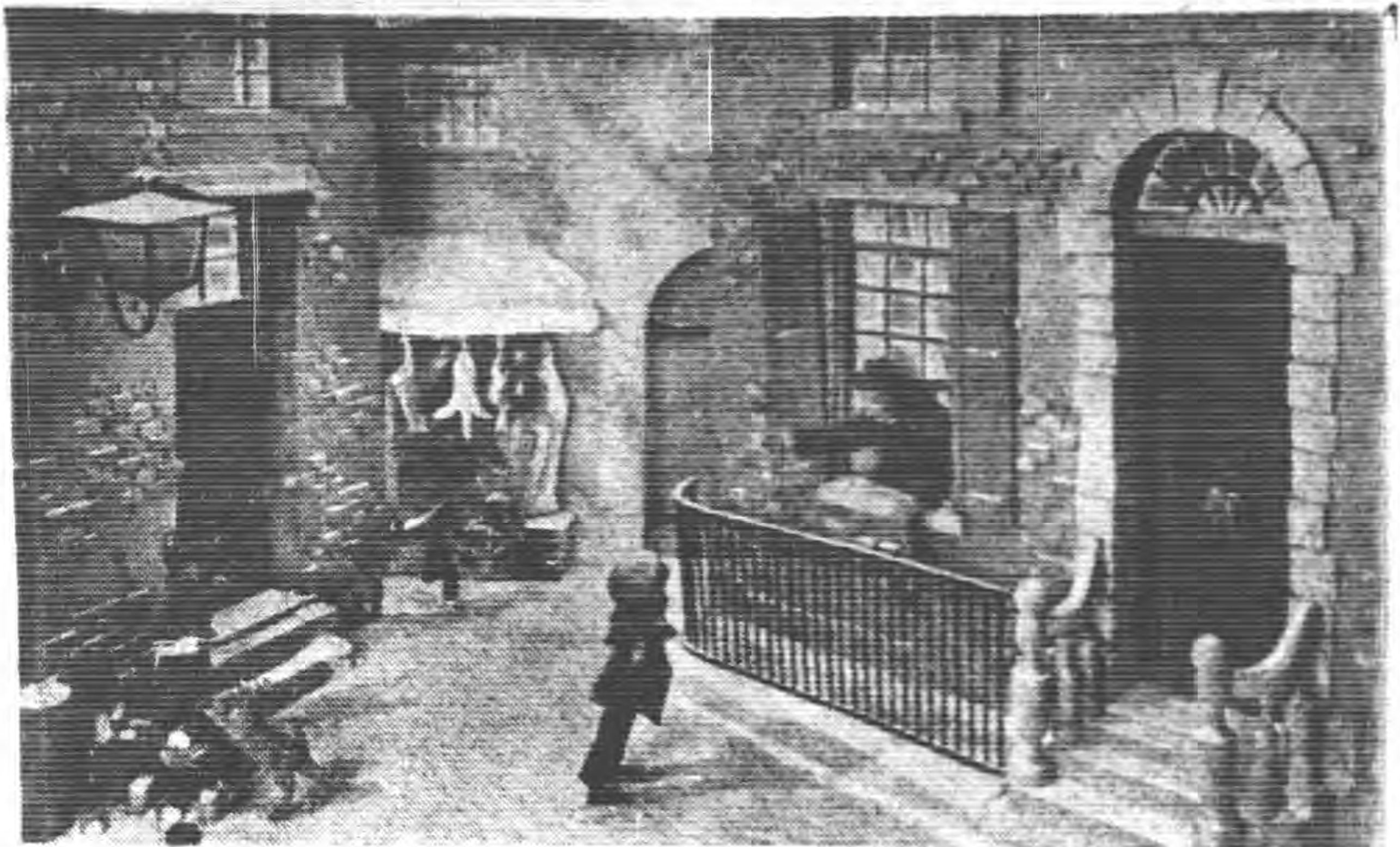
那鬼魂帶他看到他書記家是怎樣過聖誕節的，他看到那書記雖然窮，但並不互相嫉恨，而書記的殘廢的兒子，高興地喊着：「上帝祝福大家！」



接着，鬼魂把他帶到他姪子家，正在宴客，他聽到那年青人說：「司克勞其的財富使他自己無用，他永遠被種種煩惱而痛苦，」這句話永遠刻在守財奴的心上。



半鬼，第二夜，魂 (Chris-  
tmas Yea  
來了，他悲憤地告訴司克勞其：一個守財奴被註定是孤單而死，不被人愛慕，司克勞其即刻想像到在他死時，鄰居們一定在他店外譏笑。



突然，那鬼魂消失了，司克勞其也醒了，這是聖誕節的早晨，他歡樂地叫一聲孩子去買一隻火雞送給書記家，這是司克勞其最光榮的一天，他覺感到聖誕節的精神。



他到教堂裏去散步，看人們來來往往，把孩子抱了起來，慰問着乞丐，探望人家的廚房，每樣東西全引起他快樂。



使他  
 姪子驚奇  
 的，他參  
 加了寓會  
 ，他被熱  
 烈歡迎，  
 和他自己  
 家一樣，  
 他並且參  
 加了各種  
 遊戲，他  
 盡量使這  
 宴會熱鬧  
 ，歡愉。



自今  
 以後，人  
 們都說司  
 克勞其變  
 了：他  
 知道如何  
 過聖誕節  
 ，他懂得  
 了生命的  
 意義，我  
 們每個人  
 都應如此  
 ，上帝祝  
 福大家。

# 藝

# 壇

# 人

# 物

# 誌

## 紅 花

### 為藝術而生活。 張慧。

從重慶來的人們，對於張慧這個名字不會感到太陌生吧？她在「小人物狂想曲」中不是給了重慶的觀眾很深刻的印象嗎！

七年前，她在桂林廣西省立藝術館

拿六十元的月薪。當時廣西的生活程度雖然較其他各地來得低，可是

六十元拿得夠應付那一門的開銷呢？張慧是爲了指望這區區的六十元來養活她自己嗎？不，她根本沒有顧及著這個數字問題，因爲她的外子蔡先生有很好的收入，使他們的家庭生活過的十分美滿，她進藝術館工作純粹是爲了愛好藝術，願意生活在藝術的圈子裏而去的。

她不計酬勞的多寡，愉快的在那裏幹了一年，甚至她的第二個孩子快要出世了，而她的大孩子才只一歲多，還不大會得走路，一天老是要媽媽抱着，但她還始終不肯放棄演劇生活，她認爲等到孩子生了之後，她還是照舊



• 影 近 慧 張 •

可以工作。

然而女人終究是吃虧一點的，當她正被那時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先生所重視而打算要她排演名劇「日出」的時候，她就爲了這個生理上的問題而被迫放棄了這個好機會，否則，在那時人才缺乏的廣西，張慧不難成功

爲一個知名的演員。所以在廣西一年中，她始終未得一展她的懷抱。

她生過孩子不久，她的蔡先生奉令調差去芷江，作了兩個孩子的媽媽的張慧，只得默默地隨着離開桂林。

在芷江，雖然那個小小的地方沒有適合的工作給她，叫她暫時過着「太太式」的生活，但她却沒有和她所愛好的藝術脫節，她純粹盡義務的幫忙她的蔡先生，爲他所服務的那個機關組織起一個劇團，她參加他們的演出，她還兼做導演，在芷江城裏，她使老百姓們對於新型的話劇有了較具體的認識。那時，他們



• 終身大事劇照：右起沈楊、張慧、王丹鳳、韓非 •

演出的有「蛻變」「霧重慶」「野玫瑰」等劇。

民國卅三年，中日之戰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湖南廣西兩省，我方作戰略上的撤退，張慧由芷江退到重慶，不久，她正式加入中電話劇團，恰巧這時候她的蔡先生奉命到美國去了，於是她把兩個孩子託付給蔡先生的姐姐，暫時的，她擺脫了家庭的羈絆，一心一意的為她所

愛好的藝術而努力。在重慶一年多，該是她從事藝術工作以來最愉快最輕鬆的一個階段了，那時，她在「不夜天」「小人物狂想曲」中有重要的演出。勝利了，張慧

帶着孩子，受了多少的辛苦與磨折，隨中電劇團復員到上海，這時的上海，有的是來自各方許許多多從事話劇工作的同志，張慧不會鑽不會捧不會拍，自然不會比別人更容易的得到機會，中電劇團又為了種種的原因宣告解散，張慧在參加演出過「大地回春」之後，她失策了，她不得不向數年來的藝術生活暫時告別。她的蔡先生適在此時回到祖國的懷抱，張慧馬上負起主婦的責任，重行把這個停頓了許久的家庭整飾起來，愉快的重逢，和美滿的家庭生活叫她暫時忘去了她和藝術生活脫節的煩惱。張慧在社交上是一個熱心的朋友，在家庭裏是一個賢良的主婦。她僱不到傭人的時候，自己買菜，燒飯，洗衣，拖地板，把一個小家庭整理的有條不紊；她的京戲唱得很好，並且還正式票過。

張慧是浙江人，但說的一口好國語，性情豪爽，却是一個燕趙女兒的典型。她的個子瘦瘦長長的，說得上「亭亭玉立」四個字，平時跳跳蹦蹦，愛玩愛鬧，就德是一個玩皮的大孩子，誰知道她的兒子已經九歲了呢？

她的朋友很多，與她特別接近一點的是名導演沈厚

的太太，時常可以看到她們玩在一塊兒。最近，中電一廠出品吳永剛導演的「終身大事」中，大少奶奶一角的戲很多，缺乏適合的人担任，他們想到了張慧，於是，張慧從話劇圈轉到水銀燈下去了。同時，她又主演了張為電訊作宣傳的短片「星月爭輝」，且等這兩張片子問世的時候，讓我們看看她在電影上的成就吧！

# 希 特 勒 的 叛 徒

## 美國調查局局長胡佛著



這一齣活劇的主角——也可說是個惡棍——叫做房露，亞爾培。現在他住在美國東部的一個城市裏，每天躑躅往返於一片小寶石店的路，在戰爭結束時他買了那店。他以前的長官在德國對美國的陸軍情報官說，房露是戰時納粹最偉大的間諜；他却從不知道房露是一個反間諜，假稱為敵人服務的時候却服務着我們。

房露，一個荷蘭人，在一九四二年的四月六日，走進了駐馬德里（Madrid）的美國大使館，為他自己和他底妻子申請護照。據他說，他是由德國情報所分發出來偵察美國的軍隊和戰爭工業的，已經奉到命令，要在美國設立一個秘密電台，向漢堡（Hamburg）方面報告消息。他爲了要證明他所說的話，拿出了一些顯微軟片（Microphotograph）一種很小的膠質片，上面印有藉「顯微影術」縮至很小的各種記錄；閱讀時需用顯微鏡——。

他堅持說，他的和德國人來往，以及在納粹間諜學校裏受訓，僅是一種脫離歐洲的手段。他說他想替盟國幹事，如果我們准他到美國來，他願意做我們的間諜一面假意給德國服務。

領事說，他將對房露的聲請加以考慮；一方面立刻報告

我們。我們在華盛頓找着了 he 過去的履歷：約五十歲，和一個德國人結婚，工程師又兼寶石商，兩次大戰中的間諜。

「打發他過來，」我們發了無線電報。

在那個時候，房露是被嚴密地監視着的。我們知道了在他上船之先，他已接了條這似的諭令：「美國之科學家，現正工作於自然獲得之原子分裂，此等實驗與我甚爲重要。」後面還接着從事于原子搜索的幾個科學家的名字和地址。這事，記得是早在一九四二年，那時候，即使在政府官吏之間，亦很少知道我們是正在製造原子炸彈的。

當房露夫婦由一艘葡萄牙船到達的時候，我們和他們會了面。經過了非常動聽的審問，我們終於使他承認會是第一次大戰時的間諜，曾經受過徒刑，因爲偷了一個朋友的七千塊美金。我們捉住他的許多慌話，他發抖得非常厲害。

我們把他們安置在旅館裏。他們可以隨便的跑到什麼地方去——但當然是受着嚴密的監視的。我們的計劃是想把那電台設立起來，用房露的名義自德國的情報所取得通訊的聯絡。在我們這方面偶一的失策，便可說是全般的失敗；譬如說：德國有一個名叫維司登（Vizetina）的人，他能够鑑別出任何人在打電報，祇要和他有過一次的收發——而他對於房露的手法非常熟悉。

我們把房露的電報灌成唱片，由三個聯邦調查局的間諜，來練習他的手法，直至毫無差錯。（他的主要特僻是在他的「特長，幾乎和「大」差不多。）然後他們來研習房露的語言——一個荷蘭人用起德文來的一種奇秒的表現法。

我們把無線電台設立在紐約省長島的一個偏僻處，在一九四三的二月七日，我們成立了第一次的和德國人的接觸：「現已準備工作，須極其謹慎，然而自感甚安全，待覆于週波一



九〇〇。」五天之後來了回覆：「叔父甚喜，深表尊重而有厚望。」

我們欣喜若狂。兩年多來——直至一九四五的五月一日——我們一直維持着和漢堡方面不斷的來往。我們供給德國人以軍事和工業的情報，大部份是正確的。我們又給他們以氣象的報告，美國港口裏泊着的幾個船的船名，在修理的軍艦，和報章上關於政府撥用新船隻和軍需品的報告。

我們不能假設房露什麼都曉得，德國人很明白在美國單獨一人的工作是必需受着限制的。但是我們果真捏造了兩個造船廠裏的德國工人，一個在百樂克靈海軍造船廠（Brooklyn Navy Yard），另一個在費城（Philadelphia），由他們空時地向房露報告消息。一月過一月，房露一天高似一天。

我們並不祇是爲了開玩笑。我們想知道德國是否還有其他的間諜在美國工作着，漢堡方面或許會告訴房露叫他去和他們接觸。我們又想知道德國對他們間諜的待遇是如何。而最要緊的是，我們想以錯誤的情報把他們的最高指揮引到歧路上去。

我們使房露再三地假稱被識破而不能繼續他的工作。他的長官，一個納粹的將領，被迫得幾乎發狂地想維持他的滿足。最先，他表示要送二千美元到一個瑞士的銀行裏，而在紐約的銀行提款。我們爲了想看看德國人還有什麼方式會試，說是太危險了而不能贊同。於是他又打算郵寄珍貴的郵票，從南美洲轉過來。超過兩年以來，房露祇收到兩組郵票，至多值一百五十元一組。如果德國認爲送錢給一個間諜，有了聯邦調查局的幫助仍是困難的話，如沒有了它，他們將會更感到多少的困難呢？

那時候，我們繼續地要着錢。終於他們打發了一個荷蘭的電影大王到美國來；他的一個隨從將要帶給房露共值六千美元

的寶石。當我們聽到那個新聞諜要來了，我們可真着急了。假如我們把那入逮捕起來，——他叫做舒柏特（Shufert）——柏林方面就會起懷疑，而會把房露背棄。假如我們就讓舒柏特接觸了房露，我們恐怕他會報告德國人說房露是一個反間諜。出乎意料的，舒柏特也同樣跑進了駐馬德里美國大使館，表示要爲同盟國服務。我想他倒是誠心的，因爲他處處表示着和我們的合作。

由無線電報中得到的諭令，房露是要在他的旅館中打電話給舒柏特的。我們的一個偵探代了打了，說：「我是克利門（Kliemann）。叔父叫我代他來歡迎你。有沒有東西是帶給我的？」

舒柏特說是有的。於是他們約定在一個旅館的前廳裏相會。寶石是在交換口號「克利門」之後交出。舒柏特把這些經過都詳細告訴了我們，說是以便我們可以監察那人而把那入捉起來，當他和舒柏特接觸的時候。

使舒柏特不勝其憤懣的，那前廳裏却擠滿了人。似乎有什麼人在他的耳邊噓着：「克利門」，一把搶住了那裝寶石的小包在人叢中消失了。

舒柏特幾乎要哭了出來。既是他，還有聯邦調查局的偵探，如他所想，都沒有看見房露。其實舒柏特如果會看到那輕語「克利門」的人，他將會看到一個非常之黑的尼格羅，穿着的是汽車夫的服裝。他決不能報告德國人，說我們看見過房露

却說，我們是接近斯殺的日子了。（按，所謂斯殺，係指美軍在歐洲大陸的登陸。在實行之先，議論紛紛，究不知於何時何地登陸。終於於一九四四的六月，英美聯軍進襲法國的諾曼底半島（Normandy），不久即打倒了德國——譯者）德國

人要求房露的情報集中在美國對於進攻歐洲的計劃方面。他們需要知道在紐約軍隊的番號，軍用車輛的數字的等等。我們給了他們許多情報。狡猾地，我們一點一點地報告不少關於冰島（Iceland）的消息。在這時候，房露是工作在一只珠寶店裏。「店中的一個朋友，」我們發電報，「告訴我說他的兒子已到冰島去了。」

我們繼續不斷地張大其事着——永遠是些瑣事——冰島，冰島，冰島。

此後在一九四四的三月四日，我們這樣的堡給漢發：

「上個禮拜天，一個酒吧店裏有一羣軍官在飲酒和談話，談起了一件關於在冰島服務的笑柄，一個佩着五邊標記的官長對其餘的人說他們不應當笑得太多，因為或許他們之中的幾個就會調到那邊去，是非常可能的事。譬如在他離開冰島之前，他就看見許多室內用器在預備着，足供一個大軍之用。」

數月來，冰島的上空一直沒有過德國人的偵察機，但是自從那一個電報發出之後一日，一架出現了。那偵察員可以看到冰島的上面是滿蓋着兵營——都是假的——，而港口裏是充滿着船隻。爲了這一點，德國的最高指揮就準備了進攻挪威。

我們化了許多時間，以登陸已經延遲的報告阻滯了他們。終於，當德國在法國境內的兵力十分薄弱的時候，我們的陸軍就攻擊了諾曼底（Normandy）。

所引以爲奇的，房露在他錯誤的情報中未曾失了面。他也沒有被遺責過。我們繼續地供給更多的情報，其中的大部份是提示着我們正在發展着的海軍實力那實力，我們曉得德國是不得不讓給日本去受用的了。

於是，在一九四五的四月二十七，我們由德國接得了這個音信：

「就目下之形勢而言，吾人已不得不放棄聯絡。然再固持一星期。叔父將保持你的利益，如前然。」  
我們固持了，一天過一天，等候着一個訊號。一個也沒有來。叔父已經逃走了。德國被打破了。祇有房露還留着——一個矮小的荷蘭寶石商人，躑躅往復于他去工作的路上，頭低着，在思想着關於他的「不忠」。  
我們讓他走了。他打了一次球——祇是有一支手槍指在背後。

# 菊有黃華

• 伯森 •

九花者菊也，禮記云：季秋之月，菊有黃華，所以菊或爲重陽前後重要的季節點綴品，在江南講節令的地方，富有之家，往往以菊花數盆，架度廣庭中，高下排列，望之而屏，名菊屏，四面堆積者名九花塔。今年菊花已上市，其價甚驚人。按菊之地甚多，日下舊聞考云：花城今之花山也，京師之菊種極繁，有陳秧，新秧，粗秧，細秧之別，其名甚雅，如桃花扇，西施曉妝，平沙落雁，杏林春燕，硃砂蓋雪，金盤獻露，紫鳳舒翎，粉牡丹，楓林落照，墨虎鬚，硃墨雙輝，金帶飄，金鈎掛玉等不下數百種。今市上所見，以黃者居多，此等名種，不知尚存否。

# 家 作

# 態 動

• 家 白 •

★劉以鬯先生在家養病不能寫作。

★施濟美「鳳儀園」成爲暢銷書，聞本月份將又一新著出版，書名爲「鬼月」。

★俞昭明在蘇州，其住屋被軍隊佔駐。

★令狐慧來信：「身在異國，想起朋友，寂寞得要哭。」

★湯雪華即將訂婚。

★高良及蕭羣俱在天津某醫院內任醫師，日夜忙碌異常。除幸福外，其他雜誌約稿一概謝絕。

★孫了紅將有新著出版，書名「活捉」，十萬餘字。現接編藍皮書。

★曾慶嘉近數月奔走京滬之間，頗爲忙碌，未知何故？

★鄭家瓊患傷寒，醫師囑需靜養二三月。

★關山月現主編華美晚報副刊「夜談」，內容甚爲精彩。

★石琪之「豹子酒」蕭羣之「鹽巴客」已出版。

★柯鳳現在某電器廠工作

★葉明拍戲頗忙碌，將有一單行本出版，書名爲「舞台之歌」。

★樂漢英之「名人百態圖」再版問世。

★陳蝶衣常坐國際三樓。

★鍾子芒到處活躍。

★吐吐的吐吐近日更見肥胖，吐吐更愛之。

★謝北城太太係平津名畫家。

★上官牧往杭州，久久未有歸意。

★天行或將至漢口某圖書公司任編輯。

★謝紫在杭州。

★葉紅因報館工作忙碌很少寫作，唯經常替幸福義務拉稿。

★吳崇文之「電影畫報」越編越精彩。

★東方玄已辭去大衆晚報編務

★陳汝惠現任江灣市立中學校長。

★程育真在蘇州東吳附中執教

★歌牧在杭州埋頭寫作。

★沈寂主編之「大衆文藝叢刊」，全套十二冊，絡繹出版。

★劉以鬯日前慶祝三十六慶，設宴邀友聚談，往賀者有徐訐，姚雪垠，鍾子芒，沈寂，陶秦，樂漢英等。

★巨型即將革新出版。

★徐慧棠忙於各報館編務外，並於每日上午應診。

★葉紅急於結婚，唯住屋問題未解決。

★奈爾遜即曾慶嘉之弟。

★沈毓剛現在申報資料室任職

★文匯報於明年二月復刊。

★吐吐即將寫一長篇題名「吐吐國」。

★「失去的愛情」甚得徐昌霖讚賞，擬攝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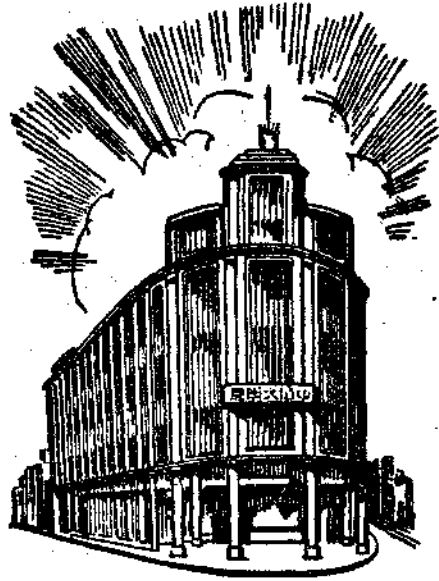
★徐訐之「春尾集」將出版。



## ◇ 徵求「幸福文會」會員 ◇

姓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學歷	職業	宗教信仰	加入團體其他？
愛好何種藝術？ 文藝 • 音樂 • 美術 • 戲劇 • 攝影 • 木刻 • 寫作 • 跳舞			
你對「幸福文會」的希望			
地址	電話		
(照片)			
備註			

# 中法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水泥大廈，電話九二三三一……三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 總製造廠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術人員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經驗豐富。

## 分店分廠

本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內外各大埠均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公司一所。

## 著名出品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艾羅療肺藥，羅威健身素，九一四藥膏，克嗽伏，胃寧，果導，滅痛，蜂窠淨，肅疥，羅威水菓鹽，羅威沙而，及百吉牌各種醫用針藥化學合成製劑，嬰孩兒面，雙獅牌花露水等藥品化粧品不下五百餘種。

## 創設簡史

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全國各地  
各公司  
均商店  
售



**康福**  
高貴真蠶絲  
夾底花襪

康福織造廠有限公司  
總管理處上海寧波路同和里四號  
電話二七一五號

**華成搪瓷廠出品**

發行所  
製造廠

上海甯波路五〇〇號  
電話九三三一八號  
長壽路一三六〇號  
電話三九五一四號



無敵牌搪瓷器皿

四種雜誌同時訂閱各「十二期」者，祇收國幣九十七萬元，航空每種另加六萬元

界世



「期二十」刊本閱訂  
• 郵連 • 元萬四十三幣國



「期二十」刊本閱訂  
• 郵連 • 元萬六十二幣國

# 書皮藍

「期二十」刊本閱訂  
• 郵連 • 元萬六十二幣國

報畫



「期二十」刊本閱訂  
• 郵連 • 元萬二十二幣國

七卅國民至格價上以  
• 止截日廿月一年



• 期二第 • 卷二第 •

版出日一月一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 者輯編 •

波 汪

人 行 發  
善 祿 馮  
斌 羅

者 板 出

社 版 出 球 環

大淑慈路京南(區一十)海上  
四三三二九話電號八二五權

• 〇六三七號掛報電 •

九照管上新為政經 號字發內核及率本  
六第理海閱第登中 登三警政准內中刊  
號二局郵紙一記華 記〇京部登政宣已  
六執政類類認郵 證八滬頌記部部星

美豐登有限公司承印

• 價定 •

每册三萬元  
全年定戶「十二期」三十四  
萬元，至民國卅六年一月廿  
日截止。  
• 郵費在內 •

• 廣告刊例 •

底封面一每期：二百八十萬元

普通全頁一每期：一百六十萬元

普通半頁一每期：九十萬元

八封裏一每期：一百八十萬元



上海

信大祥綢布莊

歷史悠久

信用卓著

◊首創足尺加三◊

搜羅中外名廠出品

各種呢絨綢緞棉布

◊抱定薄利主義◊

定價公道

備貨充足

• 址 地 •

九六六〇八：話電號七十八街大門東小：店總

二六八六九：話電號四一六路京南：號新



第一等品

金 星

自來水筆

金星首創  
國貨金筆  
質料高貴  
定價低廉

商標



註冊

上海金星自來水筆製造廠出品

文具店各店大司書局均售